班级图书馆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2009，梦想是飞翔的小鸟
- 第2节：CHAPTER01窈窕淑女(1)
- 第3节：CHAPTER01窈窕淑女(2)
- 第4节：CHAPTER01窈窕淑女(3)
- 第5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1)
- 第6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2)
- 第7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3)
- 第8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4)
- 第9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5)
- 第10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6)
- 第11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7)
- 第12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1)
- 第13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2)
- 第14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3)
- 第15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4)
- 第16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5)
- 第17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6)
- 第18节：CHAPTER04绝种商人(1)
- 第19节：CHAPTER04绝种商人(2)
- 第20节：CHAPTER04绝种商人(3)
- 第21节：CHAPTER04绝种商人(4)
- 第22节：CHAPTER04绝种商人(5)
- 第23节：CHAPTER04绝种商人(6)
- 第24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1)
- 第25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2)
- 第26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3)
- 第27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4)
- 第28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5)
- 第29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6)
- 第30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7)

- 第31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8)
- 第32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1)
- 第33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2)
- 第34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3)
- 第35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4)
- 第36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5)
- 第37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6)
- 第38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7)
- 第39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8)
- 第40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1)
- 第41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2)
- 第42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3)
- 第43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4)
- 第44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5)
- 第45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1)
- 第46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2)
- 第47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3)
- 第48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4)
- 第49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5)
- 第50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6)
- 第51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7)
- 第52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8)
- 第53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9)
- 第54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1)
- 第55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2)
- 第56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3)
- 第57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4)
- 第58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5)
- 第59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6)
- 第60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7)
- 第61节：CHAPTER10深圳职场(1)
- 第62节：CHAPTER10深圳职场(2)
- 第63节：CHAPTER10深圳职场(3)
- 第64节：CHAPTER10深圳职场(4)
- 第65节：CHAPTER10深圳职场(5)
- 第66节：CHAPTER10深圳职场(6)

- 第67节：CHAPTER11销售干将(1)
- 第68节：CHAPTER11销售干将(2)
- 第69节：CHAPTER11销售干将(3)
- 第70节：CHAPTER11销售干将(4)
- 第71节：CHAPTER11销售干将(5)
- 第72节：CHAPTER11销售干将(6)
- 第73节：CHAPTER11销售干将(7)
- 第74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1)
- 第75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2)
- 第76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3)
- 第77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4)
- 第78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5)
- 第79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6)
- 第80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1)
- 第81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2)
- 第82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3)
- 第83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4)
- 第84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5)
- 第85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6)
- 第86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7)
- 第87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8)
- 第88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9)
- 第89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10)

第1节：2009，梦想是飞翔的小鸟

2009，梦想是飞翔的小鸟

近几年，我一直喜欢一位歌手，买她的专辑，看她的演唱会，跑去机场偷偷跟在她后面摸她背包上的卡通徽章。每次见她在舞台上握着小拳头开心地歌唱，我那些布满灰尘的小理想就会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悠哉游哉地一遍一遍又一遍自我的心里碾过。偶尔，我以为自己老眼昏花时，它还会变身波光粼粼的湖面冲着我发出褶褶光芒。

于是，我发现，喜欢一个人，是会产生无限大的可能性。

就像这本书里面的女主角，她长得不漂亮，小肚腩总是不适时宜地凸起，绝对符合不了男生眼中的漂亮MM。偏偏她喜欢一个人，上了大学就偷偷地喜欢，可能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历过这样的爱：在球场旁，在树荫下，我们不说，只是守望，然后期待着有那么一天他或她可以在不经意间看到，你，仍站在那里。

这种说不出口的爱让一切变得复杂而又充满意外。小说的女主人公在亲情、友情、爱情统统将她遗弃时，终于下定决心，背着父母，远走高飞。这看上去像是对命运的逃避，实际上却是在行走中不断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冲击与追求。

另一座城市里，她开始奋发，不再浑浑噩噩，不再随波逐流，不再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她的春天也由此到来，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情场。

是的，大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悄然中成长的。

成长，让我们学会了坚强。

2009，按照传统习俗，是我的本命年，流年不利，诸事不宜，我按照黄历本上的说法，望着这个承载了我的小学中学大学以致今后许多年的城市，在2008的岁末不停地念念碎。

大吉大利，财源滚滚……大吉大利，财源滚滚……

果然，强大的念力产生了效果，在本该喝凉水都塞牙缝的本命年，我却要推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这部小说能够出版，必须感谢珠海出版社，感谢兰亭图书，感谢我的策划编辑郑辉。认识郑辉有一段时间了，只是鲜少交谈，那时候我的小说连5万字还没有，谈出书美梦似乎言之过早。

而后我没日没夜没睡眠地努力，白纸黑字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后来，我终于将书稿拿给了编辑过目，再后来，就有了这部《丑女囧丸子》。

我想，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普劳图斯曾经说过："没有羽毛是难以飞翔的，我的双翼就没有羽毛。"

现在，我的翅膀上终于象征性地长出了一层小绒毛，不过究竟能不能飞起来，还需要我站在树杈上勇敢地扑腾扑腾几下试试。

最后——

感谢，那些曾经在我生命中过往的人。

感谢，看到这部小说的每一个人。

感谢你们，在我的成长中默默陪伴。

刘单

2009年1月1日

第2节：CHAPTER01窈窕淑女(1)

CHAPTER01窈窕淑女

—1—

我又开始反复做着相同的梦，这种相同并不是丝毫不差的复制，我想说的或许应该是这个样子：在梦里，我总是被人追赶。

追赶我的人经常变换，有时是一队日本兵，有时是社会上与我并不相干的闲散人员，而有些时候，也可能是一群红着眼吐着舌头，舌头上的唾液就像软绵绵的细线一样拖拖拉拉垂到地上的恶犬。日本兵通常拿着带刺刀的长枪，社会闲散人员则爱手握三八大盖枪，恶犬当然什么也不会拿，它们只要带着红腥大口就可以了。

所以说，梦境在大多数时间里是符合现实迹象的。

虽然追赶我的物体在不同的梦里并不确定，但关于地点这一项却始终保持步调一致，我家附近一条长长的斜坡路承载了所有的梦境。你看看，梦在我这里再一次与现实暗合了吧?

至于被追赶缘由我就不想提了，反正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理由。

我托着圆滚滚的肚子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你不要误会，肚皮圆滚滚虽然乍看上去就跟怀了孕似的，但事实上，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连男生的手都还不曾牵过。

好吧好吧，为了避免你往歪处想，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告诉你我被追赶的原因吧。其实很简单，我这个人特想当淑女，我想你应该了解的，淑女一般都很窈窕，为了这个目标我白天里节衣缩食，只有在梦里才能偷点儿小点心啥的来过过瘾。只不过每次都不是很顺利，每次你都会看见一个貌似丸子底部插了两根棍儿的物体在风驰电掣般朝前狂奔，身后有或人或狗在猛追。没错儿，根据我的形体，我的那些死党们都爱叫我“丸子”。

而关于梦境，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弗洛伊德，我把他称作解梦人。他曾经在一本书里对梦这样阐释：“在梦中，一件事情被凝缩

成别的事情，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所置换，梦者的愿望常以乔装打扮的形式来满足。”

这种阐释是我在一次文艺理论课上从苏朵嘴里听到的，当时我正嚼着薯片捧着一本小说在看，我看得心花怒放喜气冲冲。苏朵将这句话抄在了本子上，然后她将本子推到我眼皮底下，我的薯片因此掉在了地上。这让我很生气，所以我斜着眼恶狠狠地推掉苏朵的本子，可是苏朵并不因此放弃，我推掉之后她再次将本子递上来。这样几次三番，我终于忍无可忍，对着苏朵我挠头抓脸地说：“你干吗？”

我塞着耳机，所以并不知道我的这句“你干吗？”声音究竟有多大。如果非要我说，我会告诉你其实我是用了很小的声音说的。可是，我发觉自己说了这句“你干吗”之后，我座位前面的那些脑袋瓜就齐刷刷地冲我扭头，他们的脸上统一着神态，是疑惑。

旁边的苏朵这时则将脑袋埋在了桌子上的双臂间，她的身体在不住地抖动，我知道她在偷笑。我顿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赶忙红着脸低下头默不作声，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所以我在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过失。

二十好几的人了还称自己是个很乖的孩子这有点儿矫情，不过淑女都这样儿。用苏朵的话说那就是胖的都快成妈的人了还跟那儿一脸灿烂，恶心不恶心啊？

苏朵是绝对有权利对我这样说的。因为一般情况下，苏朵都拿我的T恤当连衣裙穿，我这样说只是想给你做个对比，你可不要因此把我想象成胖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其实我并不是很胖，只是身体长得不匀称而已，身上所有的肉每天都跟赶集似的拼命往我肚子上挤，不过只要我套上肥大的T恤，然后在人前缩紧肚皮，你就会发现，眼前的这个小丫头还是蛮匀称的嘛。

我和苏朵还有另外一个对比，那就是关于我们的天真烂漫。苏朵的天真源于她纯净的内心世界。在苏朵的世界里，一切都单纯而透明，就像夏季暴雨过后的晴天，空气爽朗，阳光温暖，让人憧憬，让

人遐想。而我的烂漫恰恰相反，打个比方说吧，一个女子穿了件漂亮的衣服，苏朵看了立马会说，哇，好漂亮的衣服。而我则会在心里迅速对这个女子的金钱权势地位等等做综合评估，评估完毕我才会说，这个衣服你穿着可真好看，在哪儿买的?

当然，这种评估是在瞬间完成的，除非你是我脑袋里的虫子并且参与了我的评估工作，否则你是绝对不会发现我的脑袋里面正有一台双核的机器在运作。

你看看，我又扯远了，我一说起话来就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还是让我继续来说被追赶的事儿吧。

被追赶绝对不会让人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可是，弗洛伊德不是说过“在梦中，一件事情被凝缩成别的事情，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所置换，梦者的愿望常以乔装打扮的形式来满足”吗?

所以，梦过之后我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1）是什么事情凝缩成了我的追赶？2）那些日本兵、闲散人员将我的谁置换走了？3）是什么样的愿望让我以追赶来乔装打扮?

我想弗洛伊德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一句话就能给我带来如此多的思考，怪不得他是精神病专家而我不是。

伴随着追赶我还想跟你说说我这个人面对追赶时的态度。

即使是在梦里也不可能总是永不停歇地奔跑，我终会跑累会被敌人追上，当敌人拿着枪指着我的头，拿着刀抵着我的脖子，当恶犬咬着我的裤腿不放。这个时候，在经历了复杂的矛盾挣扎之后我会如释重负地跪地求饶，我会抓着他们的衣袖泪雨滂沱，我会说：“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求求你们。”

最近的印象里被日本兵追赶的次数比较多，我想这可能与我几天前看的一个叫做《生死十日》的革命片有关。在梦里，我跪在日本兵面前时并没有想到民族气节这个问题，可一旦醒来，我就会万分万分万万分的懊恼，我怎么可以在侵略者面前求饶呢？还跪地了。

第3节：CHAPTER01窈窕淑女(2)

可是，日本兵也好其他人也罢，当我醒来回味梦境时依旧会感受到求饶时的无限轻松，就好像顷刻之间卸去了身上的所有重担，连肚子都被卸去了，有个人在跟我说：“哎，终于结束了，你爱怎样就怎样吧，反正我都这样了。”

一个人的梦境可以很好地表达一个人，我想我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毫无气节的人。如果把我放在抗战时期，再让我遇上鬼子被俘虏，我想我绝对会是个汉奸，不折不扣的汉奸。

—2—

在梦里经历了第1993次或者计算不准应该是更多次的被追赶之后，我在柔软的大床上醒来。醒来之后我捂着狂跳不止的心脏和略微挺起的肚皮准备等一切平静下来再次翻身睡去。这个时候电话响起，井然说，丸子，下午有个招聘会，你去么？

扫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点十三分，我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着电话那头等待答复的井然说，去啊，你去我就去。

挂了电话，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还有那仿佛镶嵌着金边明亮而高贵的云朵，我嘿嘿地笑出了声。还好一个月前我从家里搬了出来，要不然我妈那个老太太又该说：“嗨，你说这孩子，跟那儿傻笑什么呢？”

自从对异性有了牵手以外的认识后，我做梦都想来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想，如果两个人在相见的一瞬间就可以将彼此铭刻在心并且此生此世不离不弃那将会是一件多么令人心潮澎湃欢欣鼓舞的事情啊。

所以见过井然之后我就天天盼着自己可以在一个明朗的清晨推开窗户吐纳空气然后一低头就正好与抬头的井然浪漫邂逅，之后时空停滞，我们踏着单车，漫步在校园的林荫路上，空气中适时地飘起零星

小雨，我们俩跑去附近的屋檐下躲雨，他会扭头不好意思地望我，我则双手插进裤兜假装我很害羞故意向他的反方向挪步。

每次跟苏朵提及自己和帅哥漫步的遐想，她都会不断瞟我被遮盖在宽大衣衫下的小肚腩。苏朵会说，得了吧，一看你那肚子，就知道灾区人民有多苦。

的确，我的小肚腩一次又一次拉远了我与帅哥的距离。

挂掉井然的电话傻笑之后我便开始起身收拾东西，刷牙洗脸吃早餐一切被我故意弄得有条不紊。准备妥当，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最近这个小老太太有返老还童的迹象，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她正跟那儿敷面膜。我跟我妈说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回学校看看去。老太太在那头“哎哟”一声，准是拿着电话仰着脸走路撞到客厅的沙发了，她说，行了行了，你这孩子大了翅膀也硬了，自己的事儿自己看着办吧。

看样子，老太太还在为我搬出去住的事情怄气呢。

十一点三十三分，在距离井然给我打来电话七十七分钟后我回到了学校。井然说他十二点的时候在寝室楼下等我，他还问我吃了没。我说没呢，刚起来。井然说，那好，直接去食堂吧。

在食堂里等待井然的时间里我看见苏朵跟朵小梅花似的从食堂的大玻璃窗前飘过，她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兜子左顾右盼，看样子是在等人。

苏朵今天穿了一条洁白的连衣裙，上面缀满了淡红色的小花儿。我想这样的裙子要是穿在我身上准像极了套着紧身衣的大水桶，可到了苏朵身上就透出一种松散与淡雅来了，这让我多少有些嫉妒。

离开餐桌，我敲着玻璃窗冲背对着我的苏朵张牙舞爪，我说：“嗨，苏朵，我在这儿呢，回头。”

学校食堂的玻璃窗隔音效果还真不赖，愣是将我发出的声音一字不差地给挡了回来。我附近开始有人愣头愣脑地瞅我，就连食堂外面那些路人也不断透过玻璃窗扭头看我了。

好一会儿苏朵才在众人的提示下开始往她的身后瞅，谢天谢地，她丫的终于回头了。我在玻璃这边长吐一口气，摆出QQ表情里面淌汗的模样，我说：“进来，一起吃饭啊。”

苏朵摆了摆手，弩着嘴说，你吃吧，我有事儿。

我发现我们两个这样隔着玻璃说话就跟监狱里探监似的，我实在受不了演犯人这种角色，还是这么胖一犯人，于是就屁颠儿屁颠儿的在食堂里绕了一大圈，找到了离苏朵最近的门走了出去。

第4节：CHAPTER01窈窕淑女(3)

苏朵的脸上有细细的汗，我对苏朵说，这大热天的，你跟这儿站着干什么？

苏朵说，等人，你快进去吃饭吧。

等谁？我说，等大爷呢？等大爷也不用在太阳底下暴晒啊？

等罗婷呢，苏朵有些不耐烦，哎呀，你赶紧吃饭去吧，我这儿有事儿呢。

大学四年那个一到伏夏就猫在寝室像个深宫怨女一般整天摇着扇子说着这么热的天还让不让人活的苏朵居然可以在大中午的时间里顶着个毒太阳跟外面傻站着，没事儿才怪呢。

“罗婷？哪个罗婷？天呐，不会是咱楼上的那个吧？你跟她搅一起了？你丫不会出事儿了吧？”我瞪眼看苏朵，眼珠子瞪得特酸。

“我能出什么事儿？哎呀，晚上回寝告诉你，你现在赶紧吃饭，不要打扰我嘛。”苏朵再次对我不耐烦。

苏朵等罗婷？我百思不得其解。

罗婷住在我和苏朵的楼上，那可真是个声名鹊起的主儿。寝室楼里有人说半夜常看到有黑色的小车开到我们楼下，那些小车将罗婷一次次吞进吐出。

“哎呀，快吃饭去，晚上回寝跟你说。”苏朵第三次对我不耐烦。

“好吧，那你自己跟这儿等吧，跟你说，注意安全，不许跟她瞎走。”

“想什么呢你，快走吧。”

“那好，我走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说完我紧贴墙根避免阳光直射迅速进了食堂，我着急走是因为我看见井然从另外的一扇门进到食堂里了。

—3—

“来了很久了？想吃什么？”井然坐下来问我。

“吃什么都行啊。”我表面假装平淡，不过仍挡不住心中的窃喜。

“那好，你等着，我去打饭。”

已经过了饭时，食堂里就餐的人并不多，井然拿着饭卡打饭的背影让我有点儿自豪。我觉着自己看旁人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我的目光像飘起的旗帜一般高扬起来。

井然一边吃饭一边说，招聘会结束，明天一起去吃烤肉吧？上次你就说想吃，结果太匆忙没吃成，这次补给你。

好啊，我回答，完全记不得几天前自己对着镜子咬牙切齿说要减肥的事了。

我的脑子里全被一个词儿侵占了：修成正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修成正果……

大学四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让井然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偏偏事与愿违，我幻想出来的那些美好场景一个都没能实现，剩下的只是我们的逐渐熟识并最终成为普通朋友。

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到书馆学习，期末的时候，无论谁有了复习资料都会给对方印一份，考试结果出来也会发发短信询问成绩。周末我们还会一起逛街吃饭，他陪我买宽大的衣服我陪他买42号鞋。

跟同学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一起在饭桌上吃喝的时候，不止一个我事先安排好的人说我俩站一起看着特让人舒服。可井然面对这样的话只是笑笑并不发表任何言论，他对我至今也没有说过任何能让我心跳不止的语言。他发短信给我的时候爱叫我“哥们”，这个词儿让我挠头了很久，我对着镜子拿着手机，看一眼短信里的“哥们”再看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其实我是可以很顺利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我仍然忍无可忍，在给他回复的短信里大发雷霆，我说，“谁是你哥们儿，我是女孩子！”

井然回给我的短信是这样的，“哦，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叫了。”

从那以后他还真就没再喊过我哥们儿。

第5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1)

CHAPTER02情敌怀孕了

“真相就是——罗婷——她怀孕了。”苏朵看着白花花的顶棚，叹了一口气，“罗婷没跟大款，她是怀了自己心爱人的孩子，但是她又不能说，怕影响对方前途。”

—4—

下午的招聘会在学校的体育馆里举行，井然告诉我会有很多不错的企业，认准了就甭犹豫赶紧投简历。我问井然想去哪儿工作，井然说现在哪还有挑的余地呢，能有个差不多的人家把自己卖掉就行了。

吃完饭从食堂出来，井然看了看表，他说还有1个小时体育馆才开门，问我现在是回寝还是到处走走。我说那就走走吧。

我俩刚走到小树林，井然的手机就响了。我心中暗说这谁啊，大中午的老打什么电话，破坏我的好事儿。

井然按下了拒接键，然后冲我抱歉似的笑了笑，这让我有些飘飘然，心想，井然这小子行啊，我果然没看错你，还懂得跟我在一起时心无旁骛呢。

不过没过几秒，他的电话就又响了，这回井然看着电话皱了下眉，我说，你有事儿就接电话吧。

井然说没事儿，索性关了机。

和井然到达体育馆的时候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就在我俩跟那儿不停转悠的时候后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见杨喆朝我跑来。

“嗨，你也来了？”我一边拍着杨喆的肩膀一边拿他打趣，“得锻炼身体了啊，看您，跑了这么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大姐，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这身板似的啊？大老远的我就喊你，你就是不回头，我嗓子都快喊破了。”杨喆气喘吁吁。

“你喊吧喊吧，喉咙喊破了也没人管你。”我冲杨喆挤眉弄眼的。

“丸子，你都老大不小了怎么还这么没正经？”杨喆气喘得顺畅了便开始对我反唇相讥。

“我老吗？我美少女着呢。”我继续调戏杨喆。

“美少女要长成您这样她得自卑死。”

杨喆摆出一副不屑与我争论的架势，然后将我和井然带到了侧门，他在侧门迎宾小姐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就见两人同时笑得花枝乱颤，之后迎宾小姐就跟怀了春似的，红着脸扭捏着给我们开了门。

侧门被顺利地打开后，我拍着杨喆的肩膀说，行啊，弄得那小妞跟吃了迷药似的，没给我丢脸。

说完我一个健步冲出杨喆对我实施暴力的范围，站在远处我看见杨喆在井然身后冲我挥舞着拳头。井然拽着杨喆的胳膊笑着说，行了，她就那德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来到前厅，用人单位像卸下的货物一样被零零散散地放在不同的角落里，我们仨走走停停，就跟逛商场似的悠然自得。

两点多，门外开始有人进场，进来的人群顷刻之间就将我们刚才还能在里面自如闲逛的前厅塞满。我们三人被喧嚣的人群挤散，我和杨喆在一起，井然则不知去向。这让我大为懊恼，我不断地向杨喆抱怨，我说，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啊？丫的，姑奶奶我都要被挤成甜面酱了。杨喆说，大姐，你当这招聘会是专为您开的？不都这样嘛。

和杨喆正说着，井然的身影忽的一下闯入了我的视线，我拽起杨喆，我说，快走，井然在那边呢。我们从庞大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见缝插针，费了好大的体力与智力终于来到了井然身边。

井然正在跟一个人模狗样的招聘人员谈着，我看他们的宣传板上写着“横野图书出版公司”，地址在天津。

井然发现我和杨喆时愣了一下，他对我说，嗨，刚才咱走散了。

离开“横野图书出版公司”，井然和杨喆并肩走在前面，我跟在他俩身后，趁着人群混乱我悄悄地把自己的简历也塞进了“横野”桌子上的那堆简历中。

体育馆内又闷又热，我们仨在嘈杂的人群中走得汗流浃背呼吸困难，“咱走吧。”井然看了看表，“快四点了，该看的也都看了，估计也没什么希望了。”

“行，我可得去好好洗个澡，弄得一身臭汗。”杨喆表示赞同。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允许，三人像赶火车一样拧成一团拼命从人群里往外挤。这样的逆行多少给焦急的人群带来了麻烦，有人开始嘀嘀咕咕说脏字。我瞅准一个嘴里不干净的人，朝着他的脚狠狠地踩去，那个人“哎哟”一声，我则在井然和杨喆的簇拥下若无其事地继续突围。

那人在我们身后大吼着谁踩了他的脚，那怨气就好跟身边的人一人踩了他脚一下似的，周遭很多人开始对他表示不满。

我埋着头憋着笑继续在人群中穿梭，出了门口，井然问我，我回寝，你去哪儿？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头问一旁的杨喆，你呢？杨喆正在那儿拿着自己的简历扇风，他看了看天上的太阳说，我去洗澡。

第6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2)

你呢？井然又问我。

回寝，我回答。

—5—

回寝之后苏朵没在，她的衣柜门开着，里面的衣服被翻得乱七八糟，连我桌子上都布满了她的衣物。这样的景象让我以为寝室遭了贼，拿着扫帚我小心翼翼地检查了门锁，没有被损坏的痕迹，又检查了窗户，也都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

想起中午的时候苏朵在食堂外说要等罗婷，心中开始腾起某种不好的感觉，赶紧打了个电话过去。

苏朵说她在广场，一会儿就回来，还说要我等她一起去吃饭。我说，你没事儿跑去广场干什么？跟罗婷在一起？你身边还有谁？苏朵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回去再说。

电话那边传来了忙音。

我不放心，又拨了过去，这回还没等我开口，那边就传来了苏朵气急败坏的声音，丸子，你是事儿妈？都跟你说了我没事儿，别老打电话给我，在寝等我。

电话又被挂断了。

我才不在寝等你，等你丫出了事儿的，哭都来不及。我把电话塞到裤兜里愤愤地说。说完这些我将洗发水、浴液、毛巾统统备齐，我拎着浴兜雄雄赳赳气昂昂地奔着浴池去了。

洗澡的时候碰到了杨喆，他说，嗨，来洗澡啊，天真是热，洗干净了晚上睡个好觉。我说，洗个澡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也不怕话说多了舌头冒汗？杨喆听了我的话说，丸子，你这人真不识搭理。说完，他交了钱头也不回地奔着他的澡堂子去了。如果允许，我真希望他能替我交了钱然后同意我进他的澡堂子狠狠地踹上他几脚。

大热天洗澡可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淋浴里的水温被调得恰到好处，水浇在身上凉丝丝的但却不觉得冷。用了过量的洗发水和浴液弄得整个人就像寄生在白色的泡沫之中。我摸着自己填满了杂七杂八食物的肚子，看着那些纯白色的泡沫被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心里突然有些伤感，很多曾经被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是不是总是在不经意间的就被抽离了我们的身体?

心满意足地从浴室里出来，拎着浴兜走得晃晃悠悠，出门的时候看见杨喆坐在前台的沙发里。

“呦，洗完了跟这儿吹凉风呢呀？”我腆着肚子一副大爷的模样朝杨喆走去，“你这澡洗得可真值啊，人都给洗瘦了。”我继续调戏杨喆。

“是啊，哪像你，怎么洗都不瘦。”杨喆从沙发里坐起来递给我一手机。

“哇，你要送我手机啊？”

接过手机我就后悔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了，因为杨喆递给我的手机正是我自己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手机果然不在里面。

“刚才苏朵打过电话了，我说你在里面洗澡，手机掉在外面我捡到了。”杨喆走到门口不忘又回头冲我说道，“对了，苏朵问我怎么咋俩一起洗澡。我跟苏朵说了，我说你丸子就爱跟我一起洗澡。”

“小气样儿。”我拿着手机说。

大学的四年，我，苏朵，井然还有杨喆，我们四个是铁打的营盘不流水的兵，用一句名言说那就是我们有着革命般的友谊。只不过在这个阵营里，别人的感情变质了没有我不敢说，起码我的感情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比如，我偷偷喜欢着井然。

—6—

回到寝室，进门就看见苏朵跟那儿收拾。她就像一只小老鼠，一会儿钻进衣柜一会儿又从衣柜探出脑袋，整个人就像被上了发条，满屋子乱窜。

“你早该收拾了，今天我回来的时候还以为咱寝遭贼了呢。”我对苏朵说。

苏朵从衣柜里探出小半张脸，她说，那你回来也不帮我收拾一下。我说，你跟那个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罗婷不知道去哪儿了，还要我给你收拾？做梦呢吧你？

我一边说这话一边想，这人长得小巧玲珑就是好，你看我们苏朵，整个人穿梭于衣柜就像走城门那样来去自如。

记得大一那会儿，总有些吃饱饭没事儿干的人大清早的就来查我们的出勤，害得我和苏朵一到早上就拍着床大呼小叫。

后来有一天苏朵到衣柜里拿衣服，她的半个身体探进衣柜，人还没出来就听见里面传出响亮的声音：“丸子！你快来，我有办法啦！”

第7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3)

我看着苏朵一点儿一点儿的实施她的办法。她先是把衣柜里的衣服统统倒腾出来放到我怀里，我坐在书桌上任凭她那些衣裤袜子慢慢将我覆盖。苏朵搬运完这些又迅速地爬上床，她那软松松就像是缝了云朵在里面的大棉被就那样半推半就地被她塞进了衣柜，一半铺在底部，另一半贴在衣柜的一侧。之后苏朵又从床上拽下抱枕和枕头，一个塞在屁股底下，另一个抱在怀里。

衣柜就这样成了苏朵的简易小屋！

看着苏朵冲我眨眼睛，我不禁脱口而出："乖乖，你可真是个天才！"

以后我和苏朵再也不怕什么早检了，我们唤来隔壁寝的同学将我俩锁在衣柜里，钥匙就保管在他们那里，等他们吃完早点再把我们从里面放出来。虽然我睡在衣柜里稍显拥挤，但总比一大早就喝一肚子冷粥然后回到寝室抱着被子瑟瑟发抖强吧?

不过有一次，也就是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吧，隔壁寝的同学居然吃完早点回寝补了一觉之后就跟个没事儿人似的上课去了。

醒来的时候我推了推衣柜的门，门稍许晃动，但未能打开，我在衣柜里睡眼惺忪地问苏朵："苏朵，你还在吗？"

问完这话我就后悔了，这话怎么听起来就跟苏朵要驾鹤西去了似的呢，好在苏朵并没在意，她答道："我还在啊。"

我又说，那家伙把咱俩给忘了。苏朵说，丸子，你说现在几点了啊？我说，不知道啊，你的床离窗户近，你听听外面的声音。苏朵好长时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丸子，我没听清哎。我说，哎，算了，他们会记起咱俩的，咱接着睡吧。

隔壁同学上完课才从教室风风火火赶回来，没等进门就听见她在外面喊，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把你俩给忘了。

从那以后，苏朵早检时再也不躲到衣柜里睡了，她经常是被查早检的人追得满走廊乱窜。而我，依然如故地在柜子里睡得昏天黑地，因为从那以后就有苏朵为我开柜子了嘛。

苏朵收拾完衣服提议叫上井然和杨喆一起去吃饭，地点自然是她老爸的饭店，可以白吃白喝我当然举双手赞成然后再次把减肥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给井然打电话的时候他好像在沉思什么事情，电话接通了很久才听见里面有声音传过来。我说一会儿去吃饭，还是老地方，天景轩。电话那边一片空白，几秒钟之后井然说，好，一会儿到楼下接你。

苏朵的爸爸在北京有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叫天景轩，如果你因此猜想她的爸爸是开酒店的那你就错了，苏朵的爸爸，是北京这一片儿有名的房地产商。

井然到楼下的时候我和苏朵还有杨喆已经跟外面傻站了十几分钟。这期间杨喆对我拉长个脸，我有点儿内疚，就拿出手机哄着杨喆说，杨喆，你看，我的手机链好看不？送你吧。杨喆看都没看，将头一扭。我说，你爱要不要，这可是我爸去香港学习专门从迪斯尼给我买的呢。杨喆听我这么一说，立刻从我手中将手机链夺过，我就知道，这个杨喆忒俗。

苏朵在一旁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评价：你俩小学生啊？丢不丢祖国人民的脸？

在去天景轩的路上，井然一个人坐在前面，他好像有心事，不太爱说话，只是有时杨喆跟苏朵闹得欢了他就回头笑笑。井然不开心我就也不太开心，剩下苏朵与杨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车里逗。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让井然不开心了呢？

吃饭的时候苏朵的老爸来了，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想吃什么就自己去拿。龙虾一半在我手里，另一半被我咬在嘴里，我一着急话没说出来还差点儿被噎死。还是杨喆道出了我的心声，他说，苏伯伯，您放心吧，到这儿我们就跟到了家似的。

杨喆吃起饭来完全跟井然两种风格，他一点儿风度都没有，你说我一个女同志，挥爪子也就挥了，往嘴里塞了也就塞了，可他一个大男人，居然还跟我抢！

井然这个时候倒是惦记着我，他将龙虾用筷子护住然后连盘带碗的都送到了我手里。我拿着井然给我的盘子跳离桌子几米，我挥舞着筷子说，这是我的，你们谁抢我跟谁急！

第8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4)

杨喆见无望就对苏朵说，苏朵，我对你好不好?

苏朵点了点头，说，还行。

“还行是怎么行啊?”杨喆囔囔着鼻子，装作女人样儿，“朵朵，还行你就给我再要几只龙虾吧？啊？”

苏朵的脸被杨喆弄红了，她特不好意思地要给杨喆去拿龙虾，我一把抓住苏朵，我说，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

饭局在如火如荼中行进，我已经完全将减肥的事情抛到不知哪里去。大家吃饱了还不尽兴，杨喆提议去唱歌，苏朵举手赞成，井然不表态看着我笑呵呵的。我就知道又是这样的结果，打小我就五音不全，一到KTV，准成大家的笑柄。有一次实在被逼得急了，我就大吼着蓝精灵蓝精灵，我就不信蓝精灵我也能跑，结果蓝精灵在我嘴里还真就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精灵。

去吧，去吧，杨喆又在一边瞎张罗。苏朵也开始推我，井然依旧笑呵呵，我觉得他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在N多年前就被定格了?

去就去，谁怕谁？我丢掉擦了一半嘴的餐巾纸，第一个出门在前面带路。

出了门坐进车里，窗外黏稠的空气好像永远都化不开了。深夜的气息，带着冷冷的湿气，进到胃里，微凉，我看着车窗外自己生活了25年的城市恍然间觉得它是如此陌生。

多少次在梦里，我都幻想着自己可以跟着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城市，累了就倒在他怀里休息，不需要说什么话。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扯着喉咙大哭，不会在乎谁和谁的目光。在那样一个地方，我可以放下周身所有的盔甲，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做一个随便叫什么名字的人。至于陪在我身边的那个人，我想他会有干净的外表，阳光般的笑容和一颗透明的心，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肩膀，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像空气一样隐匿。

在KTV的包房里，跟许多次一样，我叫上果盘开始呼啦啦地往嘴里塞，井然坐在点唱机旁边搜歌，苏朵和杨喆则你一首我一首地轮番开点。

《广岛之恋》响起的时候，杨喆非要跟我合唱，我死活不肯，杨喆只好讪讪地去找苏朵，苏朵摸着杨喆的头说，乖，还是姐姐带你唱吧。两人唱到“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这句时我看了一眼井然，正好碰上他的目光，我赶紧低下头不停地喝西瓜汁给自己狂飙的心降温。

井然唱《童话》的时候跟我说，来啊，我教你。我立刻乖乖地像个小胖兔似的站到他旁边。杨喆不乐意了，他拿着麦克风大声嚷嚷，我说丸子，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杨喆你去死吧，井然说他教我。

唱歌的时候苏朵的电话一直响，只听苏朵不断地对着电话喊：“你过来吧，自己多没意思啊，来吧，开心点儿。”

音乐声太吵，对方肯定没听清，苏朵只好用手堵着一只耳朵，另一只手拿着电话像个小麻雀似的一嘣一嘣的跳到门外，回来的时候苏朵说，一会儿罗婷过来。

屋子里顿时没了声音，这种无声无息是我感觉出来的，因为音乐一直在响。杨喆问，罗婷? 美院长得最漂亮那个? 我一听就来了气，我说，长得好看当肉吃? 杨喆你那么爱吃肉你怎么不娶家一头猪?

可能是刚开了彩灯的缘故，井然的脸在我挤兑杨喆的话语中忽明忽暗不断变换着色彩。

苏朵说，丸子，你别老那样? 总跟人家欠了你多少钱似的，大家一起唱歌，干吗老用有色的眼睛看人?

我说，苏朵，你这个没良心的，你一下午都干什么去了?

说完这话，我发现井然的脑袋像被触动了某个开关，他一下就将头转向苏朵，这让我的心很不舒服。杨喆也像一只敏感的公猫，竖着耳朵等待着苏朵的回答。

还没等苏朵回答，门外就有人敲门，一个服务生领着罗婷进来了，可能是外面的光线太亮，罗婷进来之后还不能适应屋内昏暗的环境，她显得有些拘谨。我说，罗婷，你丫可真快，坐飞机来的呀？

苏朵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把我腿上的肉挤得生疼。

我这样看不上罗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外面传言她是个如何不检点的人，人家检不检点跟我有一毛钱关系？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二的时候曾听人说罗婷跟井然关系暧昧，当然这些我并没有亲眼所见，井然也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罗婷，可是空穴来风这个成语可不是瞎说的。

第9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5)

“飞机我可坐不起。”罗婷很快就适应了屋内的环境，她用她那职业性的微笑对着我。罗婷的微笑在学校那是出了名的，就跟空姐的标准式微笑似的，这样的微笑在灯光摇曳的KTV更多了一丝妩媚。

“来了就一起玩啊，你唱什么我点给你，要不你先喝点儿西瓜汁儿？”杨喆上前大献殷勤。

“那西瓜汁可是我的，我说杨喆你丫被美女晃晕了怎么的？你怎么能拿我喝剩的东西讨好别人呢？”我一边说一边按桌子上的铃，服务生很快就走了进来，“给我拿一打啤酒来，我们来了客人，得喝酒。”

“丸子你干什么？我们都不喝酒的。”苏朵直掐我的腿。

“咱不喝不有人喝嘛。”我起身，我怕我再坐一会儿腿都被苏朵给掐烂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小孩子啊？”

啤酒很快被拿了上来。

“放到那位女士面前。”我这样对服务生说。说女士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喜滋滋的，心想，这下可好了，刚才吃进去的东西准能被自己这欠揍的语调给恶心出来。

“我不能喝酒的。”罗婷依旧保持不温不火的态度。

“你不能喝谁能喝呀？都给我都打开。”我对服务生说。

“丸子干什么呢你？你能喝酒吗？”杨喆在一旁看着我。

“谁说我要喝？喏，给你。”我将啤酒递给了罗婷，罗婷没接，倒是井然接了过去。井然说，别闹了，咱好好唱歌。

我看着井然，井然被我看得很不自然，他把啤酒放到桌子上，他说，今天大家都挺开心的。

我又拿起一瓶啤酒，我说，罗婷，你连酒都不敢喝呀？今天我陪你喝吧。

我把啤酒对着自己的嘴咕咚咕咚倒了进去。我从来不喝酒的，我爸那个老学究经常教育我说，女孩子在外面要自重，要懂得保护自

己。

井然过来抢，我死死抓住酒瓶子，然后我拿我的眼睛对着井然的眼睛恨恨说了一句：“滚。”

井然握酒瓶的手渐渐松了，我看见他那黑漆漆的眼睛里不断有白色的雪花闪动，就跟没了影像的电视机似的。

“丸子，罗婷她不能喝酒，你要喝我陪你。”苏朵抓起一个酒瓶。

“苏朵，你今天就是要跟我对着干了是不是？”我问苏朵。

苏朵没回答。

“你替她是吧？”我把瓶子里剩下的酒一股脑地倒进了胃里。还好这KTV里的啤酒都装扮得跟精装小汽水似的，如果弄成傻大姐似的一大瓶，我还不得当场晕菜啊？

苏朵见状眼睛没眨一下地喝了一瓶。苏朵也不能喝酒的，她的那个新潮老爸居然跟我的那个学究老爹有一样的理念，那就是，女孩子在外面要自重。

我和苏朵就这样你一瓶我一瓶，杨喆一会儿到我身边说一句“别喝了”，一会儿又跑到苏朵那儿来一句“再喝出事儿了”。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我和苏朵身边团团转。

井然被我骂了句“滚”之后不再说话，他跟罗婷坐在那儿。我看见他们两人一齐那样坐着就生气，生气的时候我想，我这是在干吗呢？灌啤酒肚儿装大胖猴给他们俩看吗？

我将酒瓶子一摔，然后又抢过苏朵的，我说，不喝了。

我把包房里的音乐关掉，五彩缤纷的灯也被我“啪”的一声熄灭，取而代之的是白亮亮的日光灯。关掉这所有的一切之后世界刷的一下子停止了，我们就像突然被曝光在岸上的鱼。我依次认真地看了每个人的脸，苏朵的脸红扑扑的，她喝得直往上蹿饱嗝，其实我也一样，唉，不知道这一喝自己的小蛮腰又要肥几斤。井然坐在那儿一脸哀怨，杨喆不知怎的满头是汗。

罗婷依旧是进来时的神态，她一脸高傲地看着我说，沈秋，你这是干吗啊？我是来唱歌的又不是来跟你喝酒的。

我说，是啊，现在歌唱完了，我回家了，喝酒唱歌随便你。

说完这些我大踏步地往门外走，我感觉自己有点儿飘。杨喆跟在我身后生怕我摔倒。我跟杨喆说，我没事儿，你去看着苏朵吧。苏朵站在那儿似乎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扭过头去，我说，苏朵你走不走？苏朵没搭理我，她走到罗婷身边嘀咕了一句："我们走了，你照顾好自己。"

第10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6)

井然跟在我们身后，不知道他经过罗婷身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我真想回头看看，可是我不能回头，我怕伤心而已。

杨喆老是在我旁边转悠，我一次又一次地推开他，我说，你去看好苏朵吧。

走出KTV我坚持不坐车，站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我放肆地大笑，我说你大爷的，我就是胖我就是不坐车我就是想走回去，你们敢把我怎样吧?

井然招来街边的出租车，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就把我弄车里了，在车里我依旧挥舞着胳膊，我好像还趴在谁的怀里哭了，至于我还说过什么，我记不得了。

—7—

早上醒来的时候躺在寝室的床上，头疼得厉害，口很渴，可是懒得动弹，一动浑身就酸痛。我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看见苏朵正四仰八叉地睡在她的床上，于是我又闭上眼睛继续安心地睡去。

再次醒来已近黄昏，苏朵还在睡，我躺在那里眼睛望着天花板一遍一遍地呼唤，苏朵，苏朵，苏朵……这样此起而连绵的呼唤让苏朵翻了个身，她说，别叫了，困着呢。我说，苏朵，你说，昨天晚上我没干什么丢人的事儿吧?

苏朵思考了一会儿，或许她并没有思考只是睡着之后又转醒，她说，你还想怎么丢人？跟罗婷拼酒还不丢人？我说，不是，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喝多了之后我没干什么丢人的事儿吧？比如没跟井然瞎说什么话吧?

“那我怎么知道，我睡着了。”苏朵用脚踢了踢被子，又在被窝里懒洋洋地伸了几个懒腰，“你不说谁还看不出来呀？就你那点儿破心思傻子都明白。”

我说，“你明白什么啊？少瞎说。”

苏朵说，“你不就是喜欢井然嘛，我瞎说什么了？”

我半天没说话，最后磕磕绊绊地问，“那你说，我这么胖，长得又不好看，那个——井然他，会喜欢我吗？”

“会喜欢。”苏朵不假思索地答道，“他看你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而且，我说丸子，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了？谁说你胖了？你那叫胖得可爱胖得匀称，懂吗？”

我从被窝里跃起，“那你说，都四年了，他怎么一点儿表示都没有呢？他就是跟别人一样嫌我是胖妞！”

“那谁知道啊，你自个儿问他去。”苏朵说着又在被窝里一阵翻身打滚，“哎，头可真疼。”

“活该。”我说，“谁叫你喝酒，我就纳闷了，你跟那个罗婷怎么弄到一起了？你们很熟？”

“不熟啊。哎，丸子，你别老对人家那样，人家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再说了，就算人家是传说的那个样子，跟你又有什么关系，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你干吗非得挤对人家？”苏朵将脸埋在枕头里，这让她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

“我挤对她？咱是什么人，她是什么人？咱怎么能跟那样的人搅和在一起？苏朵，你脑子进水了吧？”我用脚使劲踹了一下苏朵的床。

我和苏朵住的寝室是个两人间，我们的床像两个连体婴儿一样在空中相连，床的下面是我们的书桌，还有那个经常扮演我们临时床铺的高大衣柜。

“你脑子才进水了，丸子我告诉你，罗婷她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苏朵也火了，她用双手支撑起身体将脸从枕头里拔出来，“丸子，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

“同情心？她跟大款厮混我还要同情她没有生在富裕的家庭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我不依不饶。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她没跟大款。丸子，我告诉你真相吧，但你不能告诉别人，这可涉及罗婷的名声。”

“什么真相？”我翻出被窝，三下两下就蹦跶到苏朵的床上。

“哎呀，你别把我床给踩塌了。”

“快说，快说。”我迅速地钻进苏朵的被窝，“快说，什么真相？”

“真相就是——罗婷——她怀孕了。”苏朵看着白花花的顶棚，叹了一口气，“罗婷没跟大款，她是怀了自己心爱人的孩子，但是她又不能说，怕影响对方前途。”

“真的假的呀？”我斜着眼看苏朵，说实话我真有点儿不相信，在潜意识里我是拿罗婷当情敌对待的，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对她心存敌意。

第11节：CHAPTER02情敌怀孕了(7)

“你不相信罗婷还是不相信我啊？我陪罗婷去医院做的检查，昨天罗婷跟我说她想打掉孩子，我陪她在医院转悠了一下午。我怕打掉之后她身子弱，连厚衣服都给她准备了，你没看我那衣柜里面翻江倒海的，就是给罗婷找衣服来着。不过罗婷在医院里突然又不想打了，她说那是她和他的结晶，女人的真情流露我还能看不出呀？”

“那个男的是谁？也太不男人了吧？”我开始相信苏朵的话了。

“谁知道呢，罗婷又没说，我也不好问啊。在医院的时候罗婷还给那家伙打电话了呢，那人一直拒接来着，后来干脆关机了。”苏朵从被窝里伸出两只手在空气中不断地画圈，“你以后别老对人家那样，罗婷怪可怜的。”

“你跟罗婷又不熟，她干吗找你去医院检查？”我发现了这个疑点之后赶紧抓住不放。

“大一和大二的时候我们一起跳健美操来着，也算认识。再说罗婷她一个外地的，人缘又不太好，我妈又在医院工作，她找我就找了呗。”

“她还真会挑人，要是我，才懒得理呢。”真相听过了，我像一只老态龙钟的肥猫钻出苏朵的被窝，爬过两床之间的那块小木板我顺利地回到自己的床上。

“丸子，你这人就是不认亲。”苏朵说道。

“她又不是我亲人，我认她什么？”

“怎么也是同学吧，谁还没点儿困难。”

诉说与倾听真相耗费了我和苏朵大量的体力，回到被窝之后我又开始迷迷糊糊地睡。睡了一会儿隐隐约约的好像听见我的电话响，我看见自己从枕头底下掏出了电话，不过上面的连串号码却怎么看都看不清，我一急，就醒了，原来是个梦。

醒来之后我怔怔地望着天，肚子开始咕咕地叫，这该死的又饿了，我想。

我从枕头底下掏出手机，掏的时候我还把我的一举一动与刚才梦境里面的作对比，一模一样。难道现在还在做梦？天呐，是不是睡傻了？我赶紧起身看苏朵，她睡得正欢。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回想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诸多情节，恍惚得越发不真切。

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我开机之后半天都没有声响，没有井然的电话提醒，也没有新的短信息。我失望地把被子往身上扯了扯，肚子又咕咕叫，他们在严重抗议。我拿着手机想给井然打个电话，可是号码按到一半就放弃了，老爸说得很对，女孩子真得要自重一些。

苏朵，苏朵，苏朵，我又开始呼唤苏朵。苏朵，你饿不饿？我都饿了。

“饿了就叫杨喆送吃的来吧。”苏朵被我唤醒，她的声音像个飘在空气中的灵魂，有气无力的。

“好啊好啊。”我像小妾得到了皇上的赏赐一般乐颠儿颠儿的给杨喆打电话。

杨喆正在洗衣服，我都能想象得出他接我电话时的样子：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捏着电话，另一只手在洗衣盆里满是泡沫。我说，杨喆，我和苏朵睡了一天你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杨喆说，打了啊，你关机了。我说，哦，真的？然后我拿出极其妩媚的声音对着电话那头说，我可爱的喆喆同学，你能否给我和苏朵同志送些饭菜过来呢？杨喆可能是被我极其挑逗的声音吓到了，他说，丸子你还没醒酒呢吧？

这人可真没劲，我立刻恢复常态，我说，什么啊，都醒了半天了，你赶紧送点吃的过来吧，我和苏朵都饿死了！

呵，这才是你的性格嘛，好吧，你们等着，一会儿就给你们送去，杨喆说道。

在等杨喆送饭的时间里，我百无聊赖，睡意全无，就好像是这个电话将我的整个人充了电。我蓬头垢面却精神矍铄地在床上翻来覆

去，我听见对面苏朵的床上也开始发出声响，我和苏朵都睡不着了。

你说一会儿杨喆能送什么过来给咱俩吃啊？我问正躺在那儿无聊到用手扣墙壁的苏朵。

那谁知道，反正一会儿杨喆来了你下去接他。

凭什么啊？你怎么不去？我问苏朵。

我没洗脸没穿衣服的，这副模样怎么去啊？苏朵反问我。

就好像我洗过脸穿了衣服似的。我说。

不管，反正就是你去！苏朵说完身一翻又将头埋进枕头里睡了。

我说苏朵，你那么在乎在杨喆面前的形象，不会是喜欢他吧？

去死！

苏朵的脸压在枕头里，口齿不清，我将她的“去死”听成了“吃屎”，我说，你才吃屎呢，一会儿你就吃屎。

第12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1)

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

今天的罗婷一个人拎着旅行包，以前散开的头发被她绑了起来，露出下面苍白的脸颊，就连一直鲜亮光泽的嘴唇这时也失去了血色。她的一缕头发没有绑好从额头处散落下来，这使她看上去更加疲惫。

—8—

杨喆来的时候我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袍，虽然头脑清醒，但表面上看却仍是睡眼惺忪，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杨喆说他记得我最爱吃糖醋排骨就到饭店买了，我接过饭菜说，那还有苏朵呢？杨喆说给她买的紫菜包饭，怕你们腻，袋子里还有咸菜。

我说，你买的够多的呀。那个，井然呢？他干什么呢？

杨喆有点儿失望，他说，井然收拾东西呢，天津那个横野出版公司来电话了让他后天去面试，他明天就走。哦，对了，我也得到这个公司的面试通知了，你呢？投没投简历？

我说，哦，我不知道啊，我回去打听一下，井然——和你什么时候走？

杨喆说，明天下午吧，要没什么事儿，我回去收拾东西了。

杨喆走后我掏出手机给横野出版公司打电话，打了很多遍都没有人接。我拎着杨喆送来的饭菜一步一停地迈着楼梯，外面夜色浓重，我告诉自己不要气馁。

紫菜包饭一定是好吃极了，苏朵一个接着一个将嘴巴填得满满的。看着她那狼吞虎咽的样儿，我的嘴也有想吃的欲望了，可是我的肚子这时却不知道是怎么了，他们突然就冷静了下来，不吵也不闹，我严重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饿过。

糖醋排骨在桌子上散发着香气，我夹了一块放到嘴边，肉有点儿硬，咬了几口硌得我的牙直疼。苏朵嚼着她最爱的紫菜包饭问我怎么不吃，我说肚子疼，睡觉去了。屋内的日光灯在漆黑的夜晚显得特别

亮，再加上白色的墙壁，整个屋子分外的苍白。我躺在这样苍白的空间里觉着自己就快要融入其中，我快要被染成白颜色的了。

可能是白天睡得太多，寝室断电之后我未能入睡，头很疼，耳朵嗡嗡地响。这响声在我的脑袋里面以刚硬的线状形式乱窜，每到一处，它们都毫不留情，先是在耳朵既而转到太阳穴附近，紧接着又到了脑门，最后他们找不到出口，只好从我的眼睛里面穿了出来。

眼睛疼，我摸出常备的药水，不停地滴在里面。

我盼望着天可以快些亮起来，这样我就可以给出版公司打电话问问他们面试名单里是否有我。可是你应该有这种体验，有些事儿你越是期待，它来得就越慢，就跟等公交车似的，你不坐它的时候经常会经常看到它从你的跟前“嘀嘀”的驶过，而一旦你想要乘坐，那些车却像待嫁的小姑娘，扭捏着左等右等就不出现。

此刻的我就是这种心情。

天亮的时候我正在那儿跟一只恶狗搏杀，我知道自己在做梦，我想反正起来也是哀愁还不如在梦里了。那只狗咬住我的胳膊，我奋力将它甩开，我看见自己的胳膊上出现了清晰的牙印，有血从里面汩汩的流出。我抹了一下淌出来的血迹对自己说，醒吧，天亮了。

我醒了。

醒来我看了一眼手表，刚好6：30，是吃早点的时间。不过我可没什么心思吃早点，我现在只想着时间过得快一些，再快一些。

苏朵还在那儿死睡，我可真佩服她，昨天睡了一整天，现在居然还可以一副天塌地陷都与她无关的德行继续酣睡。

时间过得可真慢啊，我下了床打来洗脸水，昨天苏朵吃剩的排骨散放在桌子上可怜巴巴的默不出声。我将他们收拾好丢尽垃圾桶，排骨坠落到垃圾桶底部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声响，排骨在抱怨。

我穿好衣服洗了脸收拾了书桌，苏朵被我吵醒，她在床上哼哼唧唧的不乐意。

第13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2)

我没理她，继续等待。

八点半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有些激动。拨通的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您好，这里是横野图书出版公司。”

“我想问下，你们这里之前来我们学校招聘，我叫沈秋，是中文系的，参加了你们的招聘，不知道面试的人里面有没有我。”话被我说的毫无逻辑，这可不是我丸子一贯的风格。

“哦，好的，您稍等，我查一下。”

在等待查询的过程中，我的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觉得对方的世界里面也一定是一片空白。

“沈秋，中文系1班，对吗？”

“对，就是我。”

“不好意思，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您一直在关机，所以没能联系到您，您已经获得了我们的面试资格，明天上午9点请带好相关证件到我们公司的接待室里参加面试。”

“好的，谢谢。”

我的心由绝望瞬间又充满了希望。这什么破工作人员，说话怎么不经过大脑？还什么不好意思，害得我以为自己彻底完蛋了不能面试了呢。你丫不知道要把重要的事儿放在前面说啊？啰啰嗦嗦的说那么多干什么，整个就一白痴！

我摸着自己怦怦直跳的小心脏不停地埋怨，不过这些埋怨不一会儿就被随之而来的喜悦所代替了。我拍着苏朵的床大声地说，苏朵苏朵，快起来，咱们一起去天津玩啦，快起来快起来呀！

苏朵披头散发地从床上坐起，她冲我大喊：“丸子，你说你大早晨的折腾的是什么！”

我说：“快起来，去天津啦！”

“去天津干什么啊？”苏朵扭头又躺下。

“去面试找工作啊，快点啦，快起来，一起去玩啊。”

“找什么工作啊？我不去，你自己折腾去吧。”苏朵一点儿都没有要跟我一起去的意思。她拽了拽被子，把自己盖得更严实了。

“大热天的，你也不怕把自己捂长毛了？快起来吧，井然杨喆都去呢，咱们四个一起。”我继续利诱苏朵，“你想想，四个人一起出去玩将会多美好的事情啊。”

“你们都去啊？”苏朵从床上爬起来瞪大了眼睛问我。

“是啊是啊，杨喆也去呦。”我笑嘻嘻地说。

“去死！”

不过苏朵骂完我就开始乖乖的收拾东西了。苏朵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给井然打了电话，我告诉他我也得到了天津的面试通知。井然显得很高兴，他说，那太好了，你赶紧收拾收拾，我跟杨喆去买车票。我说，给苏朵也带一张。

“好嘞！”井然欢快地答应着。

没几分钟，井然又打来电话，他说，咱们要在天津住一宿，你多带件衣服怕晚上冷，毛巾牙刷什么的也都准备好，还有简历，还要记得带纸和笔，还有什么等我想起来了再告诉你。

我听着井然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就跟我妈似的，不过我的心里可比听我妈那个老太太唠叨甜蜜多了。

—9—

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奔着天津杀去。

昨夜没睡好，坐在火车上我的眼皮像被双面胶黏住了似的，怎么挑都挑不开。朦朦胧胧的我好像看见对面的井然起身来到我旁边，他跟坐在我旁边的苏朵说了句什么，之后我就感觉有个厚重的肩膀靠了过来，井然低低的声音在这时传来，他说，丸子，困了就靠我身上。

听到井然的声音我一下子就醒了，见我醒来，井然说，你睡吧，靠我肩膀上，井然说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点了点头，听话地将头靠了过去，可闭上眼睛之后却发现自己居然睡不着了，刚才还昏昏欲睡的我此刻居然睡意全无。我想睡意这种东西可真是奇怪，说来就来要走就走，一点儿征兆和余地都没有。

我闭着眼睛胡思乱想了一阵，腰酸得厉害，可我又不好意思起身跟井然说我不困了。还好，从北京到天津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没多久，井然就轻轻唤我的名字，他的那种叫法，恐怕连落在我身上的苍蝇都唤不醒。

井然说，丸子，车快到了，起来吧。

我从井然的肩膀上抬起头，对面的苏朵和杨喆正跟那儿嘀嘀咕咕的闲聊，我有些不好意思，还好火车已经进站，苏朵和杨喆也没在意我红扑扑的小脸。

第14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3)

跟之前许多次跟着井然出去一样，下了火车我走在他的旁边，用陌生而又新奇的眼睛打量周围，这是我第一次来天津，虽然北京离天津很近。

天津是井然的老家，一下火车井然就跟我们仨介绍他的家乡如何如何的好，说得苏朵和杨喆一阵欷?#91;都不想回北京了。井然带着我们几个在横野出版公司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

面试的时间在第二天早上9点，井然说先带我们去吃点儿天津的特色小吃，之后大家回来好好休息准备明天的面试，等面试结束了再带我们好好地逛逛天津。苏朵不用面试，听说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地方立刻欢呼雀跃。我虽说明天有面试在身，可由于目的不纯，一听到有地方玩自然心里也乐开了花。杨喆和井然就不同了，用杨喆的话说，两个大男人找不到工作难道还要靠家里靠女人来养啊?

井然带我们去的是一个小吃街，里面热闹非凡，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张嘴都在那儿不停地蠕动着。这个时候你如果带着相机，倒是可以拍个五花八门的嘴的专题出来。

我这个人向来就喜欢新鲜的事物，尤其是吃的，凡是我没吃过，样子也还说得过去的，我都敢往嘴里送。杨喆递过来一串炸蝎子，苏朵吓得直跑，我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接过来就吃，吃得杨喆都直了眼，直了眼的杨喆在一旁还不忘挖苦我，他说，丸子，你的心可真够毒的呀。

我不搭理他，手里都是井然买给我的好东西，我哪儿有时间跟他贫啊，在美食与丑男之间，傻子都会选择。

晚上躺在宾馆床上我还打着饱嗝，满嘴的蝎子味儿。我想，那个蝎子可真是厉害，力压群雄，死了被嚼烂了还能在我的胃里称霸一方。我和苏朵要睡觉的时候井然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手机夜里不关，有什么事儿打电话给他，他就在隔壁。

第二天早上，苏朵赖在床上说反正她也不面试就在宾馆等我们得了。我说，不行，万一来了色狼怎么办，我怎么回去跟你爸交代啊？我还等着吃苏伯伯的龙虾呢。苏朵说，丸子，你的那张破嘴吃了蝎子怎么还没毒死啊？

住的地方离面试的公司不远，四人一起下楼吃过早点就溜溜达达的往那儿走。面试顺序出来之后我是第一个，井然最后。

我完事儿后给井然和杨喆发信息告诉他们里面的情况，两个人的回复出奇的一致："放心吧，没问题。"

然后我就下楼找苏朵，到楼下的时候发现她正跟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在哪儿闲侃。那个人被苏朵侃得晕头转向，居然还跑去咖啡机那边给苏朵端咖啡，苏朵接过咖啡美滋滋地喝着继续在那里笑逐颜开。

到了近前苏朵拉着我的手给那个人介绍说，这是我同学，叫沈秋。沈秋，这个是我爸的一客户。

苏朵爸爸的客户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看面相就是一趋炎附势之徒。他说苏朵的爸爸在天津盖的房子中有一些小户都是他负责卖的，成绩还不错。

原来就是一破售楼先生，苏朵跟这样的人居然也能聊得好像他是她失散多年的亲哥似的。

售楼先生拐弯抹角地问我："你爸爸跟苏先生一样都很忙吧？"

我说："是啊，我爸他挺忙的，整天在地里面，农民呗，安守本分，种地为主。"

"哦哦，这样啊。"售楼先生明显有些尴尬，他转头对苏朵说，"改天有时间去北京真想见见苏伯父呢。"

没等苏朵说话我就插嘴道："苏伯父哪儿有时间啊，他天天跟我爸一起刨地呢。我爸说了，苏伯父看中的那块不能卖给他盖房子了，准备今年种点儿玉米啥的，也不知道北京这气候适不适合呢。"

售楼先生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假装看手表一副时间很紧的样子，然后就跟苏朵说他还有事儿那就先走了。

售楼先生走了之后，苏朵瞪了我一眼，她说，丸子，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说，苏朵，他一卖楼的，你搭理他干什么？苏朵说，卖楼的怎么了卖楼的怎么了？我爸还是卖楼的呢，丸子你这人太势利。

我和苏朵两人正跟那儿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对方的不是，井然和杨喆这时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看样子两人面试的都还不错，尤其是杨喆，手舞足蹈地来到我和苏朵身边，他说，嗨，这次有门儿。

第15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4)

井然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还行吧。井然“哦”了一声不再说话。

其实对于面试的结果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这个人一紧张就爱口无遮拦不假思索地乱说，就跟吃东西一个样儿，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说。这一点到跟平日里油嘴滑舌的杨喆有点儿像。不过我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安静的，你想，一个女孩子，一个除了胖点儿没啥大毛病的女孩子，再能胡闹又能闹成什么样呢？况且我觉得我偶尔的贫嘴只是由于生活过于单调与乏味了，人总要自己给自己找点儿乐子，是吧？

四个人回到住处吃过午饭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退房，按照原计划井然该带着我们几个彻彻底底地在天津玩上几天了，相比之前的面试我倒觉得这个才是我此行的目的。

井然跟我说他带我去的地方我一定会非常喜欢。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面一闪一闪的，就跟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汽车要到达的目的地，而是他眼睛里面那一片亮晶晶的天空。

客车载着我们不紧不慢地驶出了市区。我摇下车窗，都市的风混杂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让这样的风吹过面颊，我的心顿时生出一种萌动，我不知道要如何去形容那样的感觉，只不过这样的感觉让我不自觉地看了井然一眼。

为什么我每次看井然都会迎上他看我的目光呢？我的心一惊，赶紧扭头向窗外，窗外微风依旧，只是我的心再也无法像刚才那样平静地闻着它的气息了。

井然带我们去的地方叫沙丘，一个古朴宁静的地儿。

我们住在小阁楼里，阁楼底部用厚厚的石墩子做地基，上面则是用一根根竹子搭建起来的。阁楼外是大块大块的石板路，这些石板看上去光滑明亮，像是被岁月这张巨大的砂纸打磨过一般，上面参差斑驳的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我们的周围星星点点坐落着颜色略有差别但款式大致相同的小阁楼，这些阁楼被群山环抱，依稀可以听见成群结队的小鸟在树丛里叽叽喳喳，很是热闹。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从我们门前的石桥下经过，水流缓慢，上面不时有小船驶过，撑船人身穿斗篷或头戴蓑笠，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我被这样的景致这样的氛围深深吸引，直到苏朵喊我吃饭我还趴在石桥的栏杆上看下面缓缓流淌的河水，那样清澈而响亮的流水声与北京的那些汽笛声比起来，简直就是欢快的歌谣，童声童气，纯净绵延。

吃罢晚饭我提议四人一起到街上走走。

街上的石板路还残留着白天的热气，鞋子踩上去暖暖的，两旁的阁楼里透出微微的灯光，还有不知谁家的大黄狗站在远处警惕地望着我们，一副庄严的模样。

四个人走的时候拉拉杂杂的说着一些话，苏朵说，这是她到过的最宁静的地方，杨喆点头表示同意，井然没作声。我想说的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生活一辈子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但我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第二天井然带我们上山，那里是翠绿翠绿的树林，树林的深处还会时不时地突然冒出大片大片的红。井然说那是梅林，这个时候的梅子最好吃。

我们顺着井然手指的方向放眼望去，翠绿的树林中片片紫红，大家经不住梅子的诱惑，加快了脚步，杨喆走在最前面，他走得气喘嘘嘘还不忘回头跟我贫。

到了梅林，那些梅子一个个笑吟吟地坐在枝头。井然摘了几个用衣袖擦了擦递给我，他说，吃吧，好吃着呢。我接过放到嘴里，果然甜丝丝的还带着点儿酸，这个味道，是不是可以用幸福来形容呢?

—10—

从天津回来，四个人一起去洗了澡，然后各回各的寝室蒙头大睡。

我的梦全部被那些高山流水小桥人家的景致所挤占了，那些哗啦哗啦的流水声，清澈而透明。我还梦到自己的肚子憋了回去，然后井然牵着我的手，我们走在红彤彤的梅林里，旁边有一户一户的人家在收梅子，他们看到我们就捂着嘴嘻嘻的笑，这些人的脸红扑扑的，跟那些梅子一个样儿。

我在这样的梦里流连忘返，要不是手机响起，我可真想一辈子都呆在里面。

第16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5)

我拿着手机在那儿闭着眼睛“喂喂”了半天，也不见里面有人说话。我只好强迫自己睁眼，睁开眼才发现响个不停的手机不是我的而是苏朵的，可那个家伙睡得正香呢。我老大不情愿地从我的被窝里爬出来，一路披荆斩棘爬到她的床上替她接起电话。

打来电话的人是罗婷，她在电话里面说，苏朵，那个事儿我还想求你帮忙。

“求什么求，求人不如靠己，苏朵睡觉呢，大晚上的你不睡也得让别人睡吧？”

爬回自己床铺的时候我看见外面阳光明媚，哦，这才发现已经是白天了。

下午罗婷又打来电话，当时我和苏朵正拌着水果沙拉。苏朵接完电话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吞吞吐吐地跟我说，丸子，罗婷说她想把孩子打掉了。

我眉毛一挑，什么？

“罗婷说她明天就想去医院打掉孩子，让我陪她一起去。”

“她怎么又想打掉了？不是爱的结晶吗？”我鄙夷地问。

“可一个人刚毕业就腆着个肚子怎么也说不过去。丸子，我想带罗婷去廊坊，去那儿把孩子给她打掉。”

“刚从天津回来，你又要去廊坊？再说，想打就打呗，在哪儿不能打，干吗非得大老远的跑去廊坊？”

“我怕在当地做掉传出去对罗婷不好，而且我妈的好朋友也在廊坊的医院工作。丸子，你陪我去吧？”苏朵试探着问我。

“开什么玩笑？”我叉起盘子里的一个杨梅放到嘴边，这从沙丘带回来的杨梅配沙拉酱还真不错呢。

“丸子，你就陪我去吧，你说我自己一个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也不明白。”苏朵可怜巴巴地说。

“少来了，你以为我以前生过孩子是怎么的？”我毫不动摇，罗婷这种女人我才不要帮她呢。

“丸子，你说，我一个人去廊坊，人生地不熟的，万一遇到点儿什么事儿，身边也没有人在，你就放心啊？”苏朵继续用她的可怜来博取我的同情。

你说人这个东西也怪，怎么就长了一颗心呢，长了心还会有什么同情不忍种种感情附着在上面，这让我想起了《大话西游》里唐僧的那句经典台词：“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

我想和苏朵就是人他妈生的，罗婷就是妖他妈生的。

“好吧。”我一并叉起两个杨梅放到嘴里狠嚼了几下。这杨梅可真是好吃，饱满的果汁用牙齿轻轻一咬，梦里的那些风花雪月就全部流淌出来了，留在齿间，余韵尤香。

苏朵开始帮我收拾东西，我像个大爷似的跷着二郎腿不停地吃杨梅不停地感受幸福。去车站的路上苏朵不断嘱咐我，什么到了车站见了罗婷不要对人家冷嘲热讽诸如此类的。我一面点头迎合一面在心里暗想，让我去又不让我说话，这天下还都成你们的了。

在候车大厅里，苏朵一眼就看见了满脸疲惫的罗婷。今天的罗婷，与我印象中的她全然不同，就是与那天KTV里的相比也判若两人。我印象中的罗婷身上总是透着媚气一副高傲的模样，就像是一只狐狸却生了一副斗鸡的架势。

可今天的罗婷一个人拎着旅行包，以前散开的头发被她绑了起来，露出下面苍白的脸颊，就连一直鲜亮光泽的嘴唇这时也失去了血色。她的一缕头发没有绑好从额头处散落下来，这使她看上去更加疲惫。

看到这样的罗婷，我那个人妈生的人心有点儿难过了，之前还想着如何嘲讽的话也都没能说出口。我想罗婷这个女人也真是不容易，一个人大老远的从老家跑来北京念书，没亲没故的，如果她跟苏朵说

的那些话都是真的，那也真是够可怜的，或许她还会经常一个人在深夜里偷偷哭泣吧?

苏朵妈妈的朋友姓徐，是廊坊一家女子医院的院长，去之前苏朵就打电话跟她联系过，所以我们到了廊坊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那家女子医院并在徐阿姨的安排下顺利地住了进去。

本来我还对这样热情的徐阿姨挺有好感的，可是当她拿着类似听诊器的东西走到我旁边，然后看着我的肚子说了句，得有三四个月了吧?

我对她的那些好感顷刻间荡然无存，不但荡然无存，我还在心里偷偷骂了她几句，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对，可是你想想，她丫的我可是一黄花大闺女啊！

第17节：CHAPTER03忧伤的陌生城市(6)

四个人大的病房我们三个人住，内侧是病人的单间，外面是护理人员的床铺，病房里面电视空调卫生间应有尽有。

徐阿姨说先给罗婷检查一下身体，没什么意外明天就可以将孩子打掉。

第二天准备进手术室的时候，罗婷拉着苏朵，她的手有些抖，她不住地问苏朵，这样好吗？这样行吗？她甚至都开始征求我的意见，沈秋，这样行吗?

我又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行与不行还真说不准，可是如果那个男人没有办法跟你共同承担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责任，一个女人腆着一个肚子，做未婚妈妈，然后抚养他成人，别的辛苦不提，单单周围人的目光就会轻而易举地将你杀死。

可是，作为一个母亲，将自己肚子的孩子亲手扼杀是不是也有些太残忍呢?

事已至此，为了给罗婷信心，我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我说，难不成还要生下来啊？做掉吧，现在孩子没有成形，也没有思想，不会觉得痛苦的，对你也会好过一些。

罗婷点了点头，她闭上眼睛，我看见她的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滚落出来。

孩子被顺利地打掉，罗婷从手术室回来之后就一直躺在那儿不说话。徐阿姨说只要再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我和苏朵给徐阿姨买了点儿东西道谢。

晚上我躺在医院的床上，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可真是妙不可言，孕育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可打掉却只是十几分钟的事情，这就好像是玩网络游戏，下载的时候要费上几个小时，可是你要是想删除，几分钟就搞定。

在罗婷打掉孩子的第三天，我接到了井然的电话，井然说他收到横野出版公司的录用通知了。我的心一惊，我说，是吗？井然说，他明天就去天津报到。我说，哦，我还没有收到录取的通知。

我赶紧给横野公司打电话过去询问，得到的结果是我并没有被录用，在听到电话那端那个彬彬有礼的声音对我说："不好意思，您没有被我们录用"时，我的脑袋"砰"的响了一下，我感觉一定是里面的某根弦断掉了，要不然我也不能蹲在墙角站不起来。

我蹲在医院走廊的拐角处手握着电话，眼泪没心没肺地往外涌，我用纸巾抹去它们，可是却越抹越多。这些眼泪在我的脸上迅速形成沟壑，想到自己化的妆会被这些沟壑弄得纵横交错，我越发哭得伤心起来。

一个人蹲在拐角哭了一会儿，突然想到这里是医院，还是女子医院，像我这样一个风华正茂还有点儿微胖的女人蹲在那里大哭，一定会让人误解的，弄不好他们还会把我划分到罗婷那一类。

想到这里，我立刻擦干眼泪，目不斜视地直奔洗手间。洗脸的时候我的那些眼泪又随着温吞吞的水淌了好一会儿，等他们淌够了，我对着洗手间的镜子整理了一下自己妆容，让它们看上去不至于面目可憎。

回到病房，苏朵正和罗婷在吃饭，电视里一个歌星在唱歌。苏朵见我眼睛红肿，忙放下筷子紧张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咱们什么时候回北京？苏朵说医生说明天再休养一天，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哦"了一声不再说话，苏朵递过碗筷，我跟他们一起吃起来。边吃我边在心里想，井然明天回天津的时候我人在廊坊，后天我回了北京井然已经在天津安了身，无论如何是碰不到了。想到这些，我的心又开始难过起来，嚼在嘴里的饭也有了泪水的味道。

晚上我和苏朵两人在廊坊的街道上闲逛，苏朵问我白天怎么了。我说，没怎么，井然被天津的那家公司录用了，他明天就走。苏朵说，那你呢？我耸耸肩，一脸轻松地说，我没被录用。苏朵将我拉到

路旁，她急急地说，那你先回北京吧，反正孩子已经打掉了，我和罗婷后天一起回去。我用脚踢飞了路边的石子，我说，算了吧，我回去干什么。苏朵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兴奋地抓着我的胳膊说，对了，你赶紧给井然打电话，让他给那个出版公司去电话，就说他有个请求，想带他女朋友一起过去工作，现在好多人都这么干，男方找到了工作都跟用人单位谈条件带着女朋友一同过去。

“算了吧。”我在路边的石阶上坐下来，廊坊的晚风吹拂着我，弄得我一脸的忧伤，就连五脏六腑都被这些忧伤感染了，“我又不是他女朋友，而且我又这么胖。”

“丸子，你丫怎么整天胖啊胖的？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胖得是匀称是可爱，别人想胖还胖不成你那样呢！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井然吧？”苏朵站在我面前，就跟我妈似的恰着腰对我指指点点。

我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哎，可能不喜欢吧。”

“不喜欢你弄得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干什么，看你中午，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苏朵说。

“那你说，他喜欢我吗？大学四年了，你说他喜欢我吗？他要是喜欢我就应该主动带着我走。”我说。

“你又不是人家女朋友，人家有什么理由带着你走啊？”苏朵说。

“这不就得了，大家什么都不是。”我说。

“不懂。”苏朵说。

“我也不懂。”

我起身和苏朵两人继续在灯火辉煌的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闲逛。

第18节：CHAPTER04绝种商人(1)

CHAPTER04绝种商人

我们以为店铺里面坐着的那些人都是像苏朵他爸那样可爱又可敬的商人呢。结果不但碰了一鼻子灰，习惯性地被人家轰门而出，我还将井然的自行车累到抽筋了。

—11—

回到北京，井然果然已经走了，井然的走让我觉得整个校园都空荡荡的，这座我生活了四年的校园此刻对于我来说毫无生机可言。我走在以前跟井然走过的路上，看着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川流不息，突然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感。

以前井然在的时候，我天天盼着他可以约我一起去上课，去吃饭，去逛街，甚至他给我打个电话发个信息我都能乐上半天，即使什么都没有，我也可以一个人在那儿瞎想他在寝室的模样。现在，井然回了天津，我的前方没有了可以值得期盼值得喜悦的事情。于是我开始收拾行李，这个校园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跟苏朵说，我回家了，你也回去，咱都毕业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拖着并不沉重的行李箱，轰隆隆地走在校园的林荫路上，出校门的时候我还回头看了一眼，学校这几年的变化很快，校门都跟我大一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大门口新添了三根旗杆，上面插着国旗、校旗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蓝色旗，那个天蓝色的旗在空中随风飘舞，看上去还挺好看的。不过，走出校门，坐上出租车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你丫的装什么联合国嘛。

我继续一个人单住，偶尔做着被追赶的梦。

老妈每隔几天就过来一趟，帮我收拾收拾屋子给我做顿好吃的。这个老太太常常埋怨我，她说真不知道你一个人搬出来折腾的是什么。老妈还说，你要是能自立也行，你看你这屋子就跟狗窝似的。这

个时候我总是嬉皮笑脸地来一句：我这不是响应您的号召，出来体验下苦日子，减减肥嘛。

老妈最近在忙着给我联系工作，大前天夜里我和这个五十多岁还整天跟着我出入各大化妆品店的妈妈深谈了一次。老妈代表的是家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一干人的权威，我代表着我自己。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就我工作的问题我和老妈所代表的队伍很快达成了一致：留在北京，继续祸害首都人民。

虽然会谈的结果很符合老妈的心意，但她仍不放心，每天继续在我耳边絮絮叨叨，说什么某某家的孩子去上海闯荡了好几年，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回来了？哪儿都不如跟家呆着啊。

为了不让老妈继续唠叨，我在某个傍晚带着好酒好肉回到家里，在饭桌上我当着我爸的面表了态，我说，您看，从小我就听话，小学、中学、大学，哪一个不是听你们的，现在找工作，自然还是听你们的。你们别看前一个阶段我老往外跑，我那就是想到外面逛逛。天津大连海南的我也都去过了，我看啊，哪儿都一样，哪儿都没家好。所以啊，我决定就留在北京了，你说我一女孩子，到处跑个什么劲儿啊？还弄得你们都不放心，况且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们呢？

第19节：CHAPTER04绝种商人(2)

我的一番话让老妈笑逐颜开，老爸也一定在心里偷着乐了，只不过他老人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经过这次详谈，老妈总算对我前阶段到处跑的事情安了心，她整天乐颠颠忙里忙外地给我联系工作。

苏朵没事儿的时候就爱拎着一大堆的零食来找我，她赖在我这里不走的时候总爱给自己找理由，她说丸子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也不害怕啊？我来陪陪你嘛。我说，你爸那儿空房子更多，你到处住也没见你害怕过呀。

然后我就跟苏朵两人在那儿唉声叹气。我们身边的薯片袋、可乐罐都可以在我俩身边围成个大圈玩丢手绢了。

苏朵问我，丸子，你说你有过梦想吗?

我望着天边的晚霞，想了好一会，我说，以前跟着井然算是我的梦想，现在井然回家了，我就没什么值得期盼的事儿了。

苏朵说，我也是哎，整天除了吃饭睡觉上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你说，咱毕业了能干什么呢?

我说，你就去给你爸当售楼小姐呗，就你，跟那儿一站，那些富商家的公子哥还不得挤破脑袋买你家的楼啊。

你去死！苏朵说着就把吃剩的薯片往我头上砸，薯片受了惊，噼里啪啦掉了一地。

你看你，你看你，弄了一地，一会儿我妈来又得骂我。

……

杨喆则继续出现在北京的各种招聘会上，有时没饭吃了也会跑到我这里蹭上一顿。偶尔我、苏朵、杨喆，我们仨还会到天景轩祸害苏朵他爸的那些龙虾，只不过以前四个人的餐桌现在三个人坐，显得有些松散，而且我的心总是空落落的。

井然起初每隔几天就给我打电话过来，问问我的近况，说说他的生活。有一次井然说，丸子，我老家在天津，家里只我这么一个孩

子，为了我爸妈我只能选择天津。你也一样，为了你爸妈，你得老老实实地待在北京。听井然这么说，我只“哦”了一声，再也找不出语言。

我不知道井然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孝顺向来都是被人称道的，任何理由到了它跟前都得让路，一点儿商量余地都没有。所以有些时候，只要把“父母”这两个字往那儿一摆，任凭前面金山银山你都得回来，要是前面是刀山火海你也得不假思索地上。

后来，井然的电话越来越少，他可能在天津有了自己的新生活，我这样想。而井然这个人，也随着电话的减少渐渐被我埋在脑袋里面的厚厚尘埃下。

毕业典礼那天，井然回来了。

我回学校取毕业证，从教学楼里出来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井然一个人朝教学楼这边走。我的心像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小狗，它不断地从笼子的两条钢棍中挤出头来四下张望，按也按不住。

就在我站在门前犹豫着是转身离开，还是迎上去的时候，罗婷从井然的身后赶了上来，她拍着井然的肩，两人一边说笑一边走。我的心一阵抽搐，准备转身离开。

苏朵这斯不知何时也出现了，她冲我就说了两字“废物”，然后拽着我就跟拽狗似的把我推到了井然面前。

罗婷在我面前挽起井然的胳膊，模样那叫一个甜蜜。井然往旁边推了推罗婷，可罗婷就跟一绿豆苍蝇盯在了那啥上似的，纹丝未动，井然有些尴尬，想说什么，话却被罗婷给抢了过去。

罗婷说，沈秋啊，体格还那么好啊？工作找得怎么样了？你说多巧，我和井然都跟天津找着工作了，要不你也来天津吧?

我注视着井然，他笑得极不自然，我跟罗婷说，不了，我留在北京了——，话还没说完，胳膊就被苏朵狠狠掐了一把，这一掐来得既突然又猛烈，我差点儿没因此疼得淌出眼泪。

我像刚刚苏朵拽我那样，也把她当一狗，牵着她就走，苏朵别别扭扭地不想动，可她那小身板哪是我的对手。等走到离井然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苏朵歪着鼻子损我，丸子，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把你想说的都说了，不成拉倒，咱扭屁股就走人，你丫装什么清高?

我扭头看了眼还在后面跟井然卿卿我我的罗婷，心里酸得翻江倒海，我说，你丫的苏朵，你刚才掐得我差点儿没翻白眼儿。苏朵见我的话根本就不涉及重点，立马儿甩开我的手，她说，丸子，以后可别跟外人说咱俩认识，我丢不起那人。

第20节：CHAPTER04绝种商人(3)

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四人约好晚上9点天景轩见，谁都不许迟到，谁迟到谁不许吃龙虾。

9点整，我们四人就像以前四年的许多时光一样一起坐在天景轩我们固定的包房里喝着茶水等着上菜。与以前吵吵闹闹不同，今天大伙都不爱说话，也没人迟到。菜上来的时候，杨喆说，今天咱喝点酒吧。我说，不了，咱不能像别人那样俗，咱要保持清醒的分别。

龙虾上来的时候，我对杨喆说，杨喆，你的龙虾。杨喆看了看龙虾，他说，丸子，这次都让给你吃，以后也都让给你。我说，什么以后啊，你小子还准备赖在北京不走是怎么的？该走的都走了，你还赖这儿了？杨喆说，是哦，我对北京这祖国的心脏太他妈有感情了。苏朵说，杨喆，你别老骂人，你要是找不到工作就来我爸这儿，反正你也不想离开北京。杨喆“哈哈”笑了两声，他指着我们三个依次说，你看你们三个，一个是大学教授的女儿，一个是富商的女儿，还有一个井然，荣归故里，回天津当他的小编去了。

我呢？杨喆摊开手，四年了，我一无所有。

井然一直没说话，他只是跟那儿笑，目光柔和。

菜都上齐了，这几天跑了那么多离别的饭局，肚子里面早已被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的，可我还是挥舞着筷子样子快赶上盘子里那龙虾了，不吃能干什么呢？

一直不说话的井然说话了，他说，杨喆你以后可以来天津发展，苏朵和丸子都留在北京，咱们离得也不远，永远是兄弟。井然说“兄弟”这两个字的时候看着我，他的眼睛里面又开始闪烁光怪陆离的光芒。

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看到我和井然手牵着手走在一条开满粉色小花的路上，路的尽头是一汪清潭，碧绿的潭水光滑如丝，没有一丝波澜，就像一块纯净的碧玉。我和井然来到潭边，潭水的对面

有一条瀑布从上倾泻而下却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声音，我们就那样看着瀑布悄无声息流进清潭，清潭又不动声色地将这些水纳入潭底。后来天色暗淡下来，夕阳的余晖洒在清潭上折射出柔和的金光，井然对我说，我们回家吧。

醒来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周身冰凉，夜色浓重，眼前的景致与梦里相差千里，内心的失落在整个屋子蔓延。我偷偷流下眼泪，还好没有人看见。

—12—

我被老妈安排在一家报社。在我25年的印象里，报社一准是个忙得茶杯摔在地上都没人有功夫去捡的地儿，所以一听到要去报社我的心立马儿欣欣向荣起来，我甚至都开始捋胳膊挽袖子勒肚子跃跃欲试了。

可惜老天跟我开了个玩笑。

我被分到了发行部，每天除了早上跟车挨地儿送报纸，剩下的时间里我简直就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后来，发行部的那些同事嫌带着我这个胖妞碍事，我不能搬也不能扛的，他们就让留我在报社里看家护院，赶上电视里那大狼狗了。

每天的工作简单划一，早上八点半到报社，在等待同事们送完报纸回来的时间里将发行部的卫生打扫完毕，之后就是无所事事地读报纸。还好报社里陈年的报纸堆积如山，我一页一页地翻看，我想看上几个月还不成问题的。

老妈对给我安排的工作很满意，她说，小秋，你看我给你安排的这个工作多清闲，正适合你，你就跟那儿好好干，报社的社长是我以前的同学呢。

我一听就狂晕，我说我还纳闷呢，我一个堂堂中文系的毕业生，怎么就给分到了发行部呢？感情这是老妈为了照顾我特意给我安排的。可怜我青春年少，却要从25岁开始就过老年人才会有的生活，整天无所事事的喝茶水看报纸，你说，我这人生还能有意义吗？

这样干了一个多月，之前因为井然的离开有负增长趋势的腰围似乎又找到了新的支点开始跃跃欲试起来。

周六周日给苏朵打电话，她居然在上海看什么演唱会呢。电话那边响起的音乐里掺杂欢呼声口哨声就不见苏朵的声音，我喂喂了半天，苏朵把电话给撂了。又给杨喆打电话，杨喆说自己最近很忙，没说几句也挂了。

第21节：CHAPTER04绝种商人(4)

我开始翻我的电话本，一页一页地翻，我发觉自己居然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了。于是我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够了电视我就煮面吃，吃了没几口我将面倒掉，又去超市买来汤圆，汤圆又白又圆勾起了我的食欲，连吃了7个恶心到想吐。然后我跑去做头发，先是让他们把我的头发染了色，之后又照着理发师给我的图片册弄了一个自己颇为得意的爆炸式，这样折腾到天黑，终于可以回家睡觉了。

日子枯燥得忍无可忍，我开始在心里打着自己如意的小算盘。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去美容院给我妈办了一张全年的美容会员卡，我跟我妈说，我发第一个月工资了，看，我给您办了张美容年卡。我妈笑得合不拢嘴。吃午饭的时候我见时机成熟就不住地唉声叹气，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还假装不说，越是不说我妈越问，最后我摆出一副其实并不愿意说只是被迫无奈才说的样儿。我说，妈，您看我一大好青年，上进有社会责任感，可是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熬日子，我的余热不能建设祖国也没地方挥发，多可惜啊！而且我听说文化圈里色狼特别多。

我妈一听“色狼”两字立马儿紧张起来。

我说，您别紧张，就我这身板遇着色狼也困难点儿，不过我听说报社不太好，防患于未然嘛。而且重要的是我得找个好地方建设国家呀。

我妈听我这么一说，脸立刻绷起来了，她说，沈秋，你跟你妈还来这套，你不就是想换工作吗？什么美容年卡还色狼的，你这一套一套都跟谁学的啊？我跟你爸教过你这些？

我照着我妈的脸就是一口，我说，哎呀，我世上最好的妈妈，我在报社无所事事一天也跟人说不上一句话都快闷死了，您就可怜可怜我吧。

我妈手一挥，说了句，找你爸去。

我跟我妈说这些的时候估计我爸正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翻资料呢。从小我就纳闷，我爸怎么总有那么多的学问要做?

于是我在家里打发下午的时光，我看着我妈洗菜做饭又看着我妈敷面膜，当时我就想，像我妈这样过日子也不错，做做饭洗洗衣服的，这一天的时光就这样给打发掉了。

我爸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四点多，三人一同吃晚饭。饭桌上我爸问我工作得怎么样，我吞吞吐吐地说，还行，不太开心。

“怎么个不开心？”我爸放下饭碗，到书房端了一杯茶过来。

“她呀，就是太闲了。”我妈在一旁插嘴。

“嗯，年轻人太清闲不是一件好事，那你想干什么样的工作？”我爸问我。

这样的问题可把我给难住了，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愣是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不是我说不出什么，是我实在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关键时刻还是我妈对我好，她对我爸说：“报社的确也不算太好，当初也是一时着急就想让小秋暂时有个去处，既然她不喜欢，你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地方，适合咱家沈秋的。”

我爸想了想说，开学学校可能会有招聘，去试试吧。

我爸一提开学我才记起来现在是暑假了，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个暑假，不念书了我对学校的概念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模糊起来。

第二天，我睡到太阳晒屁股，我妈来给我收拾屋子，看到被窝里的我吓了一跳，我迷迷糊糊地听见老太太说，你怎么还跟这儿睡？不去上班？我一扭屁股，说，我爸不是说让我去学校了嘛，我还上什么班啊。我妈一听就火了，她一把掀掉我的被子，我像一只可怜的鱼就那样赤裸裸地被丢在了岸上，阳光晃得我直晕。

然后就听见我妈在我的床边没完没了：沈秋，你说你是什么孩子，这些年我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我容易么我？好好的工作你还嫌清闲？你嫌清闲你去战场啊，你参军你打仗去！你爸是说让你试试，还没说一定行呢，你这就不上班了？你知不知道你妈我为了给你找这个

工作费了多少心？我求爷爷告奶奶的，你说不去就不去了？你给我起来，穿上衣服，赶紧上班去！

在老太太的怒吼下我迅速穿了衣服，穿衣服的时候我就想，我妈那么干瘦的一小老太太怎么骂起人来这么有精神头呢？下楼打车的时候我妈在楼上冲我吼：就那么远点儿的路，沈秋，你还打车？你都胖成什么样儿了？你给我走路去！

第22节：CHAPTER04绝种商人(5)

我吐了吐舌头赶紧三步两步逃到了楼的拐角处，等走到我觉得我妈再也看不见我的地方，我冲马路中间的出租车一挥手，嘿嘿，我坐着小车上班去喽。

—13—

我爸通知我到学校面试那天我正在翻看一张2001年的报纸，上面有一个老虎吃人的故事还挺逗，我自己看得眉开眼笑的。办公室的其他人这个时间送完报纸该回家的回家，该约会的约会，只留我一个人跟那儿值班。我得了通知马上给领导打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肚子疼想回家看病。领导估计正在饭局上研究着报纸的征订也没时间搭理我，就听他说去吧去吧，注意安全。

我很注意安全地坐着小车回了家。我爸正在那儿伺候他的花花草草，我妈不在，肯定是拿着我给她办的那张年卡做臭美去了。我爸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好像他八百年没看过我似的，瞅得我心里直发毛。我看见我爸眉头皱了一下，心想，完了，肯定要挨骂。

果然，我爸指着我的头发说，你这头发弄得是什么？你是明星啊？还是歌星？沈秋，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不知道注意注意自己的形象？有时间多去做做运动，减减肥。

我没敢说话，我妈不在家，我可不敢顶撞我爸。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怕我爸，我爸听我妈的，而我妈听我的。现在那个老太太光顾着自个儿美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让我听我爸这个老学究的训斥，哎，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听见我说话没有？”我爸又开始冲我发难了。

“听见了，我马上就去染回来，还有从明天开始我就减肥。”我乖乖说道，大气都不敢出。我爸对我的严厉，那可是远近闻名的，一想起我爸，我除了被他打的记忆之外还是被他打的记忆。

“一会儿去把头发染回来，染完回家我检查，明天8点，去学校人事科面试。穿的像样点儿，不是我说你，前几天我看你脖子上裤子上挂的那些链子，那都是什么啊？你是社会上的小混混还是什么？”

“哦，我知道了。我染完头发穿好衣服回来让您检查。”

现在你们应该知道我为什么非要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了吧？整天面对这么一个迂腐的老爸我的命比黄连还苦呢。

“快去吧。”我爸冲我挥挥手。

染完头发回到家，我跟镜子前站了足足能有一小时，我左照右看，的确，我的肚子是大了那么一丁点儿，可我不跟这儿整天套着宽衣服遮丑呢嘛？套上大衣服，出门时我再勒紧腰带，缩好小腹，你明明就只能评价我是稍微胖了那么一手指盖儿嘛！

面试一路绿灯，我被分配到了宣传部做干事。干事这个词儿还是小的时候听说过。那个时候一提到这个词儿就能让我联想起这样的人：胳膊上套个红袖标，站在会台上大手一挥，嘴里说着“少生娃多种树，为了经济发展我们要鼓足干劲儿，争创一流。”

我想我就要成为那样的胖妞了。

我美颠儿颠儿的去宣传部报道，部里算我一共三个人，一男一女两个领导加我一个小兵，男的50多岁姓张，女的30多岁姓王。看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想起之前那个死气沉沉的发行部，我想，我美好的小日子就要来临啦。

其实，我多少是有些伤感的。两个多月前我刚从这个弄得跟联合国似的大门里走出去，我走得很不洒脱，因为我的心里有些念念不忘，有些失落，这些念念不忘和失落即使是现在还会动不动地冒出泡来，然后“啪”的一声碎掉，弄得我一脸的水。

现在，我又开始走在这个我认识了4年却未必熟悉的校园里，我走我和井然曾经走过的那些路，我看见身边那些我现在应该称作学生的人三三两两一脸的灿烂。这学校里所有的道路似乎都是用我的落寞铺就的，走在上面，我能听见自己的心在呜呜作响。

部里的工作不是很多，一般的情况下写写文件，主要的任务是负责出版学校的校报，每月一期。虽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忙碌，但是跟在报社的工作比这要幸福多了，起码不用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水望天空长吁短叹的。我想我丸子也总算能在25岁的时候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了。

第23节：CHAPTER04绝种商人(6)

开学初学校里的各个社团开始在校园内割据一方，招兵买马，扩充军备，我没事儿的时候就爱拿个相机到处拍校园里的这些活动，顺便重温一下自己当年的心情。

有一天拍到了“深蓝”文学社的宣传活动，看到自己拍的照片上那些小脸洋溢着学生特有的骄傲，我顿时觉得自己老了，刚刚离开校园还什么都没有经历过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老去了。

“深蓝”文学社还是大一时我和井然还有苏朵、杨喆，我们四个人着手创办的。当时我爸是文学院院长，苏朵和杨喆就整天撺掇着要我去找我爸给批点儿资金好让我们也建个文学社啥的。

找我爸批条的事儿让我心惊肉跳了好几天，可是我这个人就爱面子，咬牙梗脖子也得上啊。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我爸看上去还挺高兴的清晨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我背着手小心翼翼地咬字，我说，沈院长，我代表学生们来跟您申请一个事儿。

我爸放下手中的文件，好像咽下了很大一团气似的对我说，什么事儿？我说，我代表其他学生们想向您申请点儿资金，我们想办一个文学社。

我一直跟我爸在那儿强调我代表了谁谁谁，其实也就代表了苏朵我们四个，我心虚着呢。我爸将眼睛从眼镜上方斜过来，他的样子我怎么看怎么像动画片里那些带着眼镜的可爱恐龙，其实我爸挺慈祥的一人儿。

我爸问我创建文学社的初衷是什么。我一开始回答得挺紧张，不过后来我越说就越激昂，就像在家跟我妈闲侃似的。我说，我们很多人都爱文学，文学是什么？那可是一个人的灵魂，你说大到学院，小到个人，这要是没了灵魂，他还能是学院还叫人吗？最后那句“还叫人吗？”听着像骂人，不过我发誓我说的时候可没这么想过。

我爸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建社团，我从精神上支持你，并且也希望你们这些朝气蓬勃的孩子可以真正地在大学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学院也有学院的发展，不能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做这个社团之前，你做过调查吗？咱们学院有多少人真正地热爱文学，有多少人可以买你们的账？

当然有很多人啊，我手一挥，说得气壮山河。

那好，你给我写一个申请交上来，要写上你们目的、初衷、发展计划，比如以后会不会有一个刊物或者报纸之类的来承载你们的社团。写好了交给我，如果没别的事儿就先回去吧。

还没等我说其他的雄心抱负呢，我爸就赶我走了。胳膊哪能拗得过大腿，我只能乖乖地退了出去。

苏朵他们正在办公室门口等我，我一出来他们仨就像是老师检查作业本似的检查我的面部表情，我说，都别看了，我爸让咱们回去写申请。

后来我们交了申请，我爸对那个申请看上去还挺满意的，要知道那可是我们翻了多少网页才集起来的精华中的精华啊。我爸大笔一挥，社团倒是同意建了，可是对于最实质性的“钱”的问题，他却给出了这样的答复：你们想出报纸可以，但是印刷费院里只能每个月出200份的钱，剩下的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我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找苏朵他爸拉广告。去找苏伯伯那天，天还下了点儿小雨，我们四个很悲壮地跑去苏伯伯的酒楼将情况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通。苏朵他爸笑呵呵地听着我们说，最后问，你们需要多少钱？我想了想，伸出三根手指头，我说，苏伯伯，每个月我们需要3000块钱的印刷费。

我伸三根手指头的时候杨喆和苏朵不约而同地斜了我一眼，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杨喆肯定在说，够狠，佩服佩服。苏朵的意思是，你小子，敲诈我爸眼都不眨一下，对你爸你怎么不敢提这些啊？并然这个时候仍旧保持他惯有的作风，一个人站在那儿似笑非笑。

每个月的3000块钱到手之后让我们觉得拉广告原来是如此简单的事儿，我们几个人那段日子几乎迷上了这个，每到周六周日，井然和杨喆就分别拖着我和苏朵，我们穿街过巷的找店铺。我们以为店铺里面坐着的那些人都是像苏朵他爸那样可爱又可敬的商人呢。结果不但碰了一鼻子灰，习惯性地被人家轰门而出，我还将井然的自行车累到抽筋了。

第24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1)

坐在马上，看着旁边灰头土脸的自行车，我们四人不约而同地感叹：这年头像苏朵他爸那样又有钱又富有同情心的商人真是比处女还少。

CHAPTER05毒牛奶事件

医生说我是食物中毒，先打一个应急的吊针，之后入院观察。吊针打上之后医生来到病房询问我一整天都吃过什么。我在医生的引导下开始回忆，最后疑点落在了杨喆送来的牛奶上。

—14—

我妈那个老太太退休之后比我还闲不住，整天东家一趟西家一趟的跑去跟那些同她一样退了休无事可做的老太太们闲扯，这些老太太们聚到一起不研究别的，专研究各家的孩子，比如某某家的孩子有了一份让人眼馋的工作，某某家的孩子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富商。我妈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个个穿金戴银，心里就急，所以这段日子她几乎天天往我这跑。她每次来都像跟我汇报情况似的，说谁谁家的孩子又嫁了个好人家，弄得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遗传病就快要死掉了，要不然我妈也不能天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就跟我嫁不出去了似的。

我妈给我物色男朋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她恨不得在我大四的时候就将我许配给一个好人家。现在，我的脚正式踏入社会这趟浑水中，她终于可以将她蓄谋已久的那些想法名正言顺的付诸实践。我还在报社上班的时候就被老太太安排着相了两次亲。你要知道我是被逼无奈才去相亲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我妈的唠叨，你说我好好一个跨世纪的青年就这样被封建的残余给捆住了手脚，这要是说出去得成多少人的笑柄啊?

第一次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警察，高大威猛。只是，我觉着我的个头要是站在他旁边那就是一大树跟一大捆小草在手牵手，这要是走起路来得多别扭啊。还有，虽说我丸子长得不算好看，可那位的长相

也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以后要是有了孩子准得天天被他吓哭，为了我的后代，也从广大群众的欣赏角度出发，我决定当时就辞了这个彪悍的人民警察。

第二个是光荣的人民教师，那个时候我还没回学校做老师呢，所以我跟我妈说，教师最抠门，我受不了天天跟他算计钱过日子。我妈说我的看法没有事实依据，一定要我亲身实践一下。为了用事实说话，我就将约会地点定在了街角的西餐厅，主要是因为离我的住处近，我还想快些回去睡觉呢。可怜那厮还真就不争气的被我给说中了，其实那人也挺倒霉的，遇上我这个故意刁难之人，估计换了谁都得跑。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一脸妩媚地说，一会儿吃完饭去看电影吧，听说有家星级影院挺不错的，看完电影我们逛商场去，LV新进了一批包，特好看，逛完商场我们回来接着再吃。教师哥哥当时就表了态说不行，他说吃完饭他得回去备课，明天一天的课。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笑逐颜开，我恨不能将从他嘴里说出的不行这类话用冰箱冻成冰块好带回家给我妈化开了听，免得这个老太太再说我没有事实依据。

我拿起我的小背包说了句，不行，我得回去睡觉了，饭钱我来付，你接着吃。说完，我转身咯噔咯噔地挺着肚子下了楼。那天我穿的是红色高跟鞋，十足一粉嫩小笼包！

有了这两次惨痛的经历，我妈也开始变得慎重起来，她之所以慎重是因为她没法跟她的那些朋友交代，跟我相亲的那些都是我妈朋友的亲戚的亲戚的朋友，总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我妈不怕别的，她怕别人戳她脊梁骨说她女儿如何如何。

而且打那以后，我妈见我一回挤对我一次。她说，你说你挺大个肚子，那后背的肉都快赶上沙皮狗了，你信不信我揪着你背上的肉都能把你举天上去？你说你，就这样的条件怎么还能挑三拣四呢？

面对我妈的挤兑，我不急不恼，沙皮狗怎么了？沙皮狗怎么也算一贵族！

不过，最近我妈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她先是拐着弯的问我想找一个什么样儿的，我不假思索，立刻回答：像您一样善良可亲，像我爸一样才华横溢，有责任心，有房有车有存款，不抽烟不与我抢一张床。还有啊，得能接受我这么一胖乎乎的沙皮狗呢！

第25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2)

我一时刁难的话我妈居然当了真，她真就照着这个标准给我找去了。一周之后，我妈兴致勃勃的来到我这里，一张嘴就是，沈秋，我给你找到一个完全符合你要求的，怎么样，这次你再去看看?

我当时就要拒绝，可是一想到我妈那唠叨样儿，还有她现在那高兴劲儿，我就不忍心打击她了。而且我想反正看了我也不吃亏，再说了人家能不能看上我这胖妞还是个问题呢！

这次的叫林宁，还挺好听的一个名字呢。据我妈说林宁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早我三年毕业，毕业之后在北京开了自己的第一家超市，现在已经发展到5家成了连锁形式。不过我妈看中的并不是这些，她看中的是林宁的父母。我妈说林宁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并且工作稳定、收入固定。我妈觉得，林宁的爸妈收入稳定可以减轻日后我和林宁的诸多负担。

我真为我妈这个老谋深算的北京老太太感到骄傲与自豪。

相亲地点在星巴克，去的时候看见门口停了一辆银灰色别克，心里估摸着该是林宁的。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子独坐在靠窗边的位置上喝着咖啡，他的目光落在落地窗外的街景上。我想这个就应该是妈妈说的林宁了，我收紧肚皮过去询问。他抬头看我，眼睛黑亮亮的，这黑亮亮的眼睛让我的心猛然缩紧，是的，他的眼睛让我想起了某人。

我叫了一杯咖啡，开始与他闲谈，这是我出了大学校门之后第一次如此正式的跟一个男子说话，没有调侃，没有嘻哈，甚至有些紧张。我们各自说着自己的情况，空气中偶尔会有尴尬的分子在游动。

林宁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温顺的人，他的这种温顺还时不时透露出北京男人特有的细心：我的咖啡快喝光的时候，他会主动叫上服务生为我续杯，而后还会为我配上各式各样的小蛋糕和看起来让我食欲大增的水果色拉。

没来之前，听着老妈絮叨的介绍，我以为这个在北京拥有着几家连锁超市的小老板一定会是个周身透着铜臭的人，即使不是，也不该如此安静，起码也应是老成持重或者眉宇间时刻在挑衅的人。

可眼前的林宁并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爱笑，笑容很好看，嘴角上扬，露出整齐的牙齿，这些牙齿伴着他干净的笑容闪着动人的光泽。还有他的手，宽厚呈咖啡色，指甲修剪得无可挑剔。

我说，我像这样相了好几回亲了，真是被我妈逼得毫无办法。

林宁对我报以宽厚的一笑，他说，他也一样。

从星巴克出来，林宁说去陪他看场电影吧，最近他一直在忙，也真想好好放松一下。我们坐进了起先我看到的那辆银灰色别克上。

在北京，这样款式的汽车就跟夏季田野里疯长的荒草似的，满地跑的都是，可我从来没有觉着一个车可以和一个人如此相配。

车上放着卡百利乐队的《NeverGrowOld》，他专心开车，我想着心事。其实我也没想什么，只是恍惚觉得像现在这样跟一个人坐在车里兜风，听让人可以顿时忧伤起来的音乐，看窗外流水一样的年华，心中会莫名的升腾起一种情愫，说不清道不明。

电影院最近正在热映一部叫做《飞行日志》的电影，乍一看还以为是讲飞行员故事的，看了简介才知道是讲一个歌手北漂经历的音乐电影。

和林宁坐在那里，我捧着他买来的爆米花，电影很好看，里面很多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音乐，最后主人公站在色彩斑斓的舞台上唱歌，她挥舞着手臂，脸上流出幸福的泪水。

我偷偷看林宁，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电影，嘴角带着微笑，好像是在为主人公的成功而欣喜。我想，如果此刻身边的这个人换作另外一个，我内心的感受还会不会如现在这般被莫名的情愫所包围？我的心应该是梦寐以求的幸福吧？

林宁在送我回住处的路上说，以后咱俩就假装在一起吧，这样免得你妈和我妈整天操心，动不动就弄出一大堆相亲的人选来。见我没

回答，林宁又说，嗨，你要是不同意也没关系，不过，我还真觉着咱俩一起出来挺舒服的，你觉着呢?

第26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3)

到了家门口，我说，行啊，那怎么不行，我也被我妈烦怕了。不过，你确定么？我这么胖，长得又不好看，你不介意？

林宁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赶紧拽了拽我那宽大的T恤，使出比平时多一倍的力气收七小腹。

还行啊，挺好的，你不算胖，要是非要说胖的话也是胖得可爱的那种。林宁说。

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从被窝里爬出来到冰箱里翻出可乐和薯片。干嚼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滋味儿，又跑去冰箱里一通乱翻，居然还真给我翻出一袋水饺来。我看了看保质期，还能吃，不过时间也真是久远了。一定是我妈那个老太太买来一堆东西塞进我冰箱里也不告诉我一声，可怜这袋水饺被雪藏了好几个月，终于在我将其他东西吃光之后重见天日了。

软嘟嘟的水饺被我一个一个塞进肚皮，这样连吃了七八个，才心满意足地重新躺下。对面楼群里黑色的一片，没有一丝亮光，我想，我真的是属于胖得可爱的那一类型么？

第二天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林宁打来电话，他说他跟他妈说我和他都觉得对方还不错，还说我妈和他妈两个老太太估计现在正坐一块儿乐呢。

周六的时候林宁拎着许多东西来到我的住处，他进门的时候我正一个人穿着睡衣在客厅里捧着盒泡面晃悠呢。见我疑惑，林宁说，我买了菜，借你的厨房用一下。我没说行也没反对，我这个人有两个癖好，一是对厨房，二是对大床。我把这两项看成是我绝对的私人财产，我的大床和我的厨房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朝圣地，除了我妈和苏朵没人住过我的大床更没人进过我的厨房。

小时候有一次我爸来我房间坐了一下我的床，我吱哇乱叫了整个晚上，从那以后我爸再也不敢随意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锅碗瓢盆开始在厨房里相互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林宁喊我过去帮忙，他问我油盐酱醋都放在了哪儿，我指了指墙壁上的小壁橱说，我记得我妈做完菜都放到里面了。之后我就看见一盘接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变戏法似的从锅里被盛到盘子里，又被我鬼使神差的端上了桌。

吃饭的时候门被敲得咚咚响，就跟外面的人尿急了要借我家厕所似的。我去开门，苏朵想个鸟似的张开翅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她张开的翅膀上啰啰嗦嗦挂了一大堆塑料袋。苏朵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林宁，她涨红着脸兴奋地冲我嚷嚷，丸子，天那，你猜我这次干什么去啦？你快猜快猜！

我满嘴是饭嚼了半天抻了脖子才咽进去，不过还是被噎得咳咳直咳。林宁赶忙递过来一碗汤，我咕咚咕咚喝了两口，一抹嘴，说，苏朵，你丫干什么呀？想卡死我啊？你不看巡演去了吗？

林宁的出现让苏朵一愣，她趴在我耳边叽叽喳喳，天呐，丸子，几天不见，你这是——这是——他谁啊？

林宁有些尴尬，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说，苏朵，你没吃饭呢吧？来，过来一起吃。

苏朵继续大声嚷嚷，就像发现了四耳怪兽似的，呀，丸子，你居然脸红了！神那，谁能告诉我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将苏朵手里的那些塑料袋统统接过来放到地上，一把将她拽到饭桌前按她坐下，然后我又跟林宁很尴尬地说，这是我好朋友，叫苏朵，这些天不知道跟哪儿跑去了，才回来。

林宁哦哦应着，他说那你们聚，我就先走了，锅里还有一个菜蒸着呢，一会儿别忘了拿出来。

林宁走后，苏朵一脸坏笑，她说，不会吧，丸子，那可是你的大厨房和你的大床啊，就这样与人分享啦？

我说，什么啊，就是朋友，你60年代的老太太啊？这事儿有什么好奇怪的？还是说你吧，您老人家跟哪儿跑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就

跟蒸发了似的，打电话你也爱理不理的，什么巡演能把您老兴奋成那样?

一提这个苏朵立刻雀跃起来，就跟吃了兴奋剂似的，小脸又开始涨得通红，她比比划划给我看她的衣服，还有她脖子上、手机上挂的链子和她带回来的那些东西。我不知所以，跟她一一查看。

第27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4)

衣服也没看出什么特别的，白颜色的T恤衫，满大街都是，不过胸前那个卡通果酱形象倒是设计的蛮特别。拎回来的塑料袋里五花八门，小喇叭、小灯牌、手形心形的小拍子等等一应俱全，居然还有喝剩下的半瓶矿泉水。

我更加云里雾里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问苏朵。

你看，看我后背，苏朵说着转过身去。我看见她的白色T恤上赫然写着："苏果后援团"，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还没等我看明白，苏朵又转过来给我看她衣服下边那个大大的签名。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苏果给我签的！

苏果是谁？你姐？

不会吧，丸子，你这么落伍了？苏果是一明星，唱歌的！

不会吧，苏朵，你成追星族了？

天那，丸子，现在那不叫追星族，现在叫粉丝，我是果酱，明白吗？

果酱？草莓味儿的？

丸子，我郑重地告诉你，苏果的歌迷统称为"果酱"，我现在是果酱中的一员啦。

我这才明白近一个月不见人影的苏朵都去干了什么，敢情她成了那个什么苏果的铁杆粉丝了。那些塑料袋里的灯牌啊喇叭啊一定是她参加演唱会时用的追星工具没错了，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

苏朵俨然成了那些举着小牌哭喊着"某某，我爱你"的人了。不过苏果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跟苏朵失散多年的亲姐姐似的，她要不说，我真能以为她有个姐姐现在成明星了。

"那你这一个月就跟着苏果转悠了？"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对呀，我家苏果巡演嘛，反正没什么事儿，我就跟着祖国各地走了一圈，嘿嘿，旅游嘛。"

“都成你家的苏果了？”

“嘿嘿，丸子，你看，好看不？”苏朵掏出钱包让我看里面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有一个看起来很干净的小女生，笑容也挺纯净的。

“这是苏果？”我问。

“对呀，挺不错的吧？她最近才出道，不过就要出专辑啦！过几天还来北京开演唱会呢。”

“还行，眼睛挺清澈的。”

“丸子，我爱死你了！”

苏朵上来就给我一熊抱，我被抱得愣了神，这个苏朵不会傻了吧？

“丸子，你知道么？我们现在最需要你们这种中立人士对苏果的评价啦。你说我家苏果清澈，我简直要爱死你了。”

“中立人士？神经病吧你？”我推了一把苏朵，“别吃了，好好一个饭局让你搅和了。”

正说着，门又响了，苏朵飞身去开门。我正在收拾碗筷，看着桌上那些好吃的菜我就觉得我特可怜，好好的菜，看着就流口水，可惜做它的人没福分享用了。

来人是杨喆，这世界可真是奇怪，要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不闻不问一个多月，要么来的时候就都跟兔子似的一个个蹦跶出来。

杨喆手里捧着一个纸盒箱，他将纸盒箱放到墙角就奔我的饭桌来了，他说，别收拾了，我都快一个月没见着荤腥了。我看见林宁做的肥鱼就那样被杨喆没心没肺地填到了嘴里，我可真替那个鱼心疼。

“你不是去天津找工作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放下碗筷问杨喆，看来我这一桌子菜是甭收拾了。

“哪儿是天津啊，我是先去了趟天津看没什么发展，就到广州进了一批衣服，然后到上海去卖。”杨喆埋头苦吃。

苏朵很好奇地去翻杨喆的那些箱子，边翻边惊叹：“杨喆，你跟那儿弄了这么一箱子衣服裤子？”

听苏朵这么一说我也凑过去看热闹，箱子里面装的是一些被挤压得全是褶子的牛仔衣裤。

“我说杨喆，你拿这些衣服去上海卖？”我问。

“是啊，不过全都赔了。”杨喆唉声叹气。

“不赔才怪呢，你以为上海是什么？人家那是大都市，您拿这些衣服去摆地摊啊？”

“丸子，我都这样了你还来挖苦我？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杨喆拿眼睛斜我，嘴里却不住地嚼着林宁做给我的鱼，“嗨，丸子，你这个鱼做得还真不赖。”

“你都赔成这样了怎么还想着吃啊？那你下一步怎么办？”苏朵担心地问。

第28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5)

“还能怎么办啊？回来继续找工作呗，都这样了我要是现在回家这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杨喆一边从嘴里往外吐鱼刺一边说。

“那个，杨喆，你去天津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井然？”我犹豫了半天还是问了。

“啊，井然啊，见了，他做小编——挺好的。”杨喆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就不再提，我也不好继续再问什么了。

“那你回来之后住哪儿啊？学校的寝室也没了。”苏朵问杨喆。

“这个啊，还没想。”杨喆开始用眼睛瞄我的大床。

“少来啊，告诉你，不可能。”我立刻像狗一样警觉起来。

“丸子，你说你自己住这么大一个房子，我都可怜成这样了，你就帮帮我吧。”杨喆开始央求我。

“不可能！这事儿没商量，不用说了。”我的态度很坚决。

“这样吧，杨喆，你别难为丸子了，我爸有个新楼盘，我给你挑个小一点儿的户型，你先搬进去住着吧。”苏朵说。

“那太感谢了，苏朵，还是你对我好，等我有钱了就娶你吧？”杨喆握紧苏朵的手，摆出痛哭流涕的表情。

—15—

晚上下班的时候给林宁打了个电话，我说昨天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朋友回来了，饭也没吃好，今天我请你吃饭吧。林宁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学校呢，刚下班。林宁说，好，你在学校等我吧，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我就站在校门口等林宁，不一会儿就看见他那辆银灰色别克开了过来。林宁下车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束花，他放到我手里，然后说，送你，你们女孩子都喜欢这个吧？

我看见很多学生从校门出来的时候都在看我们，我的脸又开始红了，我最近怎么老是爱脸红呢？我想赶紧离开这里，于是我对林宁说，走吧，我们吃东西去。林宁对我笑笑，他说，那上车吧。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跟着林宁若即若离的过。闲暇时约好一起吃饭、看电影，不见面时林宁爱半夜打电话过来，说说一天的行程。有的时候电话两端都不说话，时间就那样空白地过去，一切在我悄悄地收紧肚皮中行进。

周末我跟林宁约好去吃饭，正要出门，杨喆来了，带来三箱牛奶，说是他代理的最新产品，让我先尝个鲜儿。我看着牛奶箱子上的“尹禾”二字觉着眼熟，不过跟林宁约好的时间快到了，我也来不及多想，就催杨喆放下牛奶赶紧走人。杨喆听说我要去吃饭挺不乐意的，小脸一下就拉了下来。杨喆说我这个人没良心，他刚代理个新产品就给我送来了，我非但不感谢还赶他走。末了，杨喆冲我伸出手来了一句，牛奶钱给我！我对着他的手狠狠扇了一巴掌，杨喆见状耍起了无赖，他靠在门框上说什么也不让我出门，非要我给他100块的牛奶钱。

眼看着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从包里掏出100块钱扔到杨喆手里，我说杨喆你就闹吧。杨喆接了钱一脸严肃地说，丸子，这可是我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我没时间搭理杨喆，估计林宁的小车已经在楼下等我了，出门的时候我冲还赖在我家不想走的杨喆说，你走的时候别忘了帮我把门锁好。

我刚到楼下，杨喆也跟了下来。他说丸子，我刚给苏朵打电话了，咱们一起去吃饭吧，我回来之后咱仨还没聚过呢，正好带上那个林宁，听苏朵说他是开超市的，我想他要是能从我这里进牛奶就好了。

我正想对这个提议提出强烈抗议，林宁的小车这时缓缓地驶进了小区，还没等我开口说什么，杨喆就奔着小车过去了。他跟从车上下来的林宁又是握手又是满脸堆笑的。

林宁第一次见杨喆，被杨喆这么一弄得有些发蒙，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介绍，我说这是我大学同学，叫杨喆，现在代理一个牛奶。林宁“啊啊”的应着，好像他早就听过杨喆的大名似的。

杨喆见我这么介绍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名片递了上去。晕，这小子，几天不见还弄上名片了。见我鄙夷地瞅他，杨喆就跟没事儿人似的还在那儿跟林宁谈笑风生。林宁看出了我对杨喆的嗤之以鼻，不过他依旧冲我报以宽厚的微笑。我很奇怪，为什么林宁的笑容总显得那么宽厚呢？我想这与人的性格有关，林宁的性格，应该用温文尔雅这个词来形容。

第29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6)

不一会苏朵也到了，苏朵今天穿了一件花格子小衬衫脚上是一双粉嘟嘟的高跟鞋，跟追星回来那天判若两人。苏朵一见杨喆就抱怨说自己正忙着给他爸写售楼的策划文案呢，她还问杨喆这么急找她什么事儿。杨喆看了我一眼，故作镇定地说，嗨，好久没见了，丸子说一起吃饭。

事已至此，我虽然满肚子窝火却也只能跟着杨喆圆谎，林宁说既然这样，那大家就都上车吧，沈秋的朋友我也想见见呢。

“去哪儿吃饭？”林宁一边为我开车门一边问。

“去天景轩吧。”还没等我回答，杨喆就抢在我前面说了。

车开在去往天景轩的路上，我的心顿时忧伤起来。这些忧伤缠绕在我的心头，我想它们一定是压缩了我的心脏，我的心此刻一定藏在我的腹腔里像个被压扁的柿饼在偷偷地哭泣。

下车的时候林宁问我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摇了摇头用力摆出笑脸。饭桌上杨喆几乎每句话都离不开他的牛奶，我忍住不发火，可是火都压到肚子里烧得胃疼，最后我实在忍不住说了句：“杨喆你是奶牛还是什么？你离不开奶了？”

我说完这话屋子里顿时安静了，杨喆愣在那里瞅我，估计他跟林宁在那儿说得正高兴，我突然来这么一句他没听明白。苏朵一个人乐得直捂嘴，林宁也呵呵地笑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我说的这句话有多好笑，或许放到以前我一定也会说完之后跟着笑得前仰后合，我还会拍着杨喆的肩膀说，小样儿，你斗不过我吧?

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了，我乐不起来，我的心被忧伤填得满满的。

林宁代替了以前的我，他拍着杨喆的肩膀说，行，沈秋的朋友嘛，明天把货送到我的超市吧。

杨喆像得了天大的恩赐似的，又给林宁敬酒又给我和苏朵夹菜，整张桌子就见他跟那儿忙活。我吃不下，面对那么多好吃的，挥舞着筷子抢占盘子的丸子不知道哪儿去了。林宁时不时看似不经意地夹菜给我，他每次给我夹菜不是正在扭头跟苏朵说话就在是跟杨喆闲聊，然后就看见他的筷子上夹着的菜轻轻地放进我面前的碟子里。

晚上林宁一一送大家回去，先送了杨喆，又送了苏朵。杨喆喝得有点多，下了车也不回家就跟路边站着冲我们已经开走的车不断挥手说再见。林宁问我是否要掉头回去送杨喆上楼，我说不用，他就那样，让他一个人在那儿醒醒酒吧。

送苏朵回去之后，林宁将车开到了他小区的车库里。下车的时候我们的手不经意碰在了一起，我下意识地将手缩了回来，林宁笑着摸摸自己的手。他说，到我的住处去看一看吧，我新买了咖啡机，现磨的咖啡你一定喜欢。

林宁的房子不大，但很精致。林宁本身就是一个精致的男子，这是在我认识了他之后渐渐发现的。认识了林宁，我发现自己除了把每天出门勒紧肚皮作为一项必要的事情去做外，我还开始挖空心思地减肥了。那么温文尔雅一男的，要是身边整天配我这么一胖妞，多煞风景啊。

客厅里有一个类似酒吧的吧台，吧台里面的墙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酒，都是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洋酒。新买的咖啡机就放在吧台上，它在屋内稍显昏暗的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

“坐吧。”林宁指着客厅里的沙发说。

沙发很舒服，有个作家在他的一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对沙发情有独钟的男子，那个作家说对沙发挑剔的男子必定是一个对生活严谨的人。

“一会儿就好，不急吧？”林宁问我。

“不着急。”我翻看沙发上的一本杂志，管理方面的。

咖啡煮好之后我们两人就坐在沙发上细细地喝着，因为无话可说一时显得有点儿尴尬。我觉得这样坐下去也不是办法就起身说送我回家吧，时候不早了。林宁拿了件衣服给我，他说晚上外面有点儿凉，穿上吧。我接过他的衣服套在自己身上，有淡淡的增白皂的香味儿。

下楼之后林宁要去车库取车，我说反正离得也不远，送我走回去吧。

我们两人走在色彩斑斓的街道上，时不时有车在马路中间嗖嗖地驶过。晚风带着城市一天的喧嚣吹在我的脸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的忧伤却愈发凝重起来。林宁走在我旁边，双手插兜。他今天穿了一条有些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蓝白相间的横条T恤。蓝类似天空特有的蓝色，白是云朵的柔白，林宁走在我身边就像是一个移动的天空。

第30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7)

—16—

回家躺在床上思绪纷乱，梦里好像一直在哭，醒来的时候却想不起自己究竟做过怎样的梦。

一整天都因为梦里的哭泣导致心情极度抑郁，下班回家后为了减肥我忍着饥饿没吃饭就倒在床上大睡特睡。睡到9点多的时候醒来，肚子在跟我严重的抗议，在客厅转了一圈，忍了又忍，冰箱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这时看见客厅墙脚叠在一起的三箱牛奶在日光灯下沉默不语，喝牛奶不会胖吧？过去打开一箱拿出两袋，用嘴在牛奶袋上撕了个小口边喝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想这样边喝边走肯定消化得快。边走我还会边哼着自己随意编制的曲子，就跟我是音乐家似的。

喝了半饱，我钻进被窝，软软的大床，暖暖的棉被。无论春夏秋冬我都只盖棉被，厚厚的棉被盖在身上让我觉得我是睡在自己的小城堡里。天气热的时候，即使不盖，我也要把这些棉被抱在怀里，这样我才能安心地睡去。否则，我就像是蜗牛失去了壳，觉得自己是被暴露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我会浑身不自在的。

梦里被人追赶的时候居然被敌人抓住在肚子上狠狠插了一刀，我捂着肚子在地上疼得打滚。

这样的疼痛让我迅速从梦中惊醒，醒了之后我怔怔地看天花板，冰凉凉的汗附在我的额头，肚子的疼痛一如梦中。我躺在那儿好半天不敢动，我想是不是自己梦得太入戏了？这肚子怎么还跟这儿疼呢？

这样躺了一会儿发现不对劲儿，疼痛一点点儿变得现实起来，就像是一个熟人从远处走来，慢慢地你就看清了他的脸进而认出了他，我的疼痛就是这样的。我渐渐明白这不是在做梦，而是现实，我肚子在剧痛着。

去厕所，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反应。

我在厕所里蹲了半个小时，一无所获，肚子反倒是疼得更加厉害了。磕磕绊绊地回到大床，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盖好棉被，疼痛变得忽而发作忽而平静，我以为这是要转好的迹象，心想这样再躺一会儿就应该没事儿了。

没想到这只是疼痛跟我耍的一个小把戏，它让我放松了警惕之后就开始大范围地侵袭过来，忽明忽暗的痛再也没有了，取而代之是成片的疼痛，一刻不肯停息的疼痛。

我从枕头下摸出电话开了机，翻出电话本找了一圈，目光停留在井然这个名字上，我苦笑了一下，随即拨通了林宁的电话。

林宁载着我去医院的时候，我除了肚子疼还开始恶心想吐了。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盖着林宁的衣服，林宁一边开车一边看我，他的一只手不时摸我的额头。这时的我已经没有心思想着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话了，他爱摸我的头就让他摸好了，我现在只想快些到医院，快些下车，要不然我就要跟这儿吐了。

好不容易捱到了医院，下车的时候林宁问我可以走吗？我点了点头。

风吹着我额头上的汗，我有些瑟瑟发抖。林宁搂着我，他说冷就靠过来。

我一个人抱着肩，忍着剧痛与恶心坐在医院大厅的椅子上等着林宁为我挂号，今天的林宁穿了件红白相间的横条T恤。看着他特焦急地从挂号处向我奔来，我想，像林宁这样的人穿横条纹的衣服真是好看。

医生说我是食物中毒，先打一个应急的吊针，之后入院观察。吊针打上之后医生来到病房询问我一整天都吃过什么。我在医生的引导下开始回忆，最后疑点落在了杨喆送来的牛奶上。医生让林宁赶紧去把牛奶的样袋找来化验，这样他才能对症下药。我把住处的钥匙交给林宁并告诉他牛奶都在客厅里放着，一共三箱。林宁好像不太放心我

自己留在医院里，他上下看了我好几遍，才急急忙忙去我的住处取牛奶。

林宁走的这段时间，我一个人躺在病房里。可能是吊针的作用，我的肚子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不过，想去厕所的念头却愈发强烈，恶心也有愈演愈烈之势。无奈，我只得在护士小姐的帮助下，去了几趟厕所，趴在床边呕了好几次。这样的折腾，虽然感觉上舒服多了，可身体却像被掏空了一样有气无力。

第31节：CHAPTER05毒牛奶事件(8)

林宁回来的时候带着医生来给我换吊针，他说的确是牛奶出了问题，不过不用担心，轻微的食物中毒，换了药一会儿就能好。我躺在床上听着这些，连点头的力气都不愿意出，不过当我意识到牛奶是杨喆送来的，林宁的超市也一定进了这些牛奶之后我挣扎着起身，我的耳朵嗡嗡地响。林宁扶住摇摇欲坠的我，问我需要什么。我说，超市，你的超市，牛奶，杨喆的牛奶。

虽然我说得不太清楚，可是林宁还是很快就明白了。他不知道给谁打了个电话，只听林宁在这边说，那就好那就好，所有的货先都不要上架。挂了电话林宁让我放心，他说杨喆的牛奶今天下午才送到各个超市，乳制品部晚上刚清点完货物，还没上架呢。听林宁这么一说，我悬着的心落下了，整个人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顿时干瘪，我对林宁说，我想睡会儿了。

林宁替我盖好被，他说，睡吧，我看着吊针，明天一睁眼睛就都好了。

我在被窝里点了点头，之后就像是被人拉进了一个黑色漩涡似的，晃晃悠悠地就陷进去了。

—17—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起来，林宁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打瞌睡，吊针也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手背上细微的针孔和泛着青的痕迹。肚子的疼痛陡然消失，恶心的感觉也无声无息了，只有晕乎乎的头还不怎么清醒，身体也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精疲力竭的。

我怕吵醒林宁，所以就躺在那儿没说话。林宁微仰着头靠在椅背上，他的眼睑微微颤动着，可能是阳光照射的关系，他的睫毛在这颤动中闪动着奇异的光芒。

我轻轻动了下，林宁也随着醒了，他笑了一下：“怎么样？好点儿了吧？医生说打过针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点了点头，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笑了。

医生来查房，摸了我的额头，又问了我的情况，我一一如实回答。医生看完之后说没什么大碍了，只是身体有些虚弱，回家休息几天就行了。

我跟着林宁回到我的住处。人从车窗往外看的时候恍惚觉得是在做梦。直到躺在自己那张大床上心才有了安全感，头一沾到枕边人立刻昏昏沉沉地睡去，就像是找到了某种归属，很踏实。

闻到一阵米香，我对梦里的追赶者说了句拜拜就挣扎着出来了。

卧室外面的客厅里有人在蹑手蹑脚地走动，我披着厚厚的毯子趴在门边往客厅里望，林宁正跟那儿一样一样地往餐桌上摆盘子，那些盘子一碟一碟的看起来很精致。厨房的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煞是好听，米香就从那里飘出来的。

看到我，林宁笑呵呵地走了过来，身上围着我的那个米老鼠大围裙。他摸了摸我的额头，我就那样看着他的手放到了我的额头上，心扑通扑通地跳。林宁说回去再躺会儿，粥一会儿就熬好了。我没动，米香实在是太诱人了。林宁双手推着我的小肩膀，他说，回去躺着，听话。

我又乖乖地躺回被窝，可眼睛却转个不停。外面夜色浓重，已是晚上，看来我又睡了整整一天。

有人敲门，听声音是杨喆还有苏朵。苏朵进来就问我这是怎么弄的啊？她又摸我的头又掀我的被窝，像是要把我全身上下都检查一遍似的。我没回答，眼睛却不闲着，斜斜地盯着杨喆，杨喆被我盯的有些心虚，他说，嗨，还不是因为我的那几箱牛奶。不过，丸子，我发誓，要是知道那牛奶质量有问题，我绝对不可能给你送过来。再说，丸子，这次我也赔了。

“你的牛奶出了问题？”苏朵疑惑地问杨喆。

“对！就是他那些破牛奶。杨喆，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咬牙切齿，然后我又委屈地将事情的经过给苏朵说了一遍，边说我边看杨

喆，弄得杨喆不断低头，我就是要让杨喆抬不起头。

苏朵拿起客厅里的牛奶反复看，“尹禾牛奶？呵，杨喆，这不是仿人家伊利嘛？这样的东西你怎么也代理啊？”

听苏朵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我说刚看到这牛奶的时候我怎么感觉怪怪的呢，敢情是仿人家伊利的。

“杨喆，把那100块钱还给我！”我突然想起了那100块的牛奶钱。

“哦。”杨喆说着就从兜里往外掏，掏出了几张十块的，他说：“丸子，我没钱了哎，都赔进去了，你看，就剩下这些了。”

“杨喆，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您能不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去？一会儿衣服一会儿牛奶的，你折腾的究竟是什么呢？北京这么大，你还找不到工作吗？”我真是又气又恨。

杨喆没说话，林宁这时从客厅过来喊我们过去吃饭。原来我之前看到的那些景致小碟子是各式各样的小咸菜，个个弄得我食欲大增。我顾不上苏朵他们了，我看着咸菜跟杨喆说，杨喆，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杨喆“哦”了一声，真就开门走了，苏朵赶紧跟在他后面。临出门的时候苏朵回头跟我说，丸子，你这人啊，总是得理不饶人。

第32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1)

CHAPTER0680后的梦想

想到自己以后每个月会有差不多五千元的收入，我立刻有一种小富婆的姿态了，我甚至开始暗自筹划有了这笔钱之后要如何的挥霍，一想到“挥霍”这个词儿我心里就直乐……

—18—

身体好转之后开始上班，对着镜子发现自己的小肚腩经过这几天的折腾似乎瘪回去了一些，这让我有些沾沾自喜，看来，我是塞翁失马啦！

苏朵有一天跑来跟我说有一个好差事要交给我。看着苏朵笑吟吟的，我的心里也乐起来，苏朵说有好差事肯定错不了，我赶紧问是什么好事儿。苏朵说，我爸有一朋友，韩国人，他的儿子现在是咱学校的留学生，想请一个老师帮他辅导中文，你去吧，钱给的可多了。

补课啊？我一听就泄了气，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呢。我说，苏朵要补你自己给他补吧，要不你找杨喆去，省得他到处送破牛奶给别人喝。苏朵一拍我的腿说，丸子你怎么这样啊？一件事儿没完没了的提，我要是能补早就补了，下个月我家苏果就来北京开演唱会了，我还得忙演唱会的事儿呢。杨喆也没时间，他得帮我忙演唱会。

我说，苏朵，您没病吧？那个苏果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流明星，你说你，一会儿天南海北的追人家，一会儿又给人家忙演唱会的，你真当人家跟你姓了一个姓就是你姐呀？你自己得瑟就得瑟去吧，你说你还拉上杨喆，你能不能让他老老实实地找个工作去？

苏朵又照着我的后背给了我一下，她说，丸子你不会明白的，我可不是网上电视里说的那些要死要活的粉丝，那是梦想。哎，反正说了你也没法儿明白，到时候演唱会开了，我带你去看你就会明白了。

“辅导的事情你到底干不干？跟你说，每周一三五辅导，每次一个小时，辅导费100，周六周日每天两个小时。这一周下来就700块钱

呢，一个月2800呢。而且辅导的都是咱们小时候学的那些，也就是跟他读读课文，陪他聊聊天，这么好的差事儿，你说你不干谁干？”苏朵说。

一提到钱我的口气立刻转变了，一个月2800，哇，只是陪着读课文聊天就能挣得比我的工资还多，这可真是一个太不错的差事了！

“这么好的事儿，苏朵你怎么不早说，快把那家伙的电话号码名字统统给我。”我喜笑颜开。

“丸子，你丫可真俗，喏，联系电话名字都写在这张纸条上了，我走了啊？我还得去看看给苏果买什么礼物呢。”

苏朵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这样写着：崔浩，1391581XXXX，留学中心，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去学校的档案科调出了崔浩的档案，里面写着崔浩23岁，首尔人，在青岛留学一年之后来到北京继续读书，主攻方向汉语言。了解了情况之后我拿着手机思考如何与他进行第一次的沟通，我想他之前在青岛留过学，中文应该不会太差劲，一般的交流应该没有问题。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决定不打电话采用短信的方式。我慎之又慎地在手机上打了这样几个字：“您好，我是苏朵介绍的家教，名字叫做沈秋，想了解一下您需要哪一方面的辅导。”

过了很久，差不多一个小时吧，短信回了过来：“您好，很高兴，我的中文不好，见面可以吗？”

第33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2)

“可以的，地点在哪里？”我回复道。

隔了差不多十分钟，他回答：“图书馆，时间是什么？”

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两点十五，于是我回复：“三点钟。”

由于是周六，校园里来往的学生并不多，我走在里面恍然觉得自己又变回学生了。到图书馆的时候我还特意为了这种感觉做了一个试验。学校的图书馆需要划卡才能进去，门口专门有一老师整天跟那儿看着。

到了门口，我装作可怜的模样，我说，老师，我的图书卡忘记带了，您让我进去吧，寝室离这儿挺远的，回去取太麻烦了。

上学的时候我常干这事儿，我干这事儿并不是没事儿闲的，而是我的记性实在是不怎么样，那个图书卡总是被我不知道丢在哪里了。与其满寝室的翻找还不如直接去求看门的老师来得省事儿呢。

看门的老师打量了我一下，她说，我怎么觉着你这么眼熟呢？总不带卡就进来吧？下次别再忘了，再忘肯定不让你进去了。我冲着老师点头哈腰，就她的这番话，大学四年已经跟我说过不止N遍了。

进到图书馆我习惯性地去了二楼我以前经常坐的位置，我坐在那儿给崔浩发信息，惜字如金地发，因为我怕发多了字他看不懂。

崔浩来到二楼的时候我正望着屋顶发呆。对于学校的图书馆我有着特殊的依恋，用我的话说，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要是在里面摆上几张水晶桌然后再喝个咖啡，那绝对称得上是一处环境幽雅、气氛清淡的休养生息之地。就拿我常常看着发呆的这片屋顶来说吧，它设计得简直就跟大礼堂似的。图书馆刚建成那会儿，我能一个人站在外面傻看半天，我想，这可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去处啊。

崔浩给我打电话，里面传来生硬的汉语：“喂，您，在哪里？”

我拿着电话环视整个二楼，那个穿着米白色衬衫，里面套了件白色纯棉T恤，手握着电话的崔浩就这样映入了我的视线。

交谈比想象中的要稍差一些，崔浩只能听懂“您好”、“谢谢”、“没关系”、“这是哪里？”这样简单的日常用语。不过经过我比手画脚的不懈努力，再加上崔浩不断地翻查他手中的电子词典，我们的交谈还算成功。辅导的时间定在每周一三五晚上六点，每次一个小时，周六周日两个小时，费用正如苏朵所言。

想到自己以后每个月会有差不多五千元的收入，我立刻有一种小富婆的姿态了，我甚至开始暗自筹划有了这笔钱之后要如何的挥霍，一想到“挥霍”这个词儿我心里就直乐，可能是有了钱的人脸上泛得光跟别人不一样吧。当我正在为即将到手的钱而在心里乐得合不拢嘴时，崔浩在一旁用半生不熟的中文问道：“老师，您，多大？”

我正襟危坐了一下，尽量让教师性的笑容挂在脸上，为了吐字清楚，我一字一顿地说：“我，25，了。”

“哦，老师，年轻。”崔浩说，然后他伸出了右手，看样子是要与我握手，“老师，朋友。”他说。

—19—

挣钱的时代就这样呼啦啦地到来啦。

辅导的内容很简单，教崔浩一些单词的发音，读一些范文给他听，然后帮他完成课堂作业，一个小时的时间总是眨眼而过。每次辅导结束，崔浩都会送我到学校的大门口，然后跟我说，老师，慢慢走，电话联系。

每次给崔浩辅导结束拿到钱我的心情总特好，这样大概辅导了差不多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常常在梦里看见自己眉开眼笑地拿着厚厚一迭钱跟那儿吧嗒吧嗒的数。

一日，我和崔浩跟学校的小树林里一边啃冰淇淋一边聊天，我们谈到了中国菜，好像还谈到了中国的男孩子如何去追女孩子。我还问了崔浩在他眼里我究竟胖不胖，崔浩一边查他手中的电子词典一边观察我，最后他将词典屏幕上的两个字递给我看，“可爱”这个词儿跟上

面冲我挤眉弄眼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荫照在崔浩身上，他的脸立刻被染成毛茸茸的黄，我当时想，这个外国小男生还真挺可爱。

这时有一个穿着运动衫带着棒球帽的女生进了小树林来到了我俩身边。这个女生看样子很激动，手舞足蹈的，她一来就叽里哇啦的说了一大堆，我一句也没听懂。崔浩在她的叽里哇啦下也回敬了一顿哇啦叽里。两个人在我的身旁说得我头直晕，可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微笑地看他们。后来那个女生很生气地走了，崔浩则坐在那里生闷气。好一会儿，崔浩才说："老师，今天辅导，到这里，不好意思。"

第34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3)

崔浩破天荒的没有送我到校门。

晚上收到崔浩的一条短信，上面写着“你好吗？”三个字，我对着这三个字思考了半天。就中国的语言来说，这样的三个字未免过于暧昧，久别重逢的语境里男女双方最爱用这个。不过要是从崔浩这个中文不太灵光的留学生角度来讲，他恐怕是对下午的事情感到不好意思要来跟我说抱歉之类的话。

于是我回复说：“我很好，没关系。”

回完之后再没收到崔浩的短信，跟林宁在电话里闲聊了一阵儿洗了个澡我就睡了。

这段时间我跟林宁依旧不温不火地保持联系，我妈那个老太太总是一脸坏笑地偷看我的短信，要是赶上我跟林宁通电话她准会赖在我身边偷听，怎么赶都赶不走。苏朵和杨喆最近也没有什么消息，一给苏朵打电话她不是在帮她爸卖楼就是在给她那个偶像苏果准备演唱会，忙得倒也优哉。

第三天辅导的时候那个女生又怒气冲冲地来了，这次她矛头直指我，她用比崔浩还烂的中文说：“你，勾引，不——要——脸。”

这么几个简单的词被她说得支离破碎，但我还是听明白里面的意思了。敢情这位是崔浩的韩国女友，她一定以为我整天跟崔浩在一起是在勾引他男朋友呢。天地良心，我只是想挣点儿外快，为了钱而已，要是勾引，我丸子哪儿有那么大的能耐啊。再说了，中国的优秀男人那么多，我干吗要找一个比我小的外国人，拿来当孩子养啊？

我本来是想解释的，不过我没说几个字就放弃了。我终于发现，语言不通是一件多么令人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崔浩刚开始还用我听不懂的鸟语辩解几句，后来他也干脆不说话，就只听那个女生一会儿冲着崔浩说韩语，一会儿冲我说“不要脸”之类的中文。

后来那个女生说够了转身离开，我推了推还在那儿坐着的崔浩说，去追。

崔浩叹了一口气，干巴巴地跟我说了句“不好意思”，就拿着衣服追她那位韩国女友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突然就觉得累了，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这年头，钱可真不好挣啊。

周末的时候崔浩约我出去吃饭，被我婉言谢绝了。于是崔浩一遍一遍的打来电话，我一遍一遍地拒接。我的拒接是有理由的：崔浩的中文还没有到可以跟我自由交流的份儿上。

可是这个小男生看起来倒是很有不把电话打通绝不罢手的决心，我的手机在他的决心下没完没了地响，跟抽了似的。在一旁陪我吃饭的林宁看不下去了，他说，不管怎么样，你倒是接电话啊。

我将电话接起，崔浩用磕磕绊绊的中文说：“老师，出来，吃饭，一起，我想，说话。”

我说：“没关系，你处理你的问题，处理好了咱们再辅导。”

崔浩说：“处理？什么，意思？”

崔浩显然不懂“处理”这个词的含义。我就说我们语言不通根本没法儿沟通。崔浩还跟那儿重复那几句：“老师，出来，吃饭，一起，我想，说话。”

我说：“好的，你在学校等我。”

撂了电话我和林宁继续吃午饭，我吃得不紧不慢。林宁看着我的脸说，你要是有事情，先走吧。我摇了摇头，我说，没什么，一个学生，让他等着吧，我们吃我们的。林宁放下筷子说，当老师的让学生等着不好，快去吧，你不用顾及我。

听林宁这么一说，我的心有点儿动了，其实早在崔浩给我打第一遍电话的时候我就有点儿吃不下了。我的眼前全是这个外国小孩儿像麻花一样拧拧着的眉毛，可是我也不好说走就走，丢下林宁一人跟我家干嚼饭吧？

这时我看见上次苏朵追星回来丢在我这儿的一堆小喇叭跟墙角里冲我挤眉弄眼的，心中顿时有了主意。我跟林宁说你先吃，我上趟卫生间。进了卫生间我就给苏朵打电话，电话那端的苏朵声音懒洋洋的，估计这会儿正睡回笼觉呢。我说，苏朵，你吃饭没呢？没吃来我这儿吃啊？被电话吵醒的苏朵声音昏昏沉沉，她说，丸子，你丫死去吧，我睡觉呢，不吃。我立刻摆出一副哈巴狗的模样，说，苏朵，快来我这儿，我有事儿求你，真的，十万火急呢。苏朵在电话里翻了个身，什么事儿啊？不行，我困着呢，这几天给我们家苏果准备演唱会累死了。

第35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4)

我急了，不过想到客厅里还有林宁在，只好压低声音说，你大爷的，苏朵，你能帮那个什么破明星弄演唱会，就不能帮帮我?

苏朵看样子是被我给骂精神了，她的声音就跟刚洗了澡似的，倍儿清爽，她说，什么事儿啊？你看我这儿好好的一梦被你搅和了。我说，你就别管了，马上来我家。苏朵说，那行吧，一个小时后到。我被苏朵这一个小时弄得都想浸在马桶里自杀了，不过考虑到人死也得死的清清爽爽，不能弄得满身污秽到时候阎王爷都不能收我。我怒气冲冲地跟苏朵说，姑奶奶，我求您了，二十分钟，就二十分钟，马上来！苏朵在电话那端毫不示弱，她像武松打虎般大吼一声，二十分钟？我连内衣都没穿呢！我可怜巴巴地说，苏朵，没时间了，你快点儿，真的，等那么长时间黄花菜都凉了。

从卫生间出来后我捂着肚子讪讪地跟林宁说，不知道吃错什么了，有点儿拉肚子。说完我就后悔了，人家正夹菜呢，我提哪门子拉肚子啊。

二十分钟后，苏朵来敲门了，我手舞足蹈地去开门。苏朵上下打量我，然后来了一句特喷血的话，你丫的，干吗那么着急，我连胸罩都没来得及穿。

我赶紧拉过苏朵给林宁介绍，我说，林宁，这苏朵，上次她来我家，你们都见过了吧？上午还跟我打电话说她中午没地儿吃饭了，这不就叫她来这儿跟咱一起吃了。

苏朵多聪明个人儿啊，见我这么说，立刻打圆场，是啊是啊，自己跟家吃饭特没意思，来跟你们混混，不介意吧?

林宁笑得特文明，不过我看他那眼神也没少在苏朵胸脯上溜达。我在心中暗想，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其实骨子里也流氓着呢。

我给苏朵盛了碗饭，然后借机跟林宁说，正好苏朵来了，那你们就先吃着，我去看看我那学生怎么样了，林宁你别客气，苏朵跟我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

林宁特善解人意地说，沈秋，你快去吧，真不用顾及我。

拎了包我迅速下楼，在出租车里苏朵打来电话，她说，丸子，你什么意思啊？就这样把我一人丢这儿了？我怎么应付你这个白马王子啊？我说，应付什么啊，该吃吃该喝喝，你还说呢，还不是你给我介绍的那个韩国留学生，他现在指不定跟那儿站着扮木头桩子呢。行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明白，你就替我陪陪林宁，我快到学校了，不跟你说了。

到了学校。崔浩就站在校门前，他的额头上汗丝丝的。我说，站了很久？崔浩重复了几遍我的话，他是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了之后他说，嗯，电话后，在这儿。

我看着崔浩额头上的汗被午后的阳光照得亮晶晶，还有他的眼睛，特单纯。其实我们之间的矛盾轻而易举就可以被解决的，崔浩的女友误解了我，这样的误解只需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就大可不必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可惜我们语言不通，没法儿交流，我也没有力气去找些杂七杂八的既懂中文韩文也不错的人来为我们化解。我只是想挣钱而已，拿到钱之后剩下的事情就不归我管了，就让那个韩国女朋友认为我是个不要脸的人吧。

崔浩还在看我，他的眼里带着疑问，我被看得叹了一口气，我说，崔浩，我们不能辅导。

“Why？”崔浩一急连英文都说了出来。

“因为，辅导，让你和你朋友不快乐。”我慢慢地说，并用手势增强我的语气。

“不，不，不，没有不快乐！”崔浩连连摆手。

“你的朋友她不高兴，我希望，她能快乐。”我说。

崔浩想了一会儿，他又在一点一点地翻译我的话，“不，不，她，没有，不快乐，她，回韩国。”

“你朋友回韩国了？”

丫的，崔浩的女朋友不会被气得回国了吧?

“嗯，她回国。”崔浩说。

“你，回国去解释。”我说。

“解释？是什么？不，我要辅导！”崔浩倔强地说，就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哭喊着一定要弄到手的坚定。

“不行，你回国。”我觉得头都大了，看来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也说不清了。

第36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5)

“不，辅导，我要辅导，辅导，快乐！”崔浩再次倔强地说。

“我不辅导！”我也火了。

说完这话我打车就走了，车驶出去好远，崔浩却仍在校门口站着。他的内心究竟是用什么充满的？是无辜还是倔强？

一连几天崔浩打来的电话都被我拒接，他无论发来什么短信，我统统只回复一句话：“我不辅导！”

不用给崔浩辅导之后日子像缺少了点什么似的，其实就是缺钱，我给自己的缺少下了这样的定义。苏朵那家伙似乎来我这儿上瘾了，一到周末准往我这儿赖，我和林宁，我们仨一起烧饭，一起去游乐场，这小日子过得还真有滋有味。

—20—

苏朵说她家苏果的演唱会就这个周末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她不知跟哪儿弄来了一辆货车，将一箱子一箱子的东西拉到我的住处，堆满了我的客厅。

苏朵说我的住处是离体育馆最近的场所啦，东西放在我这里既划算又安全。我看了苏朵的那些大箱子，有10个箱子里面装的是白色体恤，就跟上次苏朵追星回来穿的胸前带卡通果酱的那个一模一样，另外七八个箱子分放着小喇叭、灯牌、条幅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杨喆整天跟着苏朵忙里忙外的，见到我就跟老鼠见了肥猫似的，看样子他还在为牛奶的事儿耿耿于怀。

演唱会在周日晚上如期举行，苏朵天还没亮就来到了我的住处，杨喆跟在他身后。令我惊讶的是，林宁居然也来了。我说，林宁，你也跟着她疯？林宁笑笑说，我来做搬运工。

他们三个人就像蚂蚁搬家似的，肩扛背顶地将十几个大箱子搬到了楼下的货车里，我看见货车的外面写着“xx超市”，敢情这车也是林宁借给苏朵的。

我本来就不想参与这个费力又劳神的破演唱会，所以看着他们三个搬箱子我就以看家为理由，赖在屋子里不动。直到东西都搬完我还赖在沙发上打哈欠，苏朵不由分说就把我拽进了电梯塞进了车里。车开起来之后，苏朵说，你今天得给我当力工，别想赖在家里。

到了体育馆的时候，天已微亮，我隐隐约约地看见体育馆门前一堆一堆的聚集了好多人，苏朵说那都是各家的粉丝。

最近的天气还谈不上冷，可我看见那些粉丝个个小脸通红，可能是等得久了又兴奋的缘故？苏果的粉丝团队人数最为庞大，下车之后苏朵就拉着我给每个人发服装和小喇叭，忙得我晕头转向。

苏朵还让林宁代她组织大家排好队并领着大家喊口号，口号有好几个，什么“苏果苏果，最真自我”之类的，还挺有意思。我看见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林宁此刻拿着个大喇叭跟大家一遍一遍地说着口号要喊几遍，顺序是什么，讲完这些他居然身先士卒地带着大伙喊起来。

我当时就疑惑了，林宁这丫不会被洗脑了吧？

门口的其他队伍看见苏朵的队伍喊口号也跟着喊起来，什么样的都有，五花八门，居然有一个是什么“xx我爱你，北京就是你的家。”，我当时就笑喷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一点儿都不押韵。

苏朵带着我和杨喆还有几个队伍里的人先进了体育馆，门口的保安拦了我们一下，苏朵塞了200块钱给他，他就挥挥手让我们进去了。

进去之后我看见里面还有几对人马正跟那儿挂条幅，吹气球，他们挂的条幅上写的都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名字。我问苏朵，这不是苏果的演唱会吗？条幅上的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苏朵说，要是光是我们家苏果的就好了，是好几个明星一起的拼盘，所以我们“果酱”可不能给苏果丢人，现在各家都铆足了劲儿等着比拼呢。

我“哦”了一声，不过我倒是没想苏朵说的什么比拼，我想的是，这门口的保安还真不赖，一家粉丝塞给200，就那么光站着都能挣钱呢。

苏朵让我跟其他几个人一起吹气球，我从小就对气球有阴影，连着摇头摆手。看着其他人都在不停地忙碌我也不好干站着只能跑去帮杨喆挂条幅。杨喆看见我来跟他一起挂条幅，有些不知所措，他说，丸子，你别生我气了，牛奶的事儿我也不想。

第37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6)

原来杨喆真的还在为牛奶的事儿觉得愧对于我呢，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其实我早就不生杨喆的气了，那么多年的朋友，谁还能真记仇啊？不过我还是装作特严肃地说，你以后少弄这些了，赶紧认真找个工作得了，别老整天想着一夜暴富。

这些话我是发自肺腑的，大学毕业，我们四个人，就杨喆一个还飘着，他不愁我都替他愁。

“嗨，知道了，工作哪儿那么好找啊。”杨喆见我不生气了，表情立刻活跃起来，他凑到我耳边跟我说，“看见没？外面那些歌迷的灯牌条幅还有小喇叭什么的都是从我这里买的，这次我不但把上次赔的钱给捞回来了，还小小的赚了一笔呢。”

就在这时，忽的听见后面有人喊：“老师，老师！”吐音奇怪，语气生硬，我的心当时就哆嗦了一下，不用猜，就这发音，肯定是崔浩没错儿。

崔浩穿着苏朵的“果酱”衣服笑得像太阳似的来到我身旁，他说：“老师，您也在。”

我笑着答应了一声，心里却比苦瓜还苦。

“你学生啊？”杨喆在一旁说，“苏朵找来的，这几天跟着忙活了不少呢。”

崔浩看着我又看了一眼杨喆，他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只能跟那儿扮太阳傻笑，杨喆说完，他说：“老师，我帮你。”

我赶紧说：“不，你去吹气球。”

“气球？什么?”崔浩不解地看我，眼睫毛忽闪忽闪的。我指了指旁边地上的那些气球，崔浩立刻明白了，他跑过去抓起几个就在我身边吹开了。我本来就害怕气球，崔浩还鼓个腮帮子一个劲儿地在我旁边吹，吹得我浑身鸡皮疙瘩都掉地上好几回了。

这样忙了好一阵子，门外的保安进来赶我们出去，说是那些明星一会儿就到了，要先在这里彩排晚上的节目，闲杂人等都得出去。

各路人马磨磨蹭蹭地都不肯走，保安见没办法，就叫来更多的保安，他们一个一个就跟老鹰抓小鸡似的开始清场。

苏朵拉着我迅速跑到卫生间，我们两个一人蹲着一个坑，大气都不敢出。过了好一会儿，场馆里面渐渐没了声音，估计是人清得差不多了。我和苏朵跟贼似的悄悄潜回场馆，刚到侧门就被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堵个正着。那个人扯着我和苏朵说，不都叫你们出去了吗?

苏朵又从兜里掏出钱来，她说，叔叔，您就叫我们待一会儿吧，我们看一会儿就走，绝对不吵也不闹，真的，我发誓。

领导模样的人一副为难的样子，苏朵见机把钱塞到他的衣兜，五百哎，我当时就想，这得给崔浩补5个小时才能挣回来呢。领导把我和苏朵拉到侧门外，他将挂在脖子上的工作证给了苏朵，这时恰巧有一个工作人员从我们旁边经过，那个领导叫住他说："小张，把你的工作牌借我一下，你说，我这亲戚家的孩子非要看明星。"

领导模样的人将另一个工作牌递给我，并嘱咐我们说："你们两个可千万别给我添麻烦，看一会儿就得了。"

我和苏朵两人挂了工作牌大摇大摆地走回场馆，那些明星还没来，里面清一色的工作人员，大家各自忙着舞台灯光也没人在意我和苏朵。苏朵又带着我贴了许多她家苏果的宣传条幅和海报，直到整个场馆看起来就跟是苏果的主场似的苏朵才心满意足地罢手。

干完这些我和苏朵就坐在台下等着那些明星来彩排，这个时候我还真想看看那个苏果究竟几头几臂居然把我们苏朵迷成这样。

苏果进来的时候，苏朵眼睛明显的一亮，不过她并没有动，只是淡淡地指给我看。我顺着苏朵手指的方向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穿着白色半袖T恤的人缓缓地走了进来，她想都没想就坐到了我和苏朵旁边，苏朵距离她只有两个座位的距离。

我认真地看了这个苏果，很瘦弱，一边看节目单一边喝着水。如果不是苏朵整天在我面前提她，我估计让她从我身边走上一千遍一万遍我也看不出她哪儿像个明星。可能是水喝急了，苏果呛了一下，一旁的苏朵赶忙递上纸巾。

苏果愣了一下，随即接过纸巾，她擦了擦嘴，脸上露出很灿烂的笑容，她说，我常看到你，总跟着我到处跑吧，辛苦你了。

第38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7)

苏朵有点儿不好意思，她点了点头，说，很喜欢听你唱歌。

那个苏果又笑了，她摘下墨镜，露出亮亮的眼睛，她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大伙都在外面站着练口号，让大家找地方休息一下吧，晚上才演出，这样大家太辛苦了。还有这些条幅，我都看到了，很喜欢，谢谢你们。我晚上一定好好唱歌给你们听。

一个明星像个邻家姐姐似的跟你说这些，我都有点儿感动更别说苏朵了。我看见苏朵的眼泪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苏朵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哽咽了半天，没敢说话。这时刚好舞台上有人叫苏果的名字让她上去彩排，苏果拍了一下苏朵的肩膀说，我上去彩排了。

苏果走后，苏朵掉了好一会儿眼泪，我虽然还是不能理解苏朵为何能哭成这样，但是细想一下，似乎又是在情理之中了。苏朵抹着眼泪从兜里像变戏法似的掏出几块巧克力，又拿笔在一张纸上写下“果果，你太瘦了，排练累了吃巧克力吧”。

出门的时候，苏朵蹲在地上又哭了一阵，哭得我心里特难受，可是又不知道要如何去劝解。

晚上的演出，那个叫苏果的明星一直冲着苏朵带领的“果酱”方队唱歌，“果酱”们的座位位置不太好，在媒体席的对面，也就是舞台的后方。苏果上了台也不顾那些媒体，就一直冲着苏朵他们唱歌，害得那些媒体记者不断扛着摄像机转到舞台背面来拍。我坐在“果酱”的方阵里，听着他们不断呐喊苏果的名字，不断摇动着手里的荧光棒和灯牌。

一首歌唱罢，苏果对着“果酱”说：“其实能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唱歌一直是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之后我才明白我的梦想是许许多多的人一起帮我撑起的。我不觉得大家喜欢我是应该的，我只是觉得，你们给我的爱我要去报答。或许，我们这些80年代的人生来就孤独，又都爱做梦，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是把我看成你们自己，

所以从走上舞台开始我就是带着你们所有人的梦想在唱歌，我想唱给你们听，因为我不能辜负了你们每一个人的梦想。”

我看到苏朵又在一旁掉眼泪，在这样的氛围里提及梦想我的心也跟着被感染了。我从来就不知道梦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从小到大，我被家人安排着念书工作，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我想苏朵也是一样，我们没有梦想，我们随波逐流地生存，看到喜欢的衣服就买，看到不错的电影就看，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看。人生有很多年，其实很漫长，但是真正过得有意义的却没几天。苏朵可能正如台上的苏果所言，她找到了自己的梦想，她把苏果看成自己一样去爱护去支持。

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肯离去，包括其他明星的粉丝。我想，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面站了那么一个小小的人在唱歌却能吸引很多很多人为他们呐喊为他们流泪，或许我们的心灵真的需要归属感，需要一个可靠又能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充满希望的归属。

苏朵找到了这样一个归属，所以她付出她很快乐。

曲终须将人散，我们几个站在空荡荡的体育场门外，北京的夜空繁星点点，空气中透着微凉，大家都没有说话，好一会儿，崔浩用不流利的中文说：“老师，您回家？”

崔浩的话划破了大家的沉寂，林宁说他开车送大家回去，却发现人群中少了苏朵的身影，林宁有些急，他给苏朵打了几遍电话不过都没人接。

我和崔浩只好返回场馆寻找苏朵。

演唱会的场馆其实是在一个冰球馆里临时搭建的舞台，刚才很多人在里面的时候并未觉得冷，现在人都走光了，进到里面才方觉有些瑟瑟发抖。崔浩站在我身边，他把自己的花格子衬衫脱下来给我，我没接，崔浩看我不接就要给我往身上穿，我真是拿这孩子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胡乱套在身上。

我和崔浩在场馆里走了两圈也没看见苏朵，后来从侧门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她正和几个穿着“果酱”衣服的人跟那儿站着商量事儿。他们个个表情凝重，到了近前问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演唱会有个投票的环节，是通过手机短信评出当场最具人气的明星，苏果落选了，只有5000多票。

第39节：CHAPTER0680后的梦想(8)

我说：“落选了咱们下次再努力，你们也不要伤心。”

其中一个“果酱”说：“我们说的不是这事儿，投票的钱是大家共同凑的，我们都有统计，一共1万多块钱，一块钱一票，应该有1万多票，怎么就只有5000多？”

“会不会你们统计错了？或者是主办方的问题？你们等着，我去帮你们找主办方问明白。”我说着就要给外面的林宁打电话让他看看主办方的车是否还停在体育馆外。

“不用找了。”苏朵拦住我，“大家的钱一直都放在我这里，票也是我统一投的，是我的问题。”

“苏朵姐，大家都很敬重你，觉得你为咱们后援会做了太多，所以很多事情都听你的，但这件事儿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另一个“果酱”说。

“我对不起大家，我回去把钱凑齐一一返还给大家。”苏朵说。

“苏朵姐，你不会真的私自动了大家的钱吧？你知不知道那个钱是大家给果果投票的钱，你怎么能动？”又一个“果酱”说。

“我只能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大家那么信任我，我会把钱返给大家的。后援会我也没有脸再待下去了，以后果果有什么演出就靠大家支持了。”苏朵黯然地说。

到此我才算将事情听明白，按照苏朵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凑给苏果投票的1万多块钱只有5000多用在了投票上，而剩下的5000多被苏朵私吞了。这怎么可能？如果你说被我丸子私吞还大有可能，说苏朵私吞，打不打死我我都不相信。我不相信是有根据的，一来苏朵的爸爸是富商，她会在乎5000块么？二来苏朵对苏果的感情已然不是粉丝对偶像的情感，苏朵是把苏果看做自己，谁会自己吞自己的钱？

可是苏朵说的那些话，明明就是承认了她拿了大伙的5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朵姐，既然事情这样了，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大家觉得很难过，你没有对不起大家，你对不起果果而已。”其中一个“果酱”说。

“那就这样，我走了，会把钱还给你们的。”

走出场馆，外面的杨喆早已不耐烦，林宁则满脸焦急地看着我们。苏朵的脸色不好，在车上我也没敢再问什么，倒是杨喆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天如何如何的累，总算结束了。

先去送崔浩回学校，崔浩下车的时候冲我摆手，他说：“老师，接电话，明天。”

崔浩走后，苏朵叹了口气，她幽幽地说，杨喆，我给你的投票钱，你都投了吗?

杨喆没有立刻回答，他支支吾吾的态度让事情一下子就在我脑海里真想大白。我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转过头去，我说，杨喆，你什么事儿都敢干是不是?

杨喆不说话了，这个时候我倒希望他可以声色俱厉地跟我辩解一下，可是他偏偏不说话，他不说话就代表着默认了。我拿起演唱会上的小喇叭狠狠丢向杨喆，喇叭“啪”地打在了杨喆的脸上。

杨喆没动，就像一座保持低头姿态的雕塑，任凭喇叭从他的脸上滑下来掉到他的腿上又翻滚到车厢里。一旁的苏朵这次再没像平时那样帮着杨喆说话，她默不作声地将头扭向窗外，轻轻地拭去泪水。林宁在驾驶的位置上看了我一眼，同样没有说话。我想，完了，我在林宁面前的淑女形象就要因为杨喆而荡然无存了。

“杨喆，你丫还是不是人？这种钱你也能拿？你有没有看到苏朵为了这个演唱会付出了多少？那么单纯的一群人，你怎么能拿他们的钱？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疯了你去抢银行！你去做鸡做鸭！你他妈别侮辱粉丝！”完了，我一激动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千年淑女形象再次毁于一旦。

苏朵下了车，杨喆也跟着一起下了，他什么都没说，自顾自地走了。车里只剩下我和林宁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林宁说，你今天

的话说得有点儿重了，怎么说都是有脸的人。

“你不知道，对于苏朵来说，这件事——”我说了一半说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此时的我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表述苏朵的痛苦，也或许我的描述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不是苏朵，我不能代替她去表达，即使表达了，也只能是她感受的千分之一，或者更少。

第40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1)

CHAPTER07太监见皇帝

大学时代罗婷的高傲更多的是出于她的内心，那种因为得不到一切而藐视一切的高傲。而今天我眼前的罗婷，她的那些傲慢却是凭借着周身的珠光宝气，让人觉得分外的油粉。

—21—

苏朵病了。

演唱会的第二天就病了，嗓子发炎，一说话就乌拉乌拉的，还伴着低烧。我去的时候林宁正在旁边照顾着嘴里含着体温计头上敷着温毛巾的苏朵，这让我颇感意外。

我将买来的水果递给林宁，林宁看着我笑了一下，接过水果就拎着送到冰箱里了，他还对苏朵家挺熟悉。

苏朵不爱说话，半死不活地冲我和林宁比比划划，示意让我们坐下。

“医生怎么说？”我问苏朵。

“就是上了点儿火，打点儿消炎针，休息几天就好了。”苏朵回答。

“行了，您还是别说话了，您这一说话我嗓子都跟长了刺儿似的。”

“没事儿，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苏朵说。

“都这样了还什么事儿啊？养好了再说吧。”我说。

“丸子，票的事儿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大家。最近苏果有一首新歌在打榜，你号召号召咱学校的学生投点票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苏朵继续用她那破嗓子污染我的耳朵。

“行行行，什么都行。”为了不让苏朵再多费口舌祸害我的耳朵我将事情一口应了下来。

回到学校里我就一直琢磨着这事儿。

我所在的宣传部正好负责学校的校报，第二天我就借着自己的那么点儿小权利在上面发了个标题为“你曾为梦想哭泣过吗？”的署名文章。我在里面将梦想说得天花乱坠。不动笔写东西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居然这么具有文字天赋，看着这篇关于梦想的文字我自己都被自己的假象感动了，刹那间我恍惚得觉着自己也有伟大的梦想了。当然，文章绕来绕去都是为了苏朵的愿望服务的，我在文章的末尾注上了投票地址与投票方式。

在给学生上公选课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以苏果这个歌手的北漂经历作为典型来教育我的学生，我说你们趁着年轻有了梦想一定要勇敢地去追求，不要等到半老徐娘的时候回忆自己的从前就跟一张白纸似的，干巴巴没有色彩。我还常常真真假假地跟我的学生开玩笑，有一次我说，给你们留个作业，给苏果这个歌手用手机投上一票，投完把验证码交上来我检查。当时底下的学生“哄”的就笑开了，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小男生说，老师，你看起来越来越瘦了，是不是花痴给闹腾的啊？

我跟我的学生经常这样开玩笑，我从来就没把他们当学生看过，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身份不是限制，50岁的老太太也爱弄得花枝招展，就像我妈，愉悦的心情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帮助苏朵给苏果投票的事儿我跟学生不厌其烦地说了差不多有半个月，还真有学生没课的时候跑我办公室拿着手机让我检查他们的短信验证码。有几个笑嘻嘻的拿着手机跟我说，老师，您看我们响应号召票也投了，期末的时候别抓我们补考呗，给个及格就行。

对于这样的学生我总是报以一脸坏笑，其实他们那点儿小心思就跟我当年当学生那会儿一个样儿我全都了解。

苏朵病好之后，林宁有一天提议说叫上杨喆和苏朵，四人一起去后海划船。

傍晚时分，林宁先是开着小车来我的住处接了我，而后又去接了苏朵。去接杨喆之前，林宁征求我的意见，他说叫上杨喆吧，都是好

同学。这林宁肯定是把我当成又酸又没肚量的小女人了，我丸子是那样的人嘛我？于是我轻描淡写地说，接吧，人多才热闹。

傍晚的后海，一片灯火辉煌，在选择船的样式上我跟苏朵发生了分歧，我对普通的木质船很感兴趣，可苏朵偏偏喜欢那种鸭子样式的。几经口水仗，在林宁和杨喆都支支吾吾不太赞成我的情况下，我终于败下阵来，跟着苏朵上了她那条贼鸭船。

上了船的苏朵摆出一副老佛爷的姿态，一会儿让杨喆给她捶腿，一会儿又让林宁递水果，要知道，我可是跟哪儿喊了半天倒茶都没人搭理的。最后还是林宁够意思，他递给我一串葡萄说，你别生气哈，之前不是讲好的，上了谁的船谁就是大王嘛，去，给你一串葡萄跟湖里的鸭子玩儿会吧。

第41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2)

我差点儿就叼着葡萄投湖自尽了，事实上，不用我主动去投，那湖水早就对我蓄谋已久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拿着葡萄去逗鸭子，那群鸭子看有人拿着东西喂它们，自然乐得往我这边奔。可鸭子也不傻啊，到了近前一看我手里是葡萄，不是他们爱吃的大青虫，就都不高兴了，一个个扭着屁股要走。好不容易才勾引过来的，哪能那么容易就让他们走了？于是，我顺势抓住离我最近那只的脖子，也赶巧了，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电艇从我们的船边经过，鸭子们受了惊，呼啦啦都往天上飞，我手里那只当然也不例外。它突然那么一扑腾膀子，我一害怕，腿一抖，身子就失去了平衡，整个人也就跟着鸭子飞起来啦，飞起来之后当然还得下落，下落的地点儿除了这泡湖水也没别的地儿啊。

我落水之后就看见船上有一矫健的身影扑进了水里，当时我太慌了，也没看清下水救我的是谁，只顾着跟着他往船上爬了，不过在水里的时候我估摸着这人得是林宁，杨喆那家伙能救我？他那胆儿比针鼻儿还小呢。

等我被弄上了船，镇静下来之后，却发现身旁林宁的身上干爽爽的，而不远处的杨喆却跟个落汤鸡似的趴船里喘气呢。林宁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到我身上，他不住地说，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呛到没啊？

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对自己的落水事件做了如下总结：1.野鸭子真的是会飞上天的。2.看来我不需要减肥而是要增肥了，怎么能说被鸭子带飞就带飞呢？3.如果我的手以后再欠，再随便揪人家的脖子，你就替我剁了它。4.杨喆这人还成，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他啦。

—22—

周六那天表弟小吉来找我，他一进门就冲我可怜巴巴地说，姐，你能不能借给我一些钱。

最近林宁跟我说他的超市出了点儿问题，他要去处理，不能老来我这儿了。所以闲暇时我只好一个人捧着薯片在网上斗地主。我吃着薯片歪着脑袋问小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没有告诉我一声？去海南这么久手艺学得怎么样了？你借钱干什么？"

表弟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说，姐，我结婚。

"什么？"我一激动，薯片撒了一地。

这洒落了一地的薯片让我想起了苏朵，我想起了我们曾经一起窝在寝室里啃薯片的日子。

苏朵这个家伙病好了之后就整天坐在他爸的办公室里写一些策划书，售楼的、开发的、酒店管理的，什么都有。有一次我去找她，她对我爱理不理的只顾对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敲键盘，我还以为她又发现了什么好玩的游戏呢，三下两下就窜到了她跟前，结果我发现，以前只知道吃西餐买漂亮衣服的苏朵居然在写策划案！

苏朵见我一脸惊讶，一本正经的跟我说，丸子，我找到梦想了，那就是写出世界上最完美的策划书让我爸去执行。

还有上周的时候，苏朵的苏果再一次来北京参加一个拼盘的演出。我从我的学生那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给林宁打了电话，我是想跟林宁一起去看演出。我想，好歹那也是苏朵的最爱，我们给苏果捧场，就是对苏朵的支持。而且上次发生了那么不愉快的"投票事件"，我想以苏朵的性格是决计不会再去看苏果的演唱会了。这样如果我去了，回来的时候也能给苏朵讲讲现场的情况。

不过，电话打了好几遍，林宁都没接。

晚上，一个人溜溜达达地去看了演出，结束之后我随着人流涌出场馆，刚想坐车回住处，就看见那辆我非常熟悉的银灰色别克停在街边，林宁正在给苏朵开车门。

我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直到林宁的小别克驶出我的视野。我想，林宁陪苏朵来看演出这也没什么，谁还没几个朋友呢?

那晚北京的夜风有点儿凉，我抱着肩一个人磨磨蹭蹭地走了好久。

……

“你结婚？我没听错吧？”我喝了几口水好让自己的思绪重新回到现实中。

“真的，姐，我得结婚了，你借些钱给我吧。”小吉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从地上拾起薯片放到嘴里，“姐，你那儿有多少钱？”

第42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3)

“没多少了，你跟谁结婚？真的假的呀？你不会从海南带回来一个小媳妇吧？”我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的确难以置信。

表弟小吉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童年的记忆里，小吉总是跟在我屁股后头，哭丧着脸说，姐，我爸又喝酒去了，你给我买点儿吃的吧，我饿了。

打小我就看见小吉的脸上无时无刻不透露出懦弱与愤怒。念小学的时候，小吉动不动就被他那酒鬼爸爸撵出家门，没地方可去的小吉倒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只要你看见他流着鼻涕跟我们家门口一站，那准又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姨夫喝多之后把他给撵出来了。

我姨死得早，我妈多年来孜孜不倦像爱惜自己儿子一样疼爱着小吉。我妈常跟我说，我就那么一个妹妹，还死了，你说剩下这么一个孩子，我不照看谁照看呢？

可是毕竟是没了妈妈的小吉，我妈再怎么样，也无法填补他那份缺失了的母爱了。

小时候小吉总受人欺负，无论对手强弱，每次打架他都能被人顺利地按在地上，弄得他那张小脸整天就跟洗不净似的。这个时候通常的情况下英勇的我总会出现，我一边拉起地上的小吉，一边挥舞着书包，我说，马王爷有几只眼你们不知道吗？敢欺负我们家小吉，你们找死呢吧？

小吉回到家里总是一个人掉眼泪，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后来长大了，小吉当了兵，不过回来之后也没怎么见他有个军人的气慨，一如既往地低头走路，一如既往地一遇到事情就跑来找我：“姐，这个怎么办那？姐，那个怎么办那？”

多少次，我批评小吉，我说，男子汉，抬起头，你畏畏缩缩的连我都看不起你。小吉总是说，看不起就看不起吧，长这么大，也没谁

看得起我。

现在小吉居然要结婚了?

几个月不见，这个说是跑去海南学厨师手艺的小吉要结婚了？这个唯唯诺诺一见到女孩子脸就红，连话都说不好的小吉居然要结婚了?

你说，我能相信这是确实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你跟谁结婚？”

“小英子。”

“小英子是谁？”

“王小英，我们，我们三个月前，认识的。”

“王小英又是谁？爽快点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事情发生的经过。你这么突然弄出一个王小英，我知道是谁啊？”

于是，小吉吃着地上的薯片，开始了他的讲述，中间稍有停顿，那是他去饮水机里接水喝。小吉跟我反反复复地说了近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心想，这孩子长大了还真是有主意了，这么大的事儿他都能干出来，拿结婚当儿戏呢。

关于小吉的事情，总结出来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小吉三个月前到海南学厨师手艺，在饭店里结识了另外一个打工女王小英，两人从一来二去发展到眉来眼去，又从在饭店里的眉来眼去发展到了床上的呼来唤去。

现在，王小英怀孕了，他们必须得结婚。

“你爸知道这事儿吗？”我问。

“我没敢跟他说，说了他肯定揍我。”小吉低着头。

“这事儿现在还有谁知道？”我又问。

“没谁了，就你和我还有小英子。”小吉说，“姐，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那？”

“什么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结婚呗，要不你想怎么办？”

“姐，真结婚吗？”小吉眼睛卡巴卡巴地问我。

听小吉这么一说我没当场给气死，我说：“你究竟喜不喜欢那个小英子？”

小吉想了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喜欢吧。”

“还喜欢吧？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喜欢你跟人家睡觉？还睡出孩子了？”我真是生气，这个小吉生孩子怎么不见他懦弱了呢？

“姐，你说我能谈喜欢吗？像我这样一个人，能有个老婆就不错了，还谈什么喜不喜欢。”

被小吉这么一问我心里顿时难过起来，是啊，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凭什么他小吉就要从小失去母亲？凭什么他小吉的父亲就要对他不闻不问？

“结婚吧，小吉，现在只能这样了。”我说，“人家有了你的孩子只能结婚了。”

第43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4)

“那姐，你能借给我多少钱？我现在没钱，结婚也没地儿住啊。”小吉说着蹲下去掏烟，见我盯着他，就将掏出来的烟放了回去。他自嘲似的说，姐最不喜欢有人在屋子里抽烟了。

“我这儿现在没有多少钱，我也是才工作几个月而已。这样，我去找我妈说这事儿吧，这事儿我还真自己解决不了。”说着我拿起外套就往出走。

小吉一下子拦住了我，他说，姐，这事儿千万不要跟我姨说。

“怎么了？”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怕我姨跟我生气，从小到大，我总惹她不高兴，这事儿咱自己解决吧，行不，姐？”

“那最后我妈能不知道？”

“那时候木已成舟了，姐，就这么定了吧，你是不是能借给我钱？”

我从皮兜里掏出银行卡扔给小吉，“去吧，拿去用吧，密码是我生日。”

“那姐，我先走了，我看看还能不能再借点儿钱去。”

第二天，小吉又来了。

我正在睡午觉，林宁超市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小吉进了门就冲着我屋子里的各个角落贼眉鼠眼，我预感到大事不妙，赶紧先封他的嘴，我说，小吉，你不会找住的地儿找我这里了吧？小吉今天挺高兴嘿嘿地笑，他挠着后脑勺说，姐，哪能嘛，我用你给我的钱已经租了个小房子了。

听小吉这么一说，我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不是我贪这个房子，是我十分十分地贪这个房子。

“那你想干什么？”我看见小吉的眼睛还在那儿乱转，转得我心惊胆战。

“姐，房子有了，可里面空着啊。”小吉说着就奔我的电脑去了，“姐，你这个电脑借我吧？”

“你还想借什么？”

“电视什么的也没有呢。”

“好，除了这个房子壳儿，还有我的床和我的厨房，你爱拿什么拿什么吧。”

“真的呀？姐，那我搬了，车还在下面等着呢，嘿嘿，我就知道，我要什么姐你一定能给。”

“拿去吧拿去吧。”我从床上抓起一个抱枕砸向小吉，“我跟这儿睡觉呢，你把我弄醒了姐姐我又该不知道要干什么了，爱拿什么拿什么，拿完赶紧走人。”

“姐，你睡吧，我轻点儿拿。我知道，姐说过，这个世界上唯有大床与厨房不能与人分享，嘿嘿。”

我可真不想看见小吉那张优柔寡断的脸配着一副不知廉耻的表情，干脆闭了眼，继续做梦。反正我这儿才搬来不到半年也没什么可拿的，小吉他不会连我的牙缸也给拿走吧？

—23—

小吉的婚礼在一个小饭店里举行，那天天气温和明朗。婚礼没有请司仪，也没有接送的车队，跟我想象中的婚礼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我到了饭店的时候，小吉正挨个桌子发烟，他一边发烟一边接过客人递给他的红包，笑容可掬。

来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看样子都是小吉的那些狐朋狗友。来之前小吉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我妈，我到了饭店见到小吉嘴里的那个小英子才恍然大悟。敢情小英子肚子都快腆到天上去了！这个小吉，居然骗我，还什么去医院检查发现怀了孩子必须得结婚！看这个小英子，估计没几天就得生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小英子，她和小吉来给我敬酒的时候，我仔细将她端详了一番，白白净净低眉顺眼的还挺好看，只是眼神过于哀怨

了。敬酒的时候小吉跟她说，这是我表姐，比亲姐还亲。小英子给我斟了一杯酒，轻轻唤了我一声“姐”，我将事先包好的红包放到她手里，我说，以后跟小吉好好过日子吧。

在小吉的婚礼上我居然见到了罗婷，小吉对罗婷的态度简直就跟太监见了皇帝似的，小心翼翼毕恭毕敬。罗婷看到我倒是没有一丝意外，她端着酒杯走到我近前说，老同学，好久不见了，还那么胖呢?

大学时代罗婷的高傲更多的是出于她的内心，那种因为得不到一切而藐视一切的高傲。而今天我眼前的罗婷，她的那些傲慢却是凭借着周身的珠光宝气，让人觉得分外的油粉。不过我还真觉着自己站在她面前矮小了许多，这种矮小并不是指金钱上的弱势，而是一种人生阅历上的劣态。

第44节：CHAPTER07太监见皇帝(5)

喝完喜酒，小吉一一将大家送出饭店。我看见罗婷进了一辆小轿车，很自然地坐在驾驶的位置上。小吉替她开车门的时候点头哈腰，罗婷冲我诡秘一笑，我对着这笑呆滞了好久，直到那小车撅着屁股从我的眼前消失。

返回饭店我问小吉如何认识了罗婷，小吉说也就是在几天前，罗婷正好缺一个开车的司机，小吉的朋友知道他从海南回来还没有找到工作就介绍他给罗婷当司机。

“罗姐这人特爽快！”小吉说完不过瘾似的又插了一句，“听说我结婚借给了我好多钱呢。”

“那这个罗婷以前就在北京的？”

“罗姐说她以前在天津后来去了深圳发展，最近回来是想在北京投资。”小吉一口一个姐地叫着罗婷，“对了，罗姐还跟我说你俩以前是大学同学呢。”

“哦。”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我的这个“哦”字配上我的若有所思就跟我的一切疑惑迎刃而解了似的，其实恰恰相反，我的疑惑不但没有解开反而更深了。

刚刚，罗婷为什么冲我诡秘一笑呢?

我摇了摇头，哎，不用念书不用动脑筋，这脑袋也变得越来越不好使了。

从小吉的婚礼回来的路上，林宁打来电话说他闲着没事儿想来我这里逛逛。我心里有些泛酸，我说怎么您老要到我这里逛了？林宁在电话那端笑了，他说，我妈跟家唠叨你呢。

对于林宁这样的回答我更是气愤，敢情他是为了他妈才往我这里跑的啊。进了小区，看见崔浩正站在楼下的草坪里打电话，我赶紧掉头往外闪，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崔浩这孩子眼睛可真贼，他就跟豹子盯准了小羚羊似的一下子就咬住了我。他拿着电话冲我挥手挥手再挥

手，好像他挥着的手就是咬着我的那张血盆大口，只要稍微一松劲我就会一溜儿的从他嘴里跑掉似的。

我只好梗着脖子往他跟前走，每走一步我都在要心里骂上一句，我走了54步也骂了54句“崔浩你丫可真不是个东西”，不过到了他近前，看着他那双清澈的小眼睛我又有些可怜起这个韩国特有的单眼皮小男生了。

“我，找你，谈着。”崔浩说。

他把“谈谈”说成了“谈着”，我就是纳闷，他们这些留学生怎么就弄不明白中国的这些“着”、“了”、“的”要放在哪里用呢？

“哦，我今天有事儿，没时间啊。”我装作无可奈何地说。

“那，就现在，这里。”崔浩说。

“这个——我——”

我正转着脑筋找借口，林宁的小车开了进来，他透过挡风玻璃冲我笑，一脸的温柔，这温柔看上去有点儿妩媚，我想今天这都是怎么了，怎么笑起来全都变了样子。

“朋友？”崔浩问。

我点了点头。

林宁从车上下来就拉我的手，好像我们已经几千几万年没见过一样，他边拉我的手还边说：“沈秋，我很想你，这几天你过得好吧？”完全不顾身边的崔浩。

我被弄得一塌糊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心想，这不是在做梦呢吧？

崔浩看着林宁对我卿卿我我，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他说：“老师，我想——”话还没等说完，就听林宁说：“嗨，沈秋，这你朋友吧？上次在演唱会上见过的。”

崔浩本来中文就不好，被林宁这么一搅和思维立马儿短线，他努了半天嘴也没能说出什么。林宁倒是一反常态，就跟被杨喆附了身似的，张着个嘴没完没了的说，什么你叫崔浩吧？我听沈秋提起过，我

们沈秋能有你这样的外国朋友也可以多长点见识，挺不错的，我是沈秋的男朋友，我叫林宁，以后大家一起常聚。

“男朋友？”崔浩从林宁的一大堆话里捡出这么三个字自己嘟囔着，估计在崔浩耳中，林宁叽里哇啦说了一通，只有这几个字想浮雕一样在他脑袋里清晰的浮现了吧。

“是啊，我是沈秋的男朋友，我叫林宁。”林宁怕崔浩听不懂似的又重复了一遍，“男朋友，BoyFriend。”林宁说着友好地冲崔浩伸出了手。

崔浩的手与林宁的握在了一起，不过他的眉头始终皱皱的，我严重怀疑他这样皱下去紧锁的眉头会不会再也抹不平。

“我和沈秋去吃饭，吃饭，你去吗？”林宁又说。

崔浩疑惑地望着我，可怜的孩子，那种委屈的小眼神让我忍不住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哦，吃饭，我们。”我指了指我和林宁，“你，去吗？”

“不。”崔浩摆了摆手，“老师，我，走着。”

看着崔浩委屈的背影，我再次叹了口气，不过这次不是在心里而是真真切切地叹了一口。林宁听见我的叹息，转过头来看我。我对林宁说，你今天是故意这样做的吧？故意跟崔浩说这些。

林宁冲我耸了耸肩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他说，之前看到你整天为这事儿心烦，不过，现在你似乎也不大开心，我这样做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怎么会，我们去外面吃还是回去做？我问。

嗯，买点儿什么回来做吧，这样也好打发时间。林宁回答。

第45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1)

CHAPTER08贴吧口水仗

贴吧的那些帖子有愈演愈烈之势，起先满屏幕全是些对我进行个人攻击的恶劣言语，我那几个要好的学生说要帮我之后形势就迅速发展成了两伙人马的激烈火拼。

—24—

苏朵跟我说罗婷回来了，还说罗婷要跟大伙聚聚，地点还是天景轩，时间是下午3点。我推脱说肚子疼不去，可是“肚子”俩字刚一露头，苏朵就在电话那头数落我：“丸子，你可别跟我说你肚子疼，就没别的理由了？”

我咬牙愤愤地说：“当然还有理由，我不喜欢跟罗婷吃饭！”

苏朵说：“同学聚会，你不来？你心眼怎么那么小?”

我说：“我心眼小？是你心眼太大了吧？”

苏朵说：“丸子，说真的呢，来吧，说不定井然也来呢。”

听到苏朵提井然，我的心像被人拨弄了一下，可我还是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是吗？他也来吗？”

苏朵说：“丸子，你丫别装了，是不是来吧？”

我说：“去啊，同学聚会我能不去嘛，我也就是跟你开玩笑。”

挂了电话我的心莫名紧张起来，我在客厅里转来转去，对着镜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照了好几遍，衣柜里面的衣服也被我掏得所剩无几。如果衣柜可以说话，我想它准会对我说，大姐，求你了，别在我肚子里折腾了，就那么点儿东西，都被你倒腾烂了。

到达天景轩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一些人，留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差不多都来了。我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搜索井然的身影，可惜没有。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一下子就觉得这场聚会对我来说就是一杯白开水，没有任何味道了。

我无精打采地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罗婷还没到，苏朵一个接着一个跟大伙寒暄。我在苏朵的旁边看见了林宁，他正帮着苏朵给大家递茶水，林宁冲我抿嘴一笑，说，本来要去接你的，不过有点儿事，就直接过来了。

为了让眼前的白开水有滋有味，我开始琢磨林宁的话，林宁怎么说得就跟他是我同学本就应该来似的呢?

已经三点多了，罗婷还没到，苏朵说再等等吧，是人家罗婷请大家，咱先吃多不好。我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还等什么啊，上菜吃吧，不行就我请，多大个事儿啊。

苏朵瞪了我一眼，我把头扭向窗外。这座城市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天空里泛着灰，是不是人们都已经厌倦了灰色的天空所以才让这座城市的夜晚分外妖娆? 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屋子里一阵喧闹。

罗婷来了。

罗婷的身边跟着小吉和杨喆。小吉跟着我倒不意外，小吉上次说他是罗婷的司机，跟着是自然的。可是杨喆跟着我就想不通了，不过细想，也是极其自然之事。罗婷现在显然变成富婆了，杨喆这种人，巴不得跟着人家赚大钱呢。

还是没有井然的身影，我的心比那被污染的天空还要灰暗，堵得几乎没有什么缝隙了。大家的说笑在我的耳边匆匆而过，他们叫到我，我就应付着对他们笑。他们跟我说话，我就冲他们点头，至于他们说了些什么笑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

饭吃到一半，罗婷站起来给大家敬酒。杯撞到我这里的时候，像是安慰我又像是自我安慰似的说："嗨，这样的场合，井然却死了。"

第46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2)

我听见自己的脑袋里面一声巨响，整个酒桌的人都安静下来了，他们看着我和罗婷两个人，我觉得世界在那么一刻骤然停止。

“你说什么？”我挑起眼睛问，我觉得自己的动作有些缓慢，思维似乎还停留在“井然却死了”那句话上。

“杨喆从天津回来没跟你说啊？”罗婷瞅了杨喆一眼继续说，“我以为他跟你说了呢。”

“说什么？”我再次问。

我将目光对准杨喆，杨喆脸上挂不住了，他接过罗婷的酒杯说：“罗婷她喝多了，什么都瞎说。”

“我瞎说什么了？井然他死了就是死了啊。”罗婷一把甩开杨喆的手将酒杯抢了回去。

“你说井然死了？”我发觉自己嗓子发紧，声音从里面有点儿挤不出来。

“是啊。”罗婷坐下来，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转动着酒杯，先是呵呵地笑，然后接着说道，“我还以为杨喆跟你说了呢。井然不是回天津工作了嘛，做编辑，只是工作了几个月就出车祸死了。”

我坐在座位上，脑袋里面有白色条状丝带刷刷地经过，就像你站在铁轨旁边，一列一列的火车从你的眼前刷拉刷拉的驶过一样，只不过火车是在铁轨上驶进而那些白色的丝带却是在我的脑袋里狂奔。

我找自己的手机，手机卡在裤兜里掏了半天好歹算弄了出来，井然的号码安安静静地躺在电话本里好像有话要对我说，我按下了接通健，里面传出“您好，你拨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这样连拨了几次，里面仍旧是那个甜美的女声在不断说着“您好”，我的眼前雾蒙蒙一片，我看了看苏朵和林宁又看了看杨喆，还有桌上的其他人，大家个个默不作声。杨喆伸手抢过我的电话，他说，不要再拨了，井然是死了。

杨喆的话就像是服务生新端上来的大盘龙虾所产生的效果，平静的饭桌上人们“哗”的一下子就聊开了。大家夹着龙虾说着井然，一个说，这人可真是没地方看去，说死就死了。另一个说，可不是嘛，我一个邻居前不久也是车祸，那人被撞得，据说啊那个脸被压成……

我坐在那里干笑了两声，我说，杨喆，这事儿是真的吗？杨喆点了点头。旁边的林宁夹了一块牛肉放到我的盘子里，他说，人死不能复生嘛，活着的人好好活着吧。

“要说沈秋，我有时候挺嫉妒你的，你说你要身形没身形，要长相没长相，井然对你可真是……哎，井然已经死了，我也不怕说什么，我喜欢井然，比你沈秋喜欢得要多，这任谁都看得出来。听说井然回天津工作了，我罗婷二话没说就去了，井然临死的时候也是我罗婷陪在他身边。而你沈秋，这些时候你都干什么去了呢？”罗婷一手握着酒杯，另一只手对我指指点点。

“爱情这个东西两厢情愿的事儿，外人没法儿理解。”林宁在一旁说。

“呦，沈秋，半年不见你就换人啦？哎，可怜井然还对你一往情深呢。”罗婷看了林宁一眼，“你别说，沈秋，你新朋友还真跟井然有点儿神似。”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无法说话，我怕我一张嘴那些被我硬生生咽回去的泪水会从我的嗓子里喷出来。

苏朵和杨喆也都在闷头吃饭一言不发，我想他们此刻一定跟我一样悲伤，可是他们的悲伤又跟我不一样，他们对井然的感情是兄弟情。而我，除了兄弟情谊之外还掺杂着丝丝的男女之情，这丝丝的男女之情看似微不足道若有若无，可是一旦他们在某一时刻聚集在一起，比如现在，却能够像潮水一般将我抵向深渊。

在这深渊之中，唯有眼前的白色绸带还在哗啦啦的作响，剩下的一切事物都被隐埋在了灰暗之中。我努力使自己眼前的那些白色绸带

消失。还有脑袋里面嗡嗡作响的声音，我希望他们可以安静下来，让我好好地去想一些事情。

我像咀嚼干草一样咀嚼着林宁夹给我的食物，想大哭一场的冲动时不时在我的胃里叛乱着。我抽了抽鼻子喝下一大杯可乐，可乐进到胃里变成气泡频频往上涌，我暗自跟这些气泡做着不懈的斗争。

第47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3)

眼前那么多昔日里的同学，尤其是在罗婷面前，我怎么能哭呢?

酒过三巡，井然死去的消息已然被大家当作饭桌上不起眼的餐点咽进了肚子里，大家开始高谈阔论起自己这半年来的工作。罗婷说她在深圳挣了一些钱想回北京开个超市，现在地点什么的都选好了，她还拍着杨喆的肩膀让杨喆做她的副手，杨喆听了这话感恩戴德地冲罗婷笑。

我心里的那些悲伤慢慢变成了悲愤，特别是看到表弟小吉像个哈巴狗似的给罗婷倒酒说什么以后就给罗姐开小车了，给个金山都不换之类的话，我的那些悲愤瞬间又化作了愤怒！

听说是来开超市，林宁也提起了精神，他笑着端起酒杯跟罗婷说自己也在北京开超市，以后可以多多交流互通有无。

我的愤怒最终化作了一句话，我说，同行是冤家，你林宁算个什么东西，通个屁有无，不被人家吃了你就烧香去吧。

说完这话我看都没看林宁就在满桌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起身走了。我走的时候昂首挺胸保持微笑，就跟一只斗胜的公鸡似的。可出了门，我的那些眼泪就刷刷地流了，那些曾经跟着井然在校园中漫步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纷至沓来。

苏朵和林宁跟着我，我迅速擦掉眼泪甩掉林宁拉我的手，到了罗婷的轿车跟前，我指着轿车对林宁说，人家的一只车轱辘比你整辆车都贵，你是不是也打算跟杨喆一个样儿?林宁说，你这是干什么？我就是说说，都是你同学。

林宁还想说什么，不过被苏朵拦住了。苏朵说，你们两个别吵了，林宁，你送丸子回家吧，她现在挺乱的，回去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趁林宁取车，我快步走上马路拦了一辆出租车并催促司机迅速离开。

回到住处，客厅的桌子上堆了一些吃的，屋子里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老妈肯定刚刚来过。我拿起桌子上的一罐沙丁鱼罐头，眼泪又流了出来，现在家里没人，我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一回了！

于是我拿着沙丁鱼罐头蹲在地上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我边哭边想起有一次跟井然吃饭，鱼刺卡在了我的嗓子里，井然又是拿醋又是给我喂干饭又是替我拍背的，后来那根刺真的就在井然的感召下神奇地消失了。还有一次我牙疼，一个人捂着嘴往寝室走，井然从我的对面走过来，他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紧张地问我是不是被人欺负了，我说只是牙疼，井然这才如释重负。我回寝没到两分钟，他就给我送来了止疼药。

想到这些，我的那些眼泪更加旺盛，它们由嘤嘤小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我靠着墙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抱着那罐沙丁鱼就像是抱着这个世界对我来说仅存的希望。这样的哭泣持续了好一阵子，当我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无法再承受这样的哭泣之后，抱着那罐沙丁鱼我昏昏睡去。

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趴在床上好半天不去理会，身体孱弱得像飘在空中。敲门声持久而响亮，我翻了个身，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去开门。没开门之前我想门外之人或许是林宁，可当门被打开，一双清澈的眼睛忽地闪了进来，还有那半生不熟的中文：“老师，您，哭了？”

—25—

崔浩坐在沙发上喝着我泡给他的花茶，茶杯沿儿被他弄得“吱吱”响。我到卫生间照了照镜子，自己的眼睛跟被水泡得时间过长而发了福的樱桃似的，嫩嫩红红的镶在眼眶中。简单洗了脸，梳理了头发，回到客厅的时候崔浩还在那儿努力把茶杯弄得“吱吱”响。

“你来干什么？”客厅里很空，我听见自己由于哭泣而失了水分的语言在空中干巴巴地漂浮。

“我，看你，说话。”崔浩低着头用手搓着裤子，“你，难过？”

“没有，我有点儿不舒服。”我长喘了一口气说。

“不舒服？”崔浩想了想，猛地起身，“去医院，医院！”

“不用，我心里难受，不是身体。”我不知道要跟崔浩怎么去解释他才能明白。我想，即使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中国人他可以完完整整地听懂我所说的话也未必能体会我的感受，何况眼前只是一个单纯到有些倔强的韩国小孩儿呢。

第48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4)

“医院，不用？”崔浩像是在确认正确答案一般加重了字音。

“不用！我想休息，你走吧。”我说。

“休息？”

我点了点头。

“休息，我陪你。”

“不用。”我开始往门外推崔浩，崔浩执拗着不肯动，“真的不用，你走吧，好吗？”

崔浩还是不动。这要是在平时，我早就把崔浩赶出去了，可此刻的我，整个人像散了架子一样，周身没有一点儿力气可言。

“你到底想怎么样？能不能走？”虽然我没有力气可我还有我的脾气，我冲着崔浩吼。

崔浩被我吓了一跳，他显然不会明白我在吼着什么，可是见我表情愤怒，不断推他，崔浩似乎又明白了我的心情，他说，老师，我，走着，可是，你，不要，难过。

将崔浩推出门正巧林宁来了，他手里拎着两袋消夜。崔浩看见林宁眼里立刻充满了敌意，他赖在门口不走了。这次林宁没有像上次那样像被杨喆附了身似的说个不停，他冲崔浩温和地打过招呼后就径直进了屋。

这才是真正的林宁。

崔浩站在门口不肯走，我没办法，也没有力气与心情，就那样把他一个人丢在门外不去理会了。崔浩窘在门外，就像一件被人遗弃了的布偶皱着他的单眼皮望着我。

我说，你进来吧。

崔浩似懂非懂地往屋子里挪步，见我没有赶他，就又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继续弄他的茶杯。

林宁说，饿了吧？给你买了消夜。

我说，还行，不饿，放那儿吧。

林宁笑了一下，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你突然就陌生了。

我说，本来就陌生，才认识几个月而已，能有多熟悉。

林宁点了点说，是啊。你吃点儿东西吧，明天我再来看你。

我说，不用来了，我想自己一个人想些事情。

林宁说，好，那我走了。

送走了林宁，还剩下一个崔浩。他一脸空白地望着我，我趿拉着鞋对崔浩挥着自己像皮筋一般软绵绵的手说，你随便吧。

这次崔浩很快就领悟了我的话，他站在我的卧室门口，想要伸腿迈进来又不敢，他就那样用手扒着门框对我说，老师，我，睡沙发着，可以吗?

我答应了一声之后就看见崔浩手舞足蹈欢喜得像小孩子过年似的。我用被子将头蒙住，漆黑的世界里我的头脑中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井然他真的死了?

这句话在我漫长的睡梦中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细线绕着我的脑袋转了一圈又一圈，直至将我缠绕的头昏脑涨，我的脑袋里反反复复塞满了这句话。如果我说了梦话的话，想必也是这一句。

半夜头疼得不行，在床上翻来覆去，似乎是在做梦，又似乎已经醒了。去客厅给自己倒水喝的时候看见崔浩蜷缩在沙发上就像是婴儿在母体的怀抱里酣睡。哎，我摇了摇头，取了条毯子盖在了他身上。

喝了水回到床上居然睡意全无，我站在12层的高度透过百叶窗往外看，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对面的楼群里也灯光全无，世界安静的就像从来不曾喧闹过一般。

头脑渐渐恢复清醒，那句话也跟着分外清晰起来。

崔浩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背后，我回过头去，黑漆漆的深夜我看不清他的脸，我说，你醒了?

崔浩点点头，他说，你，难过?

我笑笑。

崔浩猛地把我抱在怀里，我没有挣脱。

井然他真的死了?

我抱着崔浩却仍在向着黑色的天际发问，天空里闪烁的星星给我以沉默的回答。

井然死后的第32天，身上宽大的T恤显得空空荡荡，我摸了摸自己仿佛失了水分而干瘪肚皮，眼里突然涌出泪水，果真如我之前说的那样，很多曾经被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真的是在不经意间就被抽离了我们的身体。

—26—

星期一到了单位，刚到办公室的门口，我还没来得及掏出钥匙开门，隔壁部门的小陈就急急忙忙把我拽到一边，她说，沈秋，出大事儿了，一会儿领导就得找你谈话。我刚问了句什么事儿啊，就见领导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冲我招手，我赶忙撇下小陈进了领导的办公室。

第49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5)

我们的领导姓张，跟我爸岁数差不多，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一个很和蔼的老头。他叫我坐下，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先是将电脑打开，之后又去沏了一杯茶，最后又到饮水机里给我接了一杯水。

“小秋，最近你的课讲得怎么样？”领导问。

“还行啊。”我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领导为什么要这么问。

“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学生？”领导又问。

“没有啊，我怎么可能得罪学生呢。”我说。

这是实话，我主讲的是选修课，跟学生接触的并不多，而且我觉得我教的学生平时跟我关系都还挺不错的啊。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电脑给你打开了，你自己去咱们学校的贴吧看看，小秋，你得检讨一下你自己，你年轻，有些时候不要跟学生走得太近。”领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满脑子疑惑地在电脑中搜出我们学校的贴吧，贴吧的景象让我坐在那里足足傻愣了能有一分钟。眼前的贴吧就像是刚刚进行过激战的战场，那些还未断气的帖子横七竖八地躺在里面，纵横交错的血液像是一个血脉膨胀的精灵在跟我描绘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第一页第二页直至第十页，所有的帖子有着相似的面孔，他们有着共同的指向，而这个指向不是别人正是我。我一个帖子一个帖子地翻看，所有的帖子都在讲一件事儿，他们说我假公济私无耻到极致居然利用学生的血汗钱为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为某个明星投票，还说我个人作风有问题经常跟男学生打打闹闹完全丧失了教师的尊严。

当然，帖子里面用的语言远远没有我总结出来的那般文雅，有些话恶毒到我看了都会脸红。翻到第五页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任何辩解的语言，我也没有任何勇气再接着看下去了。

我坐回到领导的对面，看着桌子上的纸杯，一言不发。

领导关了电脑之后拿着茶杯在屋子里来来回走了几圈，最后他说：“小秋，你好好想想这段时间你跟学生发生过矛盾没有？还有就是贴吧里说的那些情况究竟是否属实。”

“我没跟学生发生过矛盾啊，我跟学生的关系一向都不错的。”我回答。

“那里面说的情况呢？是不是真的?”领导看着我的眼睛。

“这个——”我低着头犹豫了一下，“不能说情况完全是假的，但是也并不是像贴吧里面说的那样严重，真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胡闹！”领导一拍桌子把我吓了一跳，这是我来这里工作这么长时间领导第一次对我大发雷霆，“你说你这不是胡闹吗！你是什么？你是老师！老师是什么？教书育人培养下一代！可你这都干了些什么？你说！你都胡闹了些什么！”

“可是，真的没有里面说的那么严重。”我抬起头，领导竖着眼睛看着我，我赶忙又低下了头。

“严不严重，那是可大可小的事情！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人民教师，不是街上的那些随随便便的谁！你不要忘了你身上的责任！”领导继续对我拍桌子瞪眼睛。

我把头垂得更低了。

“行了，你先出去吧。你好好想一想你自身的问题，人正不怕影子歪，你如果没做过不会有人说你。”

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有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学生在门口等我，我开了门让他们进去，他们几个进了屋就直奔电脑，我臭着脸跟他们说不用开电脑了我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其中一个学生不服不忿地说，老师，一定有人故意整你，我们都看了，那里面的帖子都是用机器刷出来的。

“机器？”我被他们说蒙了。

“嗨，老师，你不知道，现在有很多那样的软件，你以为那十多页的帖子都是被人一个一个发上去的啊？那都是用软件刷上去的，谁那

么有闲工夫给你一贴一贴的发啊。肯定有人故意整你的。”又一个学生说到。

听他们这么七嘴八舌的一说，我也觉得奇怪起来，按理说，我跟学生的关系都不错，就算是前一个阶段为了苏朵跟学生们宣传了苏果这个歌手，但也没有真的像帖子里面说的那样恬不知耻的强迫过任何人啊。再说了，就算我强迫了，学生们不投票就是了，也不至于弄得贴吧血雨腥风的吧?

第50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6)

还有就是我跟崔浩的事儿，只是抱抱而已，又没有做什么其他出格的事情，而且那么漆黑的夜晚，还是在我家里，能有谁知道呢？

“老师，您放心，就这点儿小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一定给你平反，咱没做过干吗被人说成那样啊。”这几个学生说完跟排队似的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到了门口其中一个又转头跟我说，“老师您别难过，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我没有拦他们也没有在意他们说什么，我现在只是想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工作以来在学生面前的言谈举止，我要我的理性分析一下这个阶段我得罪过谁，而又有谁会干这样的事情。

思考很顺利，因为几乎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就全被“罗婷”这个名字填满了。是她，一定是她！我承认我对罗婷有偏见，可不是她还会有谁呢？

杨喆？苏朵？林宁？我的生活圈子里只有这么几个频繁接触的人，这可能吗？显然不可能。我刚工作不到半年，教的课也仅仅是选修，只有零星的几个系有我的学生，况且扪心自问，对待学生，我不说是像春天般的温暖，也绝不会惹到他们对我下此毒手。

想到是罗婷，我的整个人就不安分起来，身上像是被愤怒点燃了一样，我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走，我不断看手表，时刻盼着中午下班的时间马上到来。

还有10分钟才下班，可我已经忍不住了，打了车就直奔苏朵那里。车开进小区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气愤到晕菜了，我来苏朵这里干什么呢？是罗婷又不是苏朵。可既然来都来了，我总不能再打车走吧，而且到了苏朵家楼下我才想起我并不知道罗婷现在身在何处，她是常驻北京了呢？还是人在他处？我根本一点儿都不清楚。我

估计潜意识里我是想到苏朵这里来打听罗婷的住处，只是过于愤怒而忘记了初衷。

苏朵不在家，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在，打她手机也不接。我只好下楼另作打算。

刚出了楼口就看见苏朵和林宁两人手牵着手从外面回来，他们拎着超市的塑料袋，看样子是刚逛回来。我脑子的第一反应就只有“真的呀”这样一句话。苏朵连忙将手从林宁的手里拽了出来，倒是林宁一副坦然的样子，还冲我保持他那惯有的温柔微笑。

苏朵有些不知所措，她把从林宁手里拽出来的那只手插在裤兜，另一只却在空气中不断变换位置不知道要指向那里。

“那个，丸子，你——有事儿？”苏朵有些心虚。

“哦，没事儿。你们继续吧，我先走了。”我很奇怪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

苏朵还想说什么，不过被我堵了回去，我说，没什么的，我这儿还有事儿呢，先走了。

从林宁的身边到马路边这一段距离里，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们砸在我的头顶，脑袋肯定被砸出血了，我摸了摸自己被晒热的头皮这样想。

坐在车里我平静了一会儿就给小吉打电话，因为我想到上次聚会的时候小吉说他在给罗婷开车，我再一次佩服自己的临危不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居然还能不忘最初的目标，并且将锲而不舍的精神发扬到了极致。我想我真得到罗婷那里好好发泄一番，要不然我就得给憋死了。

电话接通之后我劈头盖脸的问小吉罗婷在哪里。小吉说，罗姐啊，她在我旁边啊，我们办完事儿要去吃饭。我说，你还有多少个姐？你现在立刻马上带着罗婷把车开到我家楼下。小吉说，姐，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说，郑吉，你给我听着，你今天要是不连人带车开到我家楼下来，你以后就没我这个姐！

我是有信心小吉会连人带车的将罗婷拉到我这里的，那可是我表弟，跟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就像我亲弟弟一样的表弟，我就不相信，她罗婷一个月能比得上我的二十多年?

我信心百倍地坐在客厅的藤椅上喝着可乐，十二点二十二分，离我给小吉打电话的时间过去了二十分钟，我起身向窗外望，罗婷的小黑车“嗖”的闪进了小区。小吉的开车技术还真不赖，我这样想。

第51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7)

看到罗婷来了我先是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之后我就坐在客厅里安静地等着他们来敲门。

果然，没过多久，门铃就响了。

罗婷第一个走进来，后面是杨喆，最后是小吉。罗婷进来四下打量我的房子，她用一副傲慢的口气说，呦，沈秋，你怎么好像瘦了很多？怎么？良心发现，觉得自个儿对不起井然？

“少废话！贴吧是怎么回事？”我怒不可遏地问。

“贴吧？什么贴吧？”罗婷装得到是一脸无辜。

“你少装！什么贴吧？学校的贴吧！你自己干过的事儿你自己不知道吗？”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去，可是却没有收到多少效果。

“丸子，你这是干什么啊？有话好好说，干吗老是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杨喆在一旁插嘴道。

“是啊，姐，人家罗姐一听说你要找她饭都没吃就跟我来了。”小吉也在一旁说着罗婷的好。

“你们都给我闭嘴！你们是不是觉着我是在无理取闹？你们是不是现在都觉着她罗婷高高在上？她整天给你们吃给你们穿，她就是你们的主子，是不是？”我指着罗婷大声地说道。

我承认此刻的我很没风度，甚至都有点儿丑恶，但是我就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特别是看到杨喆在旁边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我的火就像是从油锅里窜出来的，又烫又猛。

“姐，不要吵了，有什么事儿咱坐下慢慢说吧。”小吉给我搬来一把椅子。

“滚开！你给我搬椅子干什么？怕我揍她啊？小吉！你这个叛徒，你以后别跟我叫我姐！”我一脚踹开小吉端给我的椅子，我发现近来自己瘦了之后身手特敏捷。小吉没敢吱声，唯唯诺诺地站到一边去了。

一瞬间我觉得我该换个方式，因为在我一脚踢开小吉端给我的椅子时我听到罗婷在鼻孔里对我不屑的“哼”了一声。我可以让小吉看不起我让杨喆看不起我，但是面对罗婷，我想我应该是纯净与高雅的，我的高雅源于我的骨子，尤其是在罗婷这样的人面前，我的纯净与高雅正是她所永远都不能拥有的。

“罗婷，你可真厉害啊，干了缺德的事儿身边还有这么多人帮你，你可真是让我另眼相看。”我站到罗婷的对面，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说道。

“我干什么缺德事儿了？沈秋，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要是想整你还用背后使阴招？呵呵，我知道，你不就是因为井然才跟我有敌意的吗？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吧，孩子，你还记得吗？就是我打掉的那个孩子，那是井然的孩子，听明白了吗？我和井然的孩子。”罗婷在我面前打着怪腔说。

我足足能有十分钟没说话，不过十分钟之后我就又生龙活虎了，我甚至比之前更有精神，我跳得老高，举着拳头就奔罗婷过去了，我嘴里喊着：“你丫个贱人！井然才不会跟你生孩子，井然才不会！”

我的攻击并没有得逞，杨喆几乎在同一时间将我紧紧地按在了他的范围之内，我踢着腿挥舞着被杨喆死死抓住的胳膊，眼泪刷刷地流。不过我没有发出任何的哭泣声，我不能在罗婷面前哭，那些眼泪只不过是我一时气愤并且没有征兆才流出的，如果有一丁点儿预兆，我都不会让他们流出来。而且我并不承认那些眼泪是被罗婷气的，我只承认那是因为杨喆把我的胳膊扭疼了。

我在杨喆的怀里挣扎着，罗婷仰着脸冷笑着走了，小吉看看我又看看罗婷，说了句：“嗨，你看这事儿闹得。”就跟在罗婷的后面屁颠屁颠地开车去了。

我在杨喆怀里不断地捶打他，好像杨喆就是罗婷，我一定要将他击倒才肯罢手。杨喆也不动，只是不断地将我搂在他的怀里。我听着罗婷的高跟鞋声渐渐远去才终于让我的那些眼泪有了声音，我趴在杨

喆的怀里哇哇大哭。这是我这几天第几次这样的放声大哭了？我为什么要哭？

我是心里难受了，我是受委屈了，我是觉得孤单了，而已。

杨喆一直陪着我，华灯初上，杨喆还坐在我旁边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已经睡着了，在梦里我仍旧轻声啼哭，我的整个心都被悲伤融化了，它们不能化成别的只好用眼泪的形式告诉我它在难过。我知道它难过了，可是我毫无办法，就像我毫无办法阻止它融化成流泪一样。

第52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8)

杨喆跟我说，这么长时间除了牛奶那件事儿我没有伤害过你。

杨喆说，这么长时间，长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赖在北京不走。

杨喆说，你不要哭了，看到你哭我也想哭了。

杨喆说，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27—

贴吧的那些帖子有愈演愈烈之势，起先满屏幕全是些对我进行个人攻击的恶劣言语，我那几个要好的学生说要帮我之后形势就迅速发展成了两伙人马的激烈火拼。

学生那一帮不断反击，两伙人在贴吧里吵得不亦乐乎，一方说我是如何如何的卑鄙无耻，另一方则称我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后来崔浩找过我，他走没多久，贴吧里又形成了一股以崔浩为首的蹩脚中文势力。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学生那一方不明底细，以后崔浩是恶势力一伙儿的，就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驱赶，后来意识到这些蹩脚的中文好像是在说我的好，学生们立刻调转车头，又是道歉又是和好的。

一时间，贴吧俨然成了这三伙儿人马纠缠不清的场所。

这样的情况对我很不利，有些事儿你不能解释，你越解释越说不清。贴吧里开始有人说我雇了一群社会小青年跟学生谩骂，并且这种说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与拥护。网络里的争吵不断升温，现实中的我处境也越发的尴尬。走在校园中，会有迎面而来的学生对我指手画脚，他们会说：“你看，就是那个人，她就是沈秋，就是大家说的那个之前很胖，最近惹祸上身人都愁得瘦了一圈的沈老师。”.

办公室里，那些老教师半调侃半认真地说，嗨，沈秋，咱们学校的贴吧可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你带动了学生的激情啊。

面对这样的诸多情况，我只能淡淡一笑，难道要我像对付罗婷那样对我的学生和我的同事一顿拳打脚踢吗?

这样吵了几天学生终是败下阵来，他们特不好意思地来办公室找我，他们说，老师，您到底得罪谁了？这帮家伙简直就是24小时守在电脑前，只要我们一发贴，他们立刻就跟豺狼虎豹似的恶扑。我笑笑说，没关系，让他们说去吧，我还是你们心里那个好老师。学生们点了点头，有一个上来习惯性地拍了拍我的肩说，老师，您别难过，在我们心中里您永远是最好的，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崔浩不断给我发信息说："老师，你瘦了，对不起。"我一遍一遍的回复没关系，可是他跟那儿不停的发，就那么几个字发得我都怀疑是不是移动的信号出了问题，难道是系统自己跟那儿不停地发呢？后来我想可能是崔浩想要表达的心情需要千言万语，可是他又无法用中文如实的表述，唯有"对不起"三个字是他能拿捏准的，所以才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对不起"。

可是，他对不起我什么呢？

从不上网的老爸终于也听说了此事。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这些天我本来已经很难过了，人也没精神，蔫蔫儿的。可老爸就跟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似的，我一进办公室他就对我的衣服挑三拣四，说什么我二十好几的人还整天穿印着老鼠的衣服，还有个老师的样子吗？我说那不是老鼠，那是米老鼠，我这几天心情不好，所以捡了件衣服就穿了。老爸说，你心情不好那都是你自己闹腾的，网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你说你干没干过吧？你没干过别人怎么可能那样说你？

这件事儿坏就坏在我还确实是在课堂上给明星拉票了，我还确实是在某个黑夜里跟崔浩抱在一起了，所以面对我爸以及我的领导对我的质问，我根本就不敢挺直腰杆大声地说"我没干"。

我只能忍气吞声一言不发。

我爸这次对我下了黑手，比贴吧里那些骂我的人手还要黑。我爸要我停职查看，还说什么我们领导不好意思做的事情他来做。

我就这样在我亲爸的扼杀下开始在家里一个人挨日子，老妈来过几回，她一来我就眼泪汪汪地诉说着我爸的不是。我说，他到底是不

是我亲爸啊？人家我们领导都没革我的职，他怎么说不让我干就不让我干了？

第53节：CHAPTER08贴吧口水仗(9)

老妈禁不住我的眼泪不停地找我爸抱怨，她跟我爸说，你看，咱家小秋这段日子都瘦了，她肯定心里也不好受，你这个当爹的看着就不心疼？你就帮他跟学校说说情吧。

可我爸这次就像是什么吃了秤砣，铁了心地对付我，面对我和我妈的抱怨和恳求愣是无动于衷。最后我妈也没辙了，她只好每天给我煲汤炖香喷喷的小鸡肉补偿我。我妈说，看你这段日子瘦的，休息休息也好，你爸又没说永久的开除你，等过一阶段事情平息了，你还回去上班。

苏朵来过几次，每次想跟我解释什么都会被我岔开，好多次我趴在阳台上往下看都能看见林宁的银灰色小别克在楼下停着，林宁就倚在车门上等苏朵下来，然后为她开车门，之后他们的小车就“嘟嘟”的驶出小区。

我从来没有生过苏朵的气，也没生过林宁的气，因为每次我看到林宁跟她在一起我都觉得所谓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可能就是说的他们两个，一个温文尔雅，一个天真单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会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可真美好。

罗婷在北京的超市真的开张了，叫做“客满迎”，据说这家连锁超市在深圳很受欢迎。开张那天苏朵他们都去参加了剪彩，唯有我一个人闷在小屋里唉声叹气。杨喆也真的做了“客满迎”的销售部经理，小吉也成了那里的保安总管。每个人似乎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唯独我。

这个时候我就爱抱着双膝坐在床上望窗外，我想问问天空中的飞鸟，你们在上面看下面的人是否会觉得他们渺小？

没事的时候我只能上网，斗地主看电影什么的，偶尔还跟孙宇聊聊天。孙宇是我的一个网友，也不应该称作网友，半网半友吧，朋友的情分多一些。我高中的时候就跟他认识，那时候我才十六七岁，孙

宇也就二十一二岁的模样吧。这一眨眼，六七年过去了，我都大学毕业了，孙宇也由刚认识我时的复员小士兵眨眼成了深圳大老板。

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孙宇还生活在北方一个特寒冷的城市，他刚从部队复员，揣着他的那点儿复员费来北京谈他的第一笔生意。来之前我们在网上说好，要是他的生意谈成了我们就在北京最贵的路边摊见面，要是谈不成他就打道回府一辈子都不见我。结果我们还真的就在路边摊见了面，孙宇穿着一身运动装，白色旅游鞋，留着小平头，他见了我就说除了胖点儿，人比网上要好看许多。

有一段时间我特迷恋他，高三那会儿吧，学习紧张，他生意也不忙，我一不开心就到网上找他，然后吃着薯片听着他的开导，我觉得听他的开导那对我来说是特幸福的一件事儿。后来孙宇去了深圳发展，人也变得越来越忙，不过他仍旧每年来北京看我一次，带些小礼物给我。我不开心的时候还是会打电话给他。

我和孙宇就这样一直联系着，也说不上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不过有一次我在广播里听到了“第四者”这个称谓。当时我就沾沾自喜地跟别人炫耀，我说，嗨，我丸子也终于时髦了一回，别人还都跟在那儿“第三者”呢，我已经有“第四者”啦。

孙宇就像是我生命中的忘忧草，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听我诉说为我解闷，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像空气一样隐匿着去泡他的小妞儿。最近，我心情糟透了，就又开始满世界地找他，我就像个更年期的老太太一样没完没了的跟他说我这个阶段的总总不如愿。

这一两年孙宇不让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他，一直都是他打给我，偶尔我需要他的开导也只是用电话晃他一下，他有时间就会给我回话。用孙宇的话说，万一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调戏良家妇女或者正谈着生意对我爱理不理的我该不高兴了。

第54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1)

CHAPTER09疼痛的伤口

听苏朵这样说，这些天来我一直皱巴巴的心也总算舒缓开了。了结了一件心事眼前顿时明亮起来，心情好得不得了，胃口也大增，我又变成了那个在饭桌上捧着盘子到处跑的丸子了。

—28—

小英子生了。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身边已经躺了一个湿乎乎闭着眼睛抿着小嘴的小孩儿。小英子看见我裂开苍白的嘴笑了一下，她说，姐，我本来是去你那里的，可是走着走着肚子就不行了。

我本来想说小英子你就勤俭节约吧，这下好了，孩子都快生马路上了。不过话到嘴边被我咽了回去，我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能说出这样的话那我这嘴可真是该抽了。

眼前的小英子实在太可怜了，一绺湿湿的头发粘在额头上，嘴唇干裂，脸色青白。还有她旁边的那个小孩儿那么小就皱着个眉头，活像是一只皮肤褶皱的小猴儿，乍一看愁眉苦脸的。

我把小英子转到了单独的病房，小英子不方便走动，护士推着她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跟我说不用不用，那得多少钱啊。我说，你没看见你旁边床铺上的那位大娘整天拿着个假牙在水缸里洗来洗去吗？你不恶心，我还怕我的小外甥被环境给污染了呢？小英子听我这么一说不吱声了，不过她那双哀怨的大眼睛倒是一直很感激地望着我，看得我都有一点儿不好意思了。

转完病房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小吉在哪里？

我问小英子小吉怎么没来，小英子低着头，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模样。

“怎么了？小吉他欺负你了？”我放下正削着的苹果问。

“没有没有。”小英子连连摇头否认，“就是小吉——他——不太爱理我。”小英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地面。

“结婚之后他就不理你了？那结婚之前呢？”我对着苹果狠狠咬了一口，完全忘记了这是给小英子削的。

“结婚之前还挺好的，可能是小吉他最近很忙吧。可是，姐——我觉得罗婷那个人不好。”小英子又吞吞吐吐地说。

“那个罗婷当然不怎么样。”这是长久以来第一次有人跟我说罗婷不好，听得我心里这个舒坦，就像是小时候得了100分我爸那个老学究突然冲我那么一笑的感觉似的。

我说：“没事儿，你等着，我给你找小吉去。”

出了医院的门我给小吉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我打了车就去了小吉的住处，到了楼下我看见罗婷的小黑车在小区里停着。

火腾的窜了上来，我靠在罗婷的车上再一次拨通了小吉的手机，这回没响几声小吉就接了。

我故作常态的问，小吉，你干什么呢？

小吉说，没干什么啊，姐你有事儿啊？

我说，你在哪儿呢？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小吉说，姐，我在外地开着车呢，你有事儿啊？

我说，你在哪个外地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找你聊聊。

小吉说，姐，我开车不方便，有事儿我回家了咱再说吧。

我说，小吉，你趴在阳台上往下看。

小吉说，什么？

小吉家住二楼，我看见他下身穿着大花的沙滩裤，上身穿着大白背心手里拿着电话探头探脑地往楼下瞅。看到这样的小吉我并没有太生气，我想顶多也就是他跟家睡觉而不知什么原因不想跟我说所以就撒了个谎，这有什么啊，我平时还爱跟我妈撒谎呢。

不过接下来的一幕，着实惹怒了我，不仅惹怒了我连罗婷的小黑车也跟着受了牵连。

因为我看见小吉的身后突然有一个扭动着腰肢的女人像蛇一样从背后将小吉缠在了怀里，小吉手拿着电话，他看到我的时候刚好被蛇女缠住，小吉没敢动，他似乎不敢甩掉粘在他后背的蛇女，这让我有机会看清了蛇女的真面目：盘起的头发，像狐狸一样吊起的眼睛，是罗婷，她化成了灰我都能认得她！

罗婷穿了一条只到大腿根部的紧身小内裤，上面的粉色吊带里露出白花花的肉。

我对着电话跟小吉说了一句："小吉，你真是长本事了，啊？"

说完我对着身后的小黑车不惜余力地踹了一脚，车受了惊吓，报警声震耳欲隆。罗婷从楼上看到这些并没有要从小吉身上下来的意思，我看不清她的眼神，不过我清楚，那一定是轻视加挑衅的目光。

我跟小吉说，给你5秒钟时间，立马儿给我滚下来。

第55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2)

挨了骂的小吉还有盘在她身上的罗婷，我看见他们两个人不紧不慢地从阳台闪进了卧室。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小吉身上驮着罗婷，所以才会给我造成不紧不慢的错觉。小吉这个胆小懦弱的家伙，怎么可能敢跟我不紧不慢?

10分钟过去了，小吉没有下来见我。20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见小吉。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小吉所处单元的楼门始终没有丝毫声音。我给小吉挂电话，被他挂断了，我再打，他关了机。我找来不知道谁家装修后遗弃在垃圾箱旁的木板，一下两下三四下地砸向罗婷的汽车。汽车发出悦耳的嘶鸣，我想楼上的罗婷一定会听到这样的嘶鸣，我在像她示威。

汽车的挡风玻璃已经碎掉，周围三三两两的人看我砸车却不敢靠近，他们一定是拿我当疯子了。随后，我上楼将小吉的家门敲得震天响，敲得累了，我就坐在楼梯上休息，休息够了我接着敲，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快一个小时，门才“咔”的一声开了，罗婷穿着几乎半裸的小吊带跷着二郎腿坐在客厅里冷眼望我，嘴角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小吉则换了长衣长裤，站在门边怯怯地看我。

我对罗婷说，罗婷，你这是老牛吃嫩草呢还是怎么?

罗婷冲我冷笑一声，她从烟盒里拿起一根烟叼在嘴里，小吉忙不迭失地递上火机。我又说，罗婷，你知不知道小吉他已经结婚了？罗婷还是不回话，她不住地颠着二郎腿，烟圈从她嘴里一团一团的涌出来。

这时小吉说话了。

他说，姐，你别这样，罗姐是真心对我好。

我挥手就给了小吉一巴掌，挨了巴掌的小吉捂着脸，说话颤颤巍巍的有点儿激动，他说，姐，我不是你儿子，你不能对我说打就打说

骂就骂。小吉还说，姐，你从小就看不起我，身边的人都看不起我，只有罗姐她看得起我，给我吃给我穿，只有她拿我当人看。

“你说的这是什么屁话？”如果不是罗婷在场，我真想上去再踢上小吉几脚。

“姐，你们都看不起我。”小吉的言语里似乎只剩下这么一句话了。

“谁看不起你了？我看不起你了？你说，打小，哪次你吃不上饭了不是来找我？我有不管你的时候么？还有你这屋子里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我的？我怎么就看不起你了？！”我也有些激动，我不该这么激动的，可是，这二十多年的姐弟情，怎么就成了看不起呢？

“罗姐说我搬出去跟她一起住，这房子和里面的东西都还你。”小吉低着头继续说，“反正我想活的像个人样。”

“呵呵，好吧，那我现在告诉你，小英子她生了，那是你的儿子，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

提到儿子，小吉低着的头终于抬了起来，他看了一眼旁边的罗婷，随即又低下了头，小吉说：“我不喜欢小英子了，我不想要那个孩子了。”

“傻了吧你？”我拿着手指对着小吉的脑袋又戳又点，小吉连连后退，他的脑袋就像是小鸡吃米似的歪一下又回来，歪一下又回来。退到墙角小吉说，姐，你要是再欺负我我就反抗了。从小你就这样欺负我，我受够了！

小吉说“受够了”这三个字的时候猛地抬头，他的眼神让我一愣，不过小吉很快又在我面前低下了头。我的手也在这个时候被罗婷抓住，罗婷估计以前练过擒拿，也或许我这段时间身子骨真的是弱了，我的手被她那么轻轻一带，人就跟着被甩到了沙发上。

“靠！”我骂了一句，柔身又上。

小吉迅速从墙角起身来到我面前，高出我一头的小吉低垂着脑袋往门外推我，边推他边说，不用你管我，不用你管我，我自己的事儿

我自己愿意。

我的胳膊被小吉弄得生疼，到了门外，我跟小吉说，你别推我，我自己能走。小吉果然就不敢再碰我了。我正了正嗓子，不过声音还是有些哽咽，我说，小吉，咱们这么多年，你虽说是我表弟，可是咱俩的感情我不说你也清楚。我就再问你一句，小英子她给你生了个儿子，你跟不跟我回去当个好爸爸?

小吉想都没想，只说了句，姐，我想要像个人样儿的活着。

第56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3)

我说，好，郑吉，那你好好活，你死的那一天我绝对不去看你！

说完我就蹬蹬的转身下楼，我几乎是一路跑下去的，到了楼门口我嘲笑了自己一番，怎么下个楼我也会弄成连滚带爬的模样呢?

出了楼口我看见那辆被我砸得七零八落的车还停在那里，我又找了块砖头对准它的后车窗丢了过去。“哗啦”的声音响在我笑呵呵的身后，我笑得就跟自己已经把小吉拎到了小英子身边似的。

—29—

回到医院，小英子正逗着孩子。没能把小吉带回来我有些内疚，不过小英子好像早就知道是这种结果似的并不在意，她只是浅浅地说了句：“姐，他不跟你回来是吧？”

我挠了挠头说，不是，小吉他的确忙，他说过两天就回来看你。

对于这善意的谎言小英子只是苦笑了一下并没有立刻揭穿我。我在心里不断地骂自己，这谎撒的，连傻子都不会信。

小英子让我抱抱我的小外甥。从没抱过孩子的我站在床边观察了半天，那么肉乎乎的一个小孩儿让我觉得无处下手。小英子看到我的样子被逗乐了，她说，姐，没事儿，你就抱吧。

我这才将信将疑地将我的小外甥抱起，抱起这个孩子我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他的弱小，好似我一用劲就能将他揉成一团似的。我抱起他的时候他眯着眼睛，小小的孩子眉心却扭在了一起，我不禁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哎，又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我想要是他能说话，他会不会问说，小姨，我的爸爸呢?

小英子说她自己没什么文化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我想了半天说就叫“郑乐明”吧，希望这个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前途一片光明。

这样到了晚上，我妈那个老太太赶来了，她身后跟着小吉。我妈一进门就数落身后的小吉，说他结婚不告诉她也就算了，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能不声不响的?

小吉故作恩爱地坐到小英子旁边。我当时就想，现在倒装得跟个人似的，我要是把上午的事儿跟我妈说，她肯定上去就得给你两个大耳光子，看你以后还装不装了。

我妈在小吉的忽悠下一口包揽了照顾小英子的所有工作。对于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也只能用包容的心态去旁观，想想这样也不错，我妈总比我有经验多了。

小吉走后，我妈问最近怎么老是没看见我跟林宁在一起。我说林宁忙，男人不是要以事业为重嘛。我妈“嗯嗯”的点头，点完又说了一句：“我看那个林宁是很不错的小伙子，你看人家小吉比你小都结婚了，你也赶紧结了算了。”

我借故肚子疼要回家，也没管我妈同不同意，撒开腿就走了。边走我边想，以后我不能总用肚子疼这个理由了，老是肚子疼，也太没创意了，下次我改头疼好了。不过说实话我最近有时候头还真疼，这种疼痛将我整个头部平均分成左右两个半球，左半球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右半球则电闪雷鸣雷雨交加。疼起来的时候就像是有一根看不见的钢丝由我的鼻孔穿入到达眼部最后被固定在右半边脑袋的某个部位，整个疼痛都围绕着这根钢丝行进。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最近老是感冒，鼻子不通导致脑袋里面缺氧才造成的。

第二天我去看小英子的时候苏朵和林宁也在，他们拎了好多营养品和水果。苏朵看见我还有些尴尬，林宁则大方地跟小英子说笑。我妈这个老太太的鼻子比猫还灵敏呢，她借着去厕所的功夫将我拉了出去，在我妈的逼问下我只好用我和林宁在一起不太合适的理由进行搪塞。我妈不甘心，说着就要进病房去质问林宁，还好我手疾眼快，一把将老太太拉住。我说，年轻人的事儿，您跟着瞎掺和什么啊？我妈听我这么说一脸的惋惜，她问我林宁现在是不是跟苏朵在一起了。我说，哪儿跟哪儿啊，他们只是好朋友，你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儿呢。

回到病房我特大方地跟苏朵和林宁说一会儿一起去吃饭，我这样做并不是想证明我的心胸有多么的开阔，其实这事儿也谈不上开不开阔的，我跟林宁当初也只是说假装着在一起，谁也没给过谁任何承诺，现在他跟苏朵在一起我有什么理由摆个死脸装失恋啊？再说了，苏朵和林宁站在一起看着就叫人赏心悦目，我跟着瞎搅和什么呢？我这么做只是想让我妈不要老跟着瞎操心，年轻人的事儿她这个老太太怎么能明白呢。

第57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4)

苏朵有些喜悦，她又像当学生那会儿拽着我的胳膊说，一会儿真的一起去吃饭啊？丸子，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呢。

林宁在旁边看上去也挺高兴的。

这样三人一同出了医院，坐在林宁的银灰色别克上我一时思绪万千，就拿这个座位来说吧，以前都是我坐在副驾驶的，现在好了，副驾驶俨然成了苏朵的专用位置。也不知道副驾驶那个座位会不会有思想，它会不会念叨我这个旧主人的好呢?

吃饭的时候，林宁依旧是刚认识他时那般细心精致的男子，他说，沈秋，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说，你要是想跟我说你跟苏朵的事情那就不要说了，你俩在一起挺好，真的，我是真心的。

苏朵说，丸子，我对不起你。

我说，说什么呢？哪儿来的对不起啊？你丫的把我丸子想成什么了？残暴自私？卑鄙无耻？苏朵，你不会认为我是那样的人吧?

苏朵说，当然不是。可是我老觉着我把你的林宁给抢了。

我说，嗨，你要是觉得抢了我的林宁就多给我要点儿好吃的吧。不过，有一点儿我倒是很好奇，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苏朵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她说，就是苏果演唱会那阵儿。

我说，哦，想起来了，怪不得林宁他喊口号喊的那么响亮呢。

苏朵说，丸子，你真的不生我的气?

我想了想，很认真地跟苏朵说："真的没生气，但是不舒服还是有的，觉得好像不可能似的。不过，我跟林宁那个时候也并没有在一起，是吧林宁？"我把头转向林宁。

林宁放下手中的咖啡杯，他想了想说："感情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说的。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喜欢苏朵。"林宁说着还很温柔地看了苏朵一眼。

说实话我有点儿吃醋，林宁绝对是一个优秀的男人，无论在外形或是内在上。一个优秀的男人坐在你面前，先不谈你是否喜欢他，就他在你跟前说着另外一个女人的好这一点，但凡一个正常的女人听到了都会产生小小的醋意的。

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不会吧，林宁你丫怎么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算一个受伤者吧？还有，林宁，你说实话，咱刚认识那会儿你是不是也嫌我胖，只是没好意思说，对吧？

林宁搔了搔后脑勺笑了，不再说话。

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我胖得像小猪哪会儿，身边一二三四的，还有那么几个男的，现在瘦下来了，这男人都死哪儿去了呢？

为了打消苏朵自责抑或是愧疚的念头，我继续跟苏朵说："苏朵，我丸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知道，我要是不高兴我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对于你和林宁，我除了祝福还有羡慕。你们两个人真的很般配，这话我是从心里说的，这么多年朋友我想你应该能感受我说这话的真诚。我真的没有生过你的气，感情这种东西就像刚才林宁说的，挺奇妙的。看着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手牵着手，我就觉得那是一种我一直渴望但是不可求的幸福。"

我说完，苏朵重重地冲我点了点头，她说，丸子，你不用说了，我了解你这个人，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以后一定什么负担啊顾虑的都不会有了。

听苏朵这样说，这些天来我一直皱巴巴的心也总算舒缓开了。了结了一件心事眼前顿时明亮起来，心情好得不得了，胃口也大增，我又变成了那个在饭桌上捧着盘子到处跑的丸子了。

—30—

日子在小外甥乐乐一天天的长大中流逝直至不见。

小英子已经搬来与我同住，当然我只允许她在我的客厅里临时搭建一个小窝安身，有时候半夜从梦中惊醒看到客厅里熟睡的小英子我

常常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分，不过很快这种愧疚的情愫就会被我独占大床的喜悦所替代。

小英子倒是知足常乐从不在乎住在哪里，因为我给她买一件廉价的衣服她都能乐上半天。小吉跟她的关系始终不温不火，偶尔小吉也会来我这里给乐乐买个小衣服什么的，他见了我和小英子并不说话，放下东西看完乐乐就走。我发现男子汉气概已经在小吉身上若隐若现了，可能他真的找到了像个人样的活法。

第58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5)

杨喆来过我的住处几次，他每次来都拿一大堆补品，说是给孩子和小英子的。有一次送他出门，到了楼下，他突然说想请我吃饭，我没有推脱。自打上次“投票事件”，我觉着我和杨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见了面也只是客气地打招呼，再也不会像大学那会儿没完没了地贫了。

杨喆开着一个超可爱的小Q车，我本来想调侃他说怎么几天不见就想开着小Q奔大奔呀？不过话到嘴边自己就变了姿态，我说，买车了？杨喆点点头，自嘲似的冲我笑，他说，跟你之前坐过的车相比有些寒酸了。我说，挺好的，你总算安稳了。杨喆再次点头，他说，是啊，罗婷的超市货特杂，每天都忙得我晕头转向。杨喆说完这话好像意识到自己提了不该提的人，他歉意地看着我。我说，挺好的，你不再瞎倒腾就挺好。

“去哪儿吃饭？”杨喆问我，“我好像从来没有单独请你吃过饭。念书的时候穷，毕业了瞎折腾也穷，现在好点儿了，请你好好吃顿吧。”

“随便找个地方吃就行。”我说。

“那怎么行，要不咱还去天景轩？”杨喆问。

“别去那儿了，就咱俩。”我说，“要不叫上苏朵和林宁去那儿也行。”

“还是别叫他俩了，要不我带你去一个我经常吃饭的地方吧，虽然不大但那里的菜特好吃。”杨喆说。

我点头表示同意。

杨喆将车驶出主干道，他的小Q开始穿街过巷的带我去他说的那个地方。

在我眼里，那只是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路边摊，可杨喆却说，有一段时间他钱不够花，就总来这个地方吃，只有这里合他的胃口而且还能吃饱。

果然，老板见到杨喆就像见了自家亲戚似的，也不多招呼，直说让杨喆自己动手。杨喆一边拿盘子一边跟我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对这话我体会得太深刻了。

饭菜并没有杨喆说的那般可口，可能是人同而景不同的缘故吧。我和杨喆边吃边有一搭没一搭说着，没觉得太开心也不觉着有什么不高兴。

吃完饭杨喆送我回家，到了家门口杨喆说以后有时间还来找我一起吃饭，我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笑着就上了楼。杨喆站在楼下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进屋了吧？那我走了？我说，嗯，我到家了，你走吧，路上开车小心点儿。

我刚要撂电话，只听杨喆跟里面说，丸子，你瘦了，虽说这样比以前好看了，但是我挺心疼你的。

撂了杨喆的电话我就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思考，被停职的这段时间我闲来无事就爱瞎思考，比如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呵呵，挺无聊的吧？我自己思考不明白的时候就爱翻电话本，直至电话本里的那些名字我都能默背下来了。

思考不明白的时候我还爱给孙宇打电话，有那么几次他立刻就给我回了电话。不过更多的时候则是隔了好久才打给我，那光景就像我是一个被遗弃在黑乎乎角落里的娃娃，孙宇总是泡完了他的妞儿忙完了他的工作才恍然大悟般将我从角落里拖出。他会笑嘻嘻的问我，怎么？又不开心了？说说，我正好有时间。

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得知了井然去世的那段日子吧。孙宇天天半夜里陪我玩一个叫彩虹岛的游戏。我用男号，他用女号，因为我觉着男号看起来更漂亮一些。遇到妖怪的时候我就找棵小树往上面一坐，就看下面的孙宇挥着一把大刀打得那些怪物乎乎的往外冒血，怪物死了我就跳下去捡装备，有用的没用的都捡。孙宇这时就特暧昧地用他的游戏小人儿跟我说，老公，慢点儿捡，不够我再给你打。旁边那些玩家看不惯就骂我是个小白脸吃软饭，有的实在看不下去我俩在那儿

调情就老爱上来PK我，我级别不够，总是没挣扎几下就给人打死了。然后我就看见孙宇骑着他的战马，嘴里喊着，老公不要怕，我来给你报仇。

这时候我会在电脑这边笑得前仰后合背过气去。

有的时候别人打出了金币什么的我也爱一脸谄媚地跟着人家屁后捡个没完，这时孙宇会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骨气？然后上去就将别人的游戏小人儿几刀劈死，劈死之后他还会大骂着谁勾引我老公杀无赦！

第59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6)

有一次我又跟着别人身后捡金币，孙宇照例上去几下就给那人砍死了，谁知道那个家伙在游戏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没几分钟就招来一大堆人，结果还没等孙宇挥他的刀，他就被人乱箭射死在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原上。死了的孙宇还不甘心，嘴里不住骂娘，那些人气不过，愣是对着他的尸体砍了能有半个小时。

在这半个小时里，我和孙宇各自看着自己的屏幕聊电话聊得不亦乐乎。孙宇说，你看我为你死得多惨那，都被人鞭尸了，你表示表示吧。我说，怎么表示啊？要不你来北京吧，我好好表示一下。孙宇说，得了吧，我在深圳身边小妞可多了才不去北京找你这个胖妞呢，要不你过来得了，反正你在北京也不开心，过来，我就勉为其难地包养你吧。我说，还是算了吧，你年纪太大了，不适合我这胖的。

孙宇这人平时没一句正经话还好色，我记得刚认识他那会儿他不这样，第一见他我觉着他是挺上进的一个好青年，也不知这些年跑去深圳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动不动就身边的小妞如儿何如何，好像全深圳的女人都跟他有一腿似的。

其实我是相信孙宇可以让全深圳的女人都跟他有一腿的。

—31—

晚上我正要睡觉，小英子哭着打来电话，她说，姐，你快来看看吧，小吉他不是人。我心一惊，下午的时候小英子接到小吉的电话说是要带着她和孩子出去玩，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看到小英子笑得面若桃花，又是换衣服又是打扮的。

可这怎么刚到了晚上就哭着给我打电话了呢？难不成小英子发现小吉跟罗婷的暧昧关系了？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我已经把小英子这个可怜的小女人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了，我不敢多想，穿了衣服就奔小英子说的饭店去了。

到了的时候小英子正站在饭店门口红着眼睛抹眼泪，见我来了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姐，你快进去管管小吉他们吧，乐乐，他们拿乐乐……小英子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只知道嘤嘤地哭。

乐乐出事儿了？

我赶紧进到饭店。

小乐乐被放在了那些已经吃得狼藉不堪的菜碟中间，衣服上油渍渍的一块连着一块，餐桌旁边的那些人正在划拳，脸个个喝的跟猴屁股似的。可能是他们玩得太投入了，我进屋子之后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

这群人在我的眼皮底下玩起了击鼓传花，小乐乐居然成了他们手中的那朵花儿！被这样一双双不知深浅的大手传来传去，我可怜的小乐乐都快要折腾到断气了。

孩子传到小吉手里的时候我上去就将乐乐抢过来抱在怀里，我说："小吉，你丫还是不是人？乐乐是你儿子，他不是狗崽子。"

小吉摇了摇头认出了我，他用已经喝得发硬的舌头说："姐，你别管我。"

罗婷在一旁插嘴："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沈秋啊，怪不得我们小吉不还手。"

我就知道这事儿肯定跑不了罗婷，小吉才没有那么高的智商可以想出拿小孩儿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呢。

我对罗婷说："罗婷你跟我有仇还是怎么？你有仇你拿孩子出气算什么啊？"

罗婷说："呦，沈秋这话你说的，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我们就是大伙一起出来玩玩儿，你老往自己脸上贴哪门子金呐？"

"靠，说什么呢你？"我把孩子交到小英子手中，指着罗婷的鼻子就过去了。

"怎么？你还想象打小吉那样给我一耳光怎么的？告诉你，我不是小吉，也就小吉那熊样整天被你欺负。"罗婷在我面前站了起来。

“姐，你能不能不管我的事儿，我们爱怎么玩怎么玩，你老管什么啊？”小吉在旁边僵着舌头却不甘示弱。

“小吉你给我闭嘴！”

我刚把头转向小吉就听见“啪”的一声，然后脸就火辣辣的疼。

我被罗婷扇了一耳光，这耳光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在了我脸上，现在它的上面肯定有个红彤彤的五指山。整个饭桌都安静了，乐乐在旁边哭得我心烦，小英子则不住地拽我的衣服。

第60节：CHAPTER09疼痛的伤口(7)

当意识到打我的人是罗婷，我迅速抓起桌子上的一个酒瓶子扑向了她。那是还剩下半瓶酒在里面的瓶子，整整半瓶酒都灌进了我的衣袖，不过这并不阻挡我去思考，我想，就你罗婷这贱人居然还敢打我？你丫的脏手怎么能碰我！

身后的小吉死死抓住我，我手中的酒瓶子在与小吉的拼杀中不知怎么就落在了我自己的头上，血慢慢流淌下来，就跟电影里面的慢镜头似的，它淌过我的眼睛顺着我的脸颊进到我的嘴里。

我有些恶心，我想我对自己的血都觉得恶心，是不是证明我其实对自己是很厌恶的？

小吉和小英子僵直地站在那里，乐乐哭得更响亮了……

我被送进了医院，是小英子抱着乐乐把我送进去的。小吉开着小车载着罗婷跑了，他都没问我疼不疼。小时候我打碎碗弄伤了手，小吉都会眼泪汪汪的冲着我的手吹上半天气儿，可现在，他居然开车跑了！还有一同吃饭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人，个个也成鸟散状不知去向。

我坐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怒着个眉头看医生拿着针线在我的脑门上穿来引去，我并不感到疼，可能是麻药起了作用。

杨喆得到消息第一个赶到医院，他站在我旁边跟我一样怒着个眉头，直到医生替我将伤口缝合完毕说了句没什么大碍，杨喆的眉头才算解开。苏朵和林宁紧随杨喆之后也赶来医院。这些人的到来都是小英子替我通知的，小英子可能没见过血流满面的场景，她送我到医院之后就哆哆嗦嗦地问我怎么办，我想了想说，通知杨喆、苏朵，那个——还有林宁。

说完这些我让小英子抱着乐乐先回去休息并嘱咐她这件事儿先别跟我妈说。小英子起初不走，不过看到乐乐不时地在梦中抽搐她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坐车回去了。

我躺在病房的床上，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远看我的头就像一只正在做茧的蛹。我对苏朵他们说，你们看到了吧？我的头，是被小吉给打的。小吉你们都应该认识，我表弟，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啊。可我不怪他，我为什么不怪他呢？因为这所有的一切不是我表弟的错，这一切都是罗婷她一手策划的！都是她！之前我就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贴吧事件是罗婷干的，她害得我没了工作。可你们都不相信我，尤其你杨喆，你还记得吧？现在好了，我血流满面了，这回你们该信我了吧？

我越说越激动。我说，井然死了，他要是在他一定会相信我，一定会站到我这边的。可是他死了啊，他死了就不能活了。哦，我忘记了，井然跟罗婷有过孩子，那或许井然也不会站到我这边吧。

说完这些话，我除了激动还有些恶心，伤口处隐隐作痛。苏朵他们都站在床边，就跟听领导训话似的，一个个低着头。那一刻我扭头望着窗外，我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很满足。因为，终于，我说话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做任何反对了，终于，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听我丸子讲话了。

第61节：CHAPTER10深圳职场(1)

CHAPTER10深圳职场

我被崔浩逗乐了，这个小破孩儿，居然还知道我们中国有一种友谊被称作革命般的呢。我张开双臂毫不吝啬地给了崔浩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想，这可能是这辈子我与崔浩的最后一个拥抱了。

—32—

我在医院只呆了一天，我怕我妈那个老太太知道我住了院担心我，不过我没选择回自己的住处而是直接回了家，因为我觉着此刻的我更需要家的温暖。

回家的时候我妈看着我的脑袋缠得跟木乃伊似的还是差点儿就晕过去，我爸那个老学究指着我的脑袋批评了我半天。他说，你说你这孩子，这又是怎么弄的？一天天的不惹出点儿事儿来你就不死心，你去医院没啊？

我说，去了，医生说没什么，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

我妈说，快来给我看看，不行，咱还是再去一趟医院吧。

我说，不用了，医生都说没事儿，要是有事儿我还能回来呀？

我爸说，你这孩子呀，那你到底是怎么弄的？

我说，我就是没睡醒的时候下楼梯不小心摔下去了，结果就成这样了。

我妈说，你说你，这也不用上班了，你不好好睡觉，你没事儿下什么楼梯啊？

我说，是，妈，爸，我错了。我这不受伤之后第一时间就想到回家了嘛，你们别再批评我了，我怪可怜的。

爸妈听我这么一说才发觉他们做得有点儿过分，我进屋这么半天了，他们就知道盘问我，也不说给我弄张床躺下，而且怎么也得给我炖只小笨鸡补补啊。

躺在家里自己曾经的那张大床上，心里这个踏实。厨房里有忙碌的妈妈，久不见下厨的爸爸这次也让他的身影穿梭于客厅与厨房之间了。还有苏朵杨喆他们，每隔几天就换着样的给我送补品，好像我正在坐月子一样。

我在心里止不住嘿嘿乐，看来我这血出的还真挺值，有这么多人整天围着我转，他大爷的受伤可真是件幸福的事情啊。

崔浩有一天也来了，那时我头上的纱布基本上已经清除干净，只留下四四方方的一块药布贴在伤口处。不过崔浩见到我头上的伤还是吃了一惊，想伸手摸我的头又不敢，只好磕磕巴巴地说，你，这——怎么？

我摸了摸有些发痒的脑门，笑着说，没什么，不小心碰到。

“碰倒？”崔浩用极不标准的中文重复着。

“嗨，反正就是没问题，不用担心。”我说。

“哦。”崔浩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要回国。”

“什么时候回国？”我睁大了眼睛问。

“明天，回国，飞机。”崔浩说。

“哦，呵呵，好事儿。几点的飞机？”我问。

“几点？哦，2点，下午。”崔浩再次陷入思索，“嗯——你，可以，我，送吗？”

“当然可以。”我想了一下回答到。

我想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崔浩了，既然以后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送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让他毫无牵挂地走，总比留一个遗憾强。

下午一点多我到了机场，去机场之前我去商店为自己买了顶帽子将伤口隐藏起来，买帽子的时候我还顺便给崔浩买了一条很哈韩的银饰项链。

机场大厅里的人不是很多，崔浩穿着红色上衣一个人坐在长椅上，他手中不断摆弄着一个小盒子。见到我，崔浩笑得露出整齐的牙

齿，他将手中的盒子递给我说，给，你。

我没推脱，接过来，顺手也把自己买给崔浩的礼物给了他。崔浩拿着礼物很高兴。他一高兴就爱手舞足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只好用肢体来表达的原因吧。

快登机的时候，崔浩凑到我跟前，刚刚收到礼物时的笑容全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忧伤。

崔浩说，抱下，可以吗?

我犹豫了。

崔浩又说，革命的，你和我。

我被崔浩逗乐了，这个小破孩儿，居然还知道我们中国有一种友谊被称作革命般的呢。我张开双臂毫不吝啬地给了崔浩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想，这可能是这辈子我与崔浩的最后一个拥抱了。

送走了崔浩，我坐机场的大巴回市区。在车上我打开了崔浩送我的小盒子，里面也是一条银质的项链，跟我送给他的那条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拿着项链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随即将它放了回去。把项链放回盒子的时候我鼻子酸了一下，说不清楚为什么。

大巴车行驶在笔直的公路上，没多久就进了市区，我下车之后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在马路上跟着人群闲逛。我置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大家等红灯我也跟着等，大家过斑马线我也跟着过，我想感受其他人的快乐，我想感受这座城市的快乐，

可惜，我失败了。

除了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一无所获。

不对，应该说我也是有所获的。这个所获就是在经过一家饭店的时候我看见罗婷搂着杨喆从里面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我还看见杨喆和罗婷坐在他那辆可爱的小Q里，罗婷搂着杨喆的脖子，他们两人在里面吧嗒吧嗒的亲嘴儿。

我站在他们的车窗前面停留了好久，直到他们亲热完毕准备开车我才连忙躲闪到一旁给他们让路。罗婷从车里朝我轻蔑地笑了一下，杨喆则是就跟根本不认识我这个人似的将车开走了。

第62节：CHAPTER10深圳职场(2)

说实话，我这次还真有点儿怀疑自己眼睛看到的是否属实。我抱紧自己的膝盖坐在马路边儿上，不停地回忆刚才的画面，我想确认里面的人是不是真的是杨喆。可我越回忆越觉着恶心，恶心到我连晚饭都不想吃了。

可想到自己头上的伤还需要持续而强大的食补，我就将恶心咽回肚子，还特意跑去旁边的超市买了比平时多一倍的零食拎着。不过没走几步我就发现那家超市是罗婷开的，我将大把的食物丢给了地下通道里的流浪歌者。

回到家我就给孙宇打电话，我说，嗨，你说这是什么世界啊?

孙宇说，又怎么了？小丫头，不开心啊？头上的伤好没啊?

我说，我今天看见一只母猪跟一只公猪在马路上接吻。

孙宇呵呵地笑了，他说，小丫头，不开心来我这里吧，长住也好，散心也好，随你。

我说，你不会是真想包养我吧？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孙宇说，嗨，我在深圳都闻到你那儿的火药味了。如果你愿意被包养也没什么啊，我有那个能力。

我说，你去死吧。

之后就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我马上就后悔了，好不容易可以有一个人听我讲话，我怎么说挂断就给挂断了呢?

—33—

我决定去深圳。

这个决定是在我挂断了孙宇的电话之后产生的。决定之后我开始收拾衣服，一件一件地从衣柜里往外掏，掏到一半累得腰酸背痛索性全部丢到一边不理不睬。反正孙宇他说要包养我，而且这些宽大的衣服在我变瘦之后也都用处不大了，到了深圳让他孙宇全部给我买新

的，要统统买那种又瘦又精炼的性感小衣服。这样想着，干脆连洗面奶之类的出门必需品也被我统统塞回了卫生间。

第二天我先去买了机票，随后又回家跟我妈说我想去深圳溜达溜达，明天就走。我妈摸了摸我的脑袋，她说，这孩子没发烧吧？去深圳你住哪儿你吃什么？我说，我都联系好了，苏朵的爸爸在那边有楼盘，大不了去做售楼小姐。

我妈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她说，沈秋，你就折腾吧，看你爸回来我不告诉他的。

我趴在我妈怀里使用怀柔政策。我说，妈，我就是想去溜达溜达，散散心，你看我现在也不工作，也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能让我上班。我整天腻在家里都烦死了，你就让我出去玩玩吧，我是去散心不是要长住那里。

我妈依旧摇头，她态度很坚决，只跟我说，等你爸回来的，他要是同意我就没意见。

我妈可真狡猾，我爸那个老学究怎么可能同意我去，可是看我妈的态度，她是抱定了不同意的决心，我也只好眼巴巴地等着我爸晚上回家再说了。

我爸回来得很晚。整个下午我急得在屋子里直转圈圈，我妈看不过去，不停数落我。

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自己想去深圳的事儿跟我爸说了，我说我妈不让我去，我不是想在深圳工作，我就是想去散心而已。我爸喝了口汤问我，那什么时候回来？被我爸这么一问，我的心立刻敞亮起来，我觉得我去深圳这事儿能成。

我说，散心而已，一两个月就回来，住的地方也不用担心，苏朵他爸在深圳有楼盘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我就先去那儿看看，溜达够了我就回来。

我爸放下筷子，叹了一口气说，哎，你这孩子做什么事情没耐性还太任性，学校的事情闹得很不好，暂时我是不打算让你回学校。去

深圳也好，散散心吧，玩够了就回来。

我有点儿不敢相信说这些话的人是我爸，我妈也有点儿不相信，我和我妈异口同声地问："真的让我（她）去啊？"

我爸离开餐桌，到书房端出他那个古香古色的茶杯，他一边吹着飘在水面上的茶叶一边说，让她去吧，她在家整天无所事事的，去工作也好，散心也好，孩子长大了，让她开心点儿。

我妈听我爸这么说不高兴了，她把碗一摔，说，她出去我怎么能放心啊？

我使出杀手锏搂着我妈的脖子撒娇，我说，妈，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了，是去深圳也不是去美国呢，坐飞机一会儿就到了，而且我就是去散散心随便吃点儿苦再减减肥嘛。您没事儿还爱跟那些老太太一起组团去郊游呢，我没几天就回来了。

第63节：CHAPTER10深圳职场(3)

我妈嘴上还是不松软，可是已经起身准备着要给我收拾衣服了。

我左一兜右一兜的将我妈给我收拾的行李拎回住处。小英子这几天带着乐乐回乡下探亲，我躺在自己舒服的大床上，一想到明天可以去深圳就激动，一激动睡意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整夜都在不停翻身，身下的大床都被我弄得烦了，嘎嘎直响。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去深圳之前我还有个地方想去，那就是天津，我想去看看井然。之前我给苏朵打了电话，托她帮我跟罗婷也好，杨喆也罢，总之帮我打听到井然墓地的具体位置，我想去那里看看他。

苏朵将打听来的地址告诉我之后问要不要她陪着我去，我说不用了，你跟北京好好呆着吧，我走之前就想去看看，也算了结一心愿。

井然的墓地在郊区，那儿地方不大，但很安静，周围环境也不错，空气清新，还不时可以听到鸟叫。我买了束花儿，我想以前你井然活着的时候没送过我花儿，现在你死了，换我送你吧。

我靠在井然的墓碑上，碑上明晃晃的名字和井然笑得有些傻的照片深深刺痛了我，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撕心裂肺的痛楚。我一直在落泪，不是我想哭，是眼泪毫无征兆地就往出淌。

我仰着头，湛蓝的天空里没有一丝白云，阳光很快就蒸发了我的眼泪，我的心像被什么掏干了似的，整个身体也随之空了。

擦干眼泪，我跟井然说，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喜欢你，从上了大学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你，只是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说。现在我要走了，去深圳，去那里过新生活。你看，太阳出来了，那么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是崭新的，你好好生活，我也好好的。

从天津回来我直接去了机场，苏朵、林宁，还有我妈去送我。正要过安检，杨喆也来了，不过我没搭理他，逐次跟苏朵林宁还有我妈

抱过之后，我抬头挺胸往里面走，通过硕大的落地窗我看见杨喆双手插兜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你说杨喆那样儿，他连看都不看我，还叫来送我？还不如不来了，来了就惹我生气。

进了机舱，飞机开始在天空中翱翔，起初我还是挺兴奋的，不过也说不好过了多久，我的心突然莫名的悲伤起来，可能我的悲伤由心转到了脸上，空姐过来问我需不需要什么帮助，我摇了摇头。

我知道我又想起了井然，从北京到深圳，飞机所经过的城市里是不是还会经过天津呢？

—34—

下了飞机，孙宇的小越野车安安静静地停在大厅外面。他靠在车窗上双手交叉在胸前笑吟吟的还带着点儿不屑。

到了近前，我一拳打在孙宇身上，我说，你丫的怎么都不进去接我，就在外面干等啊？

孙宇摸了摸被打疼的前胸说，半年没见，你怎么瘦成这样？呦，你那引以为傲的小肚腩呢？

而且怎么说来真的就来了，行李呢？孙宇又说。

我摊开双手说，没有行李啊，你不是说要包养我吗？当然所有东西的、你都得给我备齐啊。

孙宇一边叹息一边摇头，他打开车门，自己先钻了进去，见我不动，指着旁边的车门说，干吗呀？还等我给你开呀？自己上来得了。

我憋着嘴钻进他的小越野，孙宇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问我："你还当真啦？真的想让我包养你？"

我打着哈欠说，昨晚因为要来一宿都没睡好，先睡了，你好好开车，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

孙宇瞅了我一眼，随即又将目光转向前方，真的假的呀？他说。

什么真的假的？我问。

以前的小胖猪怎么突然变成眼前的小美人了呢？孙宇无不惊叹地感慨。

我没说话，抱紧自己就睡了，因为眼皮直打架实在是太困了。

孙宇的家相当的豪华大气，楼里套着小楼。我被他唤醒下车的时候人还困得有些歪歪斜斜，可是一进他家的大门，整个人立马就精神了，我脑海里的第一反应是，敢情我在北京的生活那简直就是猪狗不如啊。

一进小铁门，是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小路，路的左边种着不知名的鲜花，右边是嫩嫩的绿草，绿草的尽头趴着一条金毛的拉布拉多大狗，见有人进来，大狗立刻警惕地朝我这边张望。待孙宇走到它近前，拉布拉多大狗才发出亲昵的声音，不住地用舌头舔着孙宇的手。

第64节：CHAPTER10深圳职场(4)

屋里的地面是用光亮的大理石铺成的，一进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客厅，客厅的左侧是厨房，长长的储物柜正是我最中意的那种。楼上的房门是用上好的木材雕刻成镂花的那种，古香古色。

正待我想将这些房间一一查看，楼下有保姆模样的人上来问孙宇晚上是否要在家吃。孙宇说，晚上不着急，你先给我朋友收拾一个房间出来。

保姆模样的人有些不敢相信的样子，上上下下地瞅我。孙宇不高兴地说，看什么啊，赶紧收拾去吧。

我拍着孙宇的肩膀说："天呐，你原来是这么有钱的大富翁啊？那怎么每年都只送我那么小气的礼物？"

"咱们君子之交嘛……"孙宇还想说什么，不过他的电话响了，他跟对方说话的语气软绵绵的，由此我断定对方肯定是个女人。

果然，孙宇挂了电话冲我不怀好意地一笑，他说："一会儿让保姆给你做饭，想吃什么就让她给你做，我出去一趟，晚上可能不回来。"

"不会吧？我第一天来啊，你就丢下我一个人去鬼混？"我说。

"哪有女人送上门我还能拒绝呀？真是的，没想到你说来还真来了。"孙宇说着下楼穿衣服，穿好之后他冲还在楼上站着的我说，晚上自己吃，嘿嘿，不要太想我。

目送了孙宇，我有点儿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保姆将我带到收拾好的房间，我对这个房间挺满意的，干净简洁。出门的时候保姆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我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就说，平时你给孙宇做什么就给我做什么吧。

保姆说，平时孙先生都不回来吃饭的。

我说，那就给我泡碗面得了，我挺困的，吃完就休息了。

保姆点了点头，给我泡面去了。

这面也泡得太精致了点儿，白细白细的面条上红红绿绿的满是青菜，另外还摆着不知名的物体。我左看右看，没敢下口，我怀疑那些不知名的东西是鲍鱼。只不过这些“鲍鱼”被我吃在嘴里没什么味道，我在心中暗想，这要真是鲍鱼，可太浪费了，遇到了我这么个不识货的家伙。

这碗面吃得我小心翼翼有点儿堵，不过跟吃完之后的困倦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我倒在床上，脑袋第一次没有对陌生的枕头产生敌意，居然轰隆隆地睡着了。

早上起来去卫生间的时候看见楼下的厨房里保姆在一样一样往桌子上放碟子，香味顺着楼梯飘了上来。

“孙宇还没回来啊？”我嚼着菜问保姆。

“没有，孙先生大概会中午回来。”保姆回答我。

“哦。”。

中午的时候孙宇果真回来了，他将拎着的许多袋子扔到客厅的沙发上说是给我买了很多东西，让我自己下楼去看看是不是喜欢。说完这些他也不等我回答就到卫生间里又洗又泡的。等他穿着宽大的睡衣湿着头发从卫生间出来我已经把他买给我的衣服鞋子化妆品统统试了一遍。

“怎么样？还合适吧？”孙宇站在楼上边擦头发边说，“我今天早上特意去给你买的呢。”

“你真的要包养我？”我仰着头假装一脸天真地问。

“切。”孙宇冲我一挥手，回他的房间蒙头大睡去了。

晚上孙宇带我去吃饭，在车上他调戏我说，还好我晚上有点儿时间，就献给你几个小时的时光吧。

吃饭的地点在一家西餐厅，里面又是钢琴又是小提琴的，连服务生看上去都比我高雅。

“你经常带女孩子来这里？”我看到服务生对孙宇很熟悉的样子就问。

“差不多吧。”孙宇回答。

“你不会昨晚真的跟其他女人鬼混去了吧？”我眼睛放着光。

“是啊。”孙宇轻描淡写地说。

“不会吧？”

“是啊，这有什么？”孙宇反问我。

“我看我还是回北京吧。”我将牛排塞到嘴里边嚼边说，“你太危险。”

“哈哈。”孙宇笑得肆无忌惮，“以前也总跟你说呀，我生活是挺糜烂的。”

“我以前以为你是跟我开玩笑的呢。”我说。

“其实这挺正常的，像我这样的人每天压力很大，谈感情还伤脑筋，所以就糜烂了一些。不过你放心，我只负责养你，不包你。”

第65节：CHAPTER10深圳职场(5)

“我没有魅力吗？”我不知怎么的就说了这一句。

“还算有点儿吧，不过跟我的那些小妞比起来就差很多，而且你没以前可爱了，以前胖乎乎的多可爱啊！”孙宇说完又哈哈大笑了。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不这样啊？”我说道。

“是啊，那个时候可真寒酸啊，还请你去吃路边摊。”孙宇擦了擦嘴，继续说，“好了，不说这些了，谈正经的吧。你来深圳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不说你养我吗？我还要工作啊？”我像抓了把柄似的反问。

“当然，你当然得工作。我可不想你跟我身边的那些人一样，像个花瓶，一碰就碎。说吧，你想干什么样的工作？”孙宇一本正经地问。

“那你能给什么样的啊？”我再次反问。

“嗯，我现在有几家酒楼，还有一些楼盘，还有文化公司，还有其他方面的，不过不适合你。对了，还有几家超市。”孙宇说。

“超市？”

“嗯，超市，你想去吗？我也很想你去那里。”孙宇放下刀叉。

“好啊，我能做什么？”

“从头开始吧，我先把西城附近的几家超市给你，那儿离咱们住的地方近，你每天去也方便。对了，你会开车吗？我给你一台车。还有，你要学的是如何经营，而不是去做售货员，能明白吗？这对你以后有用。”

“我不会开车哎。”我像犯了错似的低下头。

“不会也没关系。”

我低头的时候想起在北京罗婷开着小车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心里顿时有了火，我对孙宇义正词严地说，虽然不会但我可以学。

“不要学了，开车挺危险的。”孙宇边说边看手表，“我一会儿还得去谈个生意，你吃完没？吃完咱们就走，我先送你回去，明天早上带

你去超市。”

我赶紧将盘子里剩下的几口牛排一股脑的塞进嘴里，孙宇看我那狼吞虎咽的样儿就鄙视我，我说，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是大款啊？这不吃了多浪费啊，祖国人民白养你了。

“真是奇了怪了哈，怎么这么能吃还能减肥成功瘦成这样呢？”孙宇起身离席的时候依旧跟看怪物一样不依不饶地盯着我上下看。

—35—

当天晚上孙宇回来得很晚，可是第二天早上他起得比我还早，并且看上去依旧精力充沛。我正跟床上撒着欢的睡着，孙宇也不忌讳连门都没敲，直接就进了我的房间将我从被窝里拽起。看到我抱着枕头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孙宇不屑地笑了。

我惊慌失措并不是因为害怕孙宇对我怎样，而是我整个人还没有从梦里走出来，我还在跟梦里的人搏斗呢，被孙宇这么突然一拽，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从某种情节中硬生生地拖出，可我的魂魄还留在里面呢。

孙宇可不在乎那个，他穿得就跟要结婚的新郎似的，不过脸上可没有新郎的喜悦，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严肃，他说：“快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去超市呢。”

我把被子拽起来将自己藏在里面只露一个小脑袋在外面，我说：“不会吧？你昨天说的是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你以为我跟你玩呢？”孙宇挥动着手臂，他手腕上的金表在清晨的阳光里闪烁着耀眼的光泽。

“哦。”我极不情愿地答应了一声，“那你先出去我得换衣服。”

“嗯，你快点儿，我在楼下客厅等你。”

我迅速穿好衣服，将脸洗的晶莹剔透，然后拎起孙宇买给我的小皮兜下了楼。孙宇换了车，之前我看到的那辆越野变成了一台黝黑的宝马。

“车呢？之前的那辆呢？”我问。我觉得孙宇还是开越野才跟他相配，又有形又野性。

“送人了啊。”孙宇回答我。

“送谁了?”我问正要启动汽车的孙宇。

“送给小情人了，赶紧的，咱走吧。”孙宇在车上催促我。

“你真是败类，说给人就给人了。”我坐在车上继续说。

黝黑的宝马平稳却迅速地行驶在马路上，车里响起日下正火的流行歌曲，孙宇眼睛看着前方的路说，“汽车就跟女人似的，得经常换。”

第66节：CHAPTER10深圳职场(6)

“败类。”我又重复了一句。

孙宇听我这么说他，呵呵笑了，他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小孩子呀就是小孩子。”

孙宇将手放回方向盘上的时候，我回忆起我们最初在网上相识时他跟我说过，他的一只手在部队的一次演习中不小心折断了，不知道他刚刚摸我头的手是不是就是被折断过的那只呢。那个时候，我为这件事情伤心了很久，我还跟孙宇说你要是变成了残废就来找我吧，我养着你。孙宇当时笑嘻嘻的跟我说没事儿，手已经接上了，除了不能太用力之外跟那些正常的手没什么区别。

想起往事，就跟发生在昨天似的。

孙宇见我突然安静，转过头来疑惑地看我。我说，你那只手没事儿了吧?

孙宇又笑了，他说，嗨，还跟以前一样，不能太用力，不过你看，我不说谁知道这是一只有毛病的手啊？孙宇说着把他那只伤残的手举到我眼前让我检查。

这是一双咖啡色的手，骨节突出，扁平的指甲，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对老妈给我介绍的那些男人个个嗤之以鼻，那是因为除了林宁之外，所有人的手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而我对男人手的挑剔的根源原来在这儿呢。十六七岁的时候，有这样一双咖啡色的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并且影响着我的现在。

“怎么又不说话了？”孙宇一边观察我的脸色一边问。

“没什么，想起咱俩在网上刚认识那会儿的事儿了，咱们认识六七年了吧？可是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似的。”

“小丫头，你又来弄一些伤感的事情了。”孙宇说着又摸了摸我的头。

到了超市，孙宇给我介绍了一个姓李的经理。孙宇跟这个李经理说我是他妹妹，以后超市方面都是要交给我管理的，要他一定用心教我。

孙宇说完这些很着急就走了，到了门口想起什么似的又返回来告诉我他晚上可能不回家让我自己找保姆做饭。

孙宇走后我就跟着这个经理在超市里面逛来逛去，李经理跟我说着经营方面的事情，比如进货的渠道、宣传的方式，还有售货员的培训等等一类。逛完整个超市，已经是下午2点多，我的肚子早就咕咕响个不停了，可是孙宇手下的人好像都跟孙宇一个样儿是个工作狂，他好像已经忘记了吃饭的事情，径直将带我到了他的办公室找出了许多资料让我看。

这些资料五花八门，商品的进货单、差价单、营业额、收益、宣传策划案之类的应有尽有。李经理还在他的隔壁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他说，这段时间，上午我给你讲一些东西，下午你就在这里将手头的这些资料好好看几遍。

晚上孙宇果然没有来超市找我，我自己打了出租车回到他的住处。保姆给做的饭菜十分可口，也可能是这一天太累的缘故，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香甜。

吃完饭，孙宇还没有回来，我一个人看着李经理给我的那些资料，看累了我就躺在床上休息，边休息我边想，什么时候等我都学会了，也回北京开一超市，让罗婷的超市统统歇菜去吧！

想这些的时候我咬牙切齿，我看到了罗婷超市倒闭时的样子，还有罗婷沦为乞丐后狼狈不堪地向我伸手要饭，我忍不住笑了，我哈哈的笑声连自己都听见了。

旁边有人在拍我的脸，我睁开眼睛看见孙宇坐在我的床边。敢情是我睡着了，刚才在做梦呢。

孙宇问我笑什么。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外面漆黑一片，我又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2点多了。

“你才回来吗？”我问。

孙宇点了点头，又问我：“你刚才笑什么呢？那么开心。”

我不好意思了，我说：“我梦见我在北京的敌人变成了乞丐，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叫罗婷的那个女人，我看见她伸手跟我要饭呢。”

“看你那点儿小出息，她要饭你就能乐成这样啊？”孙宇摸了摸我的脸，“好了，睡觉吧，不要那么辛苦，我也去睡了。”

“我一定要辛苦一些，我一定得打败罗婷！”说这些的时候我握紧了拳头，并把握紧的拳头拿给孙宇看。

第67节：CHAPTER11销售干将(1)

孙宇笑着摇着头走了。

孙宇走后，我的困意再次涌了上来，关了台灯，不一会儿我就进入了黏稠的梦里。这次在梦里我看到了好多的数据，我一边研究一边想，看着吧，我丸子要发威了，我不发威你罗婷当我是病猫呢。

CHAPTER11销售干将

孙宇说第一次谈生意就能如此成功真的是很不容易，想当年他第一次去北京，被人压榨得眼泪哗哗淌都没人心疼，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面对旧爱不乱方阵，保证了公司的利益。

—36—

这样苦心钻研日子一眨眼就过了一个多月，用李经理的话说，我进步神速理论上已经十分扎实了，该是实践的时候了。孙宇听了李经理的夸奖很高兴，他说，小丫头不错啊，明天就带你实践一下去。

第二天孙宇带我去见一个厂商，去之前孙宇说这回就看你的发挥了，一要控制好入货的价格，二是最好能买断货源。

我信心百倍地跟着孙宇，商谈的地点在孙宇的一家三星级宾馆。据说这家厂商的代表是从国外回来的，一直就被孙宇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孙宇弄了一桌子的好酒好菜，我们两人先入了席，没多久，厂商代表就在服务生的引领下进了包间。

我一抬头，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是崔浩，他旁边跟着上次在图书馆里骂我不要脸的那个小女生。崔浩和那个女生见到我也都是一愣，崔浩什么都没说，他一脸灿烂地与我和孙宇握手。旁边的小女生也与我们握手，只不过看上去有点儿不大高兴。

包间里除了我们四个，还有一个长得有点儿像海豹的翻译哥哥。我们五人围坐在一起，孙宇起身给大家斟酒，他说，准备了一点儿酒

菜，咱们边吃边谈。翻译哥哥将话翻译给崔浩，崔浩和小女生端起酒杯谢过。

整顿饭都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崔浩一直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弄得我脑袋一片空白，很多话都是被我习惯性地说出口，而无论我说什么崔浩都笑着点头。这样被崔浩看着笑着，我心里直发毛，我真怕旁边的那个小女生站起来像过去那样大骂我不要脸。

好歹饭局要结束了，崔浩用韩语跟那个女生说了几句话，一直都不太高兴的小女生听了崔浩的话脸上总算有了一丝笑意，之后她起身跟我们乌里哇啦说了几句，翻译说她是想先出去开车等我们。

然后崔浩又用韩语跟翻译哥哥说了很多很多，翻译哥哥一一将其变成中文讲给我们听。

崔浩说，之前没有翻译，沟通很不方便，我对你有很多话想说，但是说不出来。现在好了，我可以说我想说的话，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

你给我补习的那段时光是我人生里面很美很美的一段日子，以前在韩国，子承父业，家里的管束很严，日子并不快乐。可是，遇到了你，我们可以吃着冰淇淋和薯片，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很放松，很自由，很快乐。

不过用中国的话说，人有悲欢离合，呵呵，这句话还是你教给我的。我知道很多事情不能是永远，虽然心生向往也不能那样做，我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过得快乐，可是偏偏总是有很多误会，人也变得越来越难过。

学校的贴吧，那些帖子是我女朋友找人发的，我知道之后很生气，想要去解决，可是毫无办法。老师，我想，我真的该离开，给你带来了那么多的麻烦，我真的该离开。

所以我回国，谈恋爱，学习，继续我的路。

我以为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你，可我们还是见到了。只不过有些物是人非，但我永远会记得一起吃冰淇淋的日子，快乐。

至于这次的商谈，我想全部按照你们的要求，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们一直合作。

翻译说完，崔浩起身，他再次与我和孙宇握手，然后用蹩脚的中文说：“老师，我们是朋友，不会给你麻烦的，朋友。”

送走崔浩，我坐在餐桌旁开始挥动我的小爪子，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我又变成了那个贪吃的丸子。孙宇在一旁打趣说，嗨，你比我厉害呀？还跟外国小孩儿有牵连呢？

第68节：CHAPTER11销售干将(2)

我没说话，因为我嘴里塞满了食物说不出话，等到将这些食物咽进去我才说，快坐下来吃吧，好好的一桌子菜大家都没吃几口，多浪费啊，你真是败类。

孙宇笑笑，看着我吃自己却不动，他说，丸子，你说咱们认识了六七年是不是还比不上别人认识几个月呢？人家的几个月可都是黏在一起的，可咱们的六七年，细细算算，真正面对面的接触也不会超过两个月。

“你想说什么啊？”我站起身将一盘好吃的年糕饼端到自己跟前。

“我想说啊，咱俩以后得多接触接触，别认识了好多年却比不上别人的几个月。”

“神经病。”我斜了一眼孙宇，“跟你不熟悉我能大老远的跑来让你包养啊？”

“也是。”孙宇拿起筷子，“这好东西都快被你吃光了，你怎么还这么能吃啊？”

我没搭理孙宇，少说一句话可以多吃好几块肉呢。

—37—

孙宇说第一次谈生意就能如此成功真的是很不容易，想当年他第一次去北京，被人压榨得眼泪哗哗淌都没人心疼，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面对旧爱不乱方阵，保证了公司的利益。孙宇说我是个做商人的好材料，他决定放心地将西城的几家超市交给我经营了。

孙宇还煞有介事地问我对薪金的要求。我躺在床上嚼着薯片，这段日子昏天黑地的看材料真是把我给累坏了，现在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小样儿的罗婷，你丫等着吧，等我杀回北京你就完蛋了，这样想着我狠狠地将薯片丢进嘴里猛嚼几下。

孙宇见我没有反应又凑到床边来问我，这回我翻了翻眼珠，我说，每个月少于一万我不干。

孙宇一本正经地说，我可跟你说正事儿呢，我是个商人，有利益我就上，我是看到你身上的潜在利益才决定用你的，你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

我说，那你就看我身上的潜在利益给钱呗。

孙宇想了一下，说，好吧，按照我的标准，你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不过看你一个小女孩儿大老远的投奔我，我就给你加一倍，一个月4000，提成另算，怎么样，没意见吧?

我把身后的抱枕揪出来冲着孙宇砸了过去，你还真在我面前装商人啊?

孙宇捡起被我丢在地上的抱枕，刚要给我丢回来，他的电话响了。不用想，这样的闲暇时光，肯定是他的某个小妞儿找他。

孙宇接完电话装模作样地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薪金的问题，然后就吹着口哨春风得意地开着他新换的红色本田走了。

有那么几次我从超市出来到街上闲逛，总能碰到孙宇身边跟着不同姿色的小妞儿，按说深圳城也够大的，我就奇怪了我怎么老是能碰到孙宇和他的那些小妞呢?

每次遇见的时候孙宇也不躲，很大方地跟对方介绍我是他妹妹，然后我的周身上下就会被孙宇的小妞儿瞟着白眼里外翻个遍。不过你还别说，虽然我变瘦了，可站在孙宇的那些漂亮小妞儿跟前，我还是自残形秽到无地自容。

孙宇又去泡他的小妞儿了，我从床上跳下来光着脚丫子在铺着地毯的卧室里走来走去。

来深圳也有段日子了，跻身在众多文件资料中的时候并不觉得日子无聊，现在好不容易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还真就觉着无法忍受这样的冷清了。我决定还是去超市转转，我还得功成名就地回北京找罗婷那个混蛋算账呢。

出门的时候接到了小英子的电话，她说她来深圳了，正在火车站，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我。我一脸惊愕，我说，小英子你来深圳干

什么？小英子说，姐，你先别问了，我没有多少钱交电话费了，你来接我行么？我说，那好，你在售票大厅的门口等着我。

火车站的人还真多，小英子就老老实实地站在售票大厅的门口，怀里抱着乐乐，乐乐穿得那件鸭黄色的小衣服还是我给他买的呢。见了面，小英子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回家再说吧，这儿人多说话不方便。

到了孙宇的住处，门口的拉布拉多大狗很不友好，汪汪地冲小英子乱叫。小英子怯怯地躲在我身后，我喝退了拉布拉多，这条臭狗最近跟我的关系还不赖，没事儿的时候我就爱给它洗澡，它总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第69节：CHAPTER11销售干将(3)

进了屋小英子跟我第一次来这里的表情如出一辙，不过她比我胆小，就站在门口没再敢往里走。我招呼小英子进来，她犹豫着不肯，我说进来吧，没事儿。小英子这才一步一回头地来到客厅，她回头肯定是怕自己的鞋把这光滑的大理石踩出脚印。

我给小英子倒了杯水，小英子边喝水边问我："姐，你咋这么有钱了？"

我说："我哪儿有钱啊。说吧，你来深圳干什么？"

小英子放下水杯，犹犹豫豫地指了指正在沙发上爬来爬去的乐乐说："姐，我实在没钱养乐乐了，小吉他不管我，我一个乡下人在北京没亲没故的，只好来深圳找你了。"

我说："小吉还那样呢？"

小英子点了点头，声音很小地说："他跟罗婷搬到一起住了。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小英子的这句"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啊？"跟小吉的语气一模一样，我不禁摇头苦笑了一下，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我摸了摸额头上小吉留给我的那道伤疤，心里不是滋味，我问小英子："其他人都还好吗？苏朵他们。"

"都还好。"小英子想了一会儿回答，"苏朵姐那里好像不太好，上次她来给乐乐送奶粉的时候也愁眉苦脸的。姐，我真是没办法了。"

我点了点头说："行，你先留在深圳，我给你安排一个工作吧，至于乐乐呢，先放在我这里也可以。"

给李经理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我有一妹妹，来深圳打工，看能不能在超市里给安排一个售货员的工作，还有住处，给安排在职工宿舍吧。

李经理二话没说，直接就答应了，他说，那有什么不行的啊？把人直接领过来就是了。

我发觉自己跟李经理说话时的神情与语气像极了孙宇，难不成这没几天我就被他给熏染了?

我知道李经理还有超市里的一干人等一定是把我看成了孙宇那些小妞儿里的一只，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我都是百般恭维的，不过我也不在意，他们愿意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况且我好像除了比孙宇的那些小妞儿姿色稍逊外，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我吃着孙宇的，住着孙宇的，我还拿着孙宇的呢。

半个小时之后李经理就打来电话，说是宿舍和人事部都安排好了，现在就可以带人过去。挂了电话我跟小英子说给她在超市找了一份工作，宿舍也给安排好了，要是不累的话咱现在就过去。

小英子一听说给他找了份工作，本来蔫蔫的眼神里顿时有了光彩，她连连挥手说着不累不累。

我指了指沙发上的乐乐说，那乐乐怎么办?

小英子有些扭捏地说，姐，乐乐可不可以放在你这儿啊? 我看你这儿环境好，而且乐乐跟你在一起不能吃亏。

行啊，我说。

怪不得孙宇说李经理是他的得力干将，我和小英子到超市的时候，他早已将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小英子只需培训几天就可以正式上班了。我跟李经理道谢，说要请他吃饭，李经理连忙摆手，他说，您就甭跟我客气了，等以后有机会提拔提拔我我就感激不尽了。见李经理态度坚决，我也不好再坚持，把小英子送到宿舍将她安顿好之后，我就回了家。

到家的时候乐乐正在保姆的怀里哭呢。

孙宇家的保姆三十多岁，一看就是专业出身，气质就跟一小白领似的，其实不应该叫她保姆，更应该称她做管家。

这个白领小管家一看就对伺候孩子的事儿一窍不通，她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转圈圈，急得满头大汗。见我回来，忙不迭失地对我说，您看您看，我也不会伺候孩子，他老是哭。

“是不是饿了呀？”我从保姆手里接过乐乐。

“可能是可能是。不过他喝牛奶还是吃饭啊？”保姆搓着手站在那里问我。

“应该喝米粉吧？我看电视里的小孩儿都喝，家里有米粉吗？”我把乐乐的小嘴扒开看了看他里面的牙。

“没有，我这就去买。”保姆说着像得到了某种解脱似的脱了围裙就出了门。

乐乐到了我怀里没一会儿就不哭了，他肯定是对我有印象，觉着在我怀里有安全感。好久不见的乐乐好像胖了点儿，那双大眼睛转来转去的看着我，我一逗他，他还咯咯地乐了。

第70节：CHAPTER11销售干将(4)

虽说以前在北京跟乐乐住在一起，可伺候孩子那都是小英子的事儿，我也就是在小英子出门的时候给他换块尿布喂点儿牛奶什么的。像现在这样的亲密接触还是头一回，乐乐一笑，我还觉着挺好玩的。

晚上孙宇回来了，看到乐乐他张大了嘴巴问我：“不会吧？丸子，你不会在北京生了个孩子才跑来我这里避难的吧？”

我刚给乐乐喂了点儿米粉，小家伙在我怀里睡得正香，被孙宇这么一喊，乐乐立刻皱着个小眉头醒了过来。醒了过来的乐乐转着个小脑袋四处张望，看到孙宇立刻就冲着他伸手。

我打趣地说，嗨，你看，小家伙喜欢你呢。

“是吗？”孙宇一脸的难以置信。

“是啊，你来抱抱，可好玩了。”我说着将乐乐递给孙宇。

孙宇虽然拥有着众多的绝色小妞儿，不过我看抱孩子他肯定没干过，乐乐在他怀里就像是一件物品被拿着。

“你带点儿感情好不好？”我跟孙宇说。

“什么感情？”孙宇问我。

“你抱的是孩子，有生命的，怎么就跟抱了一个枕头似的？你要充满爱心，温柔地抱着他。”我向孙宇解释。

“哦，明白了，就跟抱女人一个样，你早说嘛。”

孙宇说着重新调整了乐乐在他怀里的姿势，他一边调整一边将目光在我和乐乐的脸上换来换去，看够了，孙宇又说：“这是你的孩子吗？看着不太像。”

“你什么思想啊？谁说是我的孩子了？”我反问。

“那谁的？”孙宇又问我。

“我弟的。”我说。

“哎哟！”孙宇大叫了一声。

“怎么了?”我上下打量他。

“他尿了，你看，弄我一身。”孙宇抱着乐乐，想扔又不敢扔。

“真是报应啊。”我哈哈笑了。

—38—

自从乐乐来到深圳，孙宇晚上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回来他都要把这个小家伙逗得咯咯咯咯笑个没完。我发现小孩子的笑声真的是我听见过的世界上最悦耳的音符，咯咯咯咯，完全没有芥蒂没有哀愁明亮的就跟水晶似的。

有一次小乐乐看到孙宇回来就调转小脑袋冲他爬过去，边爬嘴里还不清不楚地发着一个单音，虽然不清不楚，但任谁都能明白，那是在叫“爸”呢。孙宇乐得就跟一女人似的，花枝乱颤。我挤兑他说，你这是干吗呀？乐乐又不是你的儿子。

孙宇嘴一歪说了句，切，我当他是你的儿子呢。

乐乐在孙宇这里住下来之后我才明白我妈能把我养大是件多么辛苦也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啊。乐乐这孩子每天到了睡觉的时候你要是不抱着他，他准会嘴一咧哇哇大哭，你一把他抱起来他立刻破涕而笑呼呼就睡了。等他睡着你把他悄悄放回婴儿车，还没等你的手离开，这小家伙立马睁开眼睛，看着你的脸咧嘴又哭。

每次我都很奇怪，明明都睡着了的，怎么一放手他就会立马醒来呢？后来想想，估计是这孩子太有心计了，闭着眼睛假装睡觉逗我玩呢。

睡觉这种艰巨的任务一般情况下都是孙宇来执行的，我总是借口肚子疼脑袋疼然后把乐乐丢给孙宇自己跑去小屋蒙头大睡特睡。我可真是佩服孙宇这个人的精力，他晚上陪着乐乐睡白天工作起来却依然能够神清气爽，就跟被拧了发条似的。

为了方便乐乐爬来爬去，孙宇还特意给他家客厅的大理石地面全部铺上了地毯，据说那是可名贵的什么羊的毛，我回家看到整个地面被铺成花花绿绿的色彩，当时就想，这得多少只羊啊？

闲暇时孙宇爱给乐乐买很多很多玩具，他带着我和乐乐在商场的玩具专柜前晃来晃去，弄得售货员一看见孙宇就跟见了钱似的，脸上的笑容都能拧麻花了。

我相信这些售货员的笑容绝对是真诚的，因为孙宇这个败类真舍得花钱，一万块钱的玩具想都不想就往家里搬，我跟在他身后气得直跺脚，我说，那是五六岁孩子才能玩的，乐乐现在才多大，根本就不会玩儿！

孙宇这时总是跟销售员一脸歉意地说，没事儿，别听她的，她是后妈，等孩子长大了就能玩了，都给打包好了送回家。

第71节：CHAPTER11销售干将(5)

孙宇对乐乐的溺爱让乐乐这个小家伙越来越离不开他，而且已经发展到每天只要看不到孙宇就冲我大哭特哭，我怎么哄都不行。

与此同时，自从乐乐来了之后，孙宇交给我的那几家超市的销售业绩也月月攀高。忙起来的时候几乎脑袋一刻不曾停歇，每天不是跟着那些厂商在酒桌上觥筹交错就是自个儿闷在办公室里想着促销的好点子。这样的处世态度，让我越发的觉得我真的是被孙宇这个老家伙给熏染坏了，我怎么也变成工作狂了？

一天，我正跟李经理商量着如何分批的给员工安排业务培训，苏朵的电话这时打了过来，她嗓子有点儿哑，我问，你感冒了？苏朵说，没有，丸子你干吗呢？我说，没干吗，开会呢，你有事儿吗？苏朵哦了一声说，那你开完给我打电话，我找你有事儿。

苏朵在电话里也不说明白点儿，弄得我心神不宁的，好歹算是硬着头皮跟李经理把员工培训的事儿最后敲定。敲定完这件事儿我连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赶紧给苏朵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的苏朵声音很疲惫，她说，丸子，你帮我和林宁一个忙吧，林宁的超市出事儿了。

“怎么了？”我在电话这头皱着眉头问。

“林宁超市的所有货商都不给林宁发货了，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就快卖光了，可那些货商还是不肯发货。”苏朵说。

“为什么啊？”我问。

“还不太清楚，不过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捣鬼的。丸子，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在深圳的那个朋友很厉害，你现在在他的超市里工作吗？你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出来啊？”苏朵说。

“是罗婷吧？她开的超市抢走了你们的货源，对不对？”我恨得牙直痒痒，“苏朵，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罗婷她就是个坏胚子，你们都

不信。当初林宁还跟人家一脸谄媚地说什么通有无，通个屁，这回你们都信我了吧？”

“丸子，别说没用的了。”苏朵在电话那头叹了一口气，“我跟林宁说要我爸出马，可是你也知道林宁那个人，死要面子就是不肯，你帮我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吧。”

“行，我想想，你也别太着急，罗婷她大爷的，我早晚回去找她算账！你别着急啊，我这就想想办法，今天晚上给你答复。”

整个下午我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如何处理这件事，办法不是没有的，只是要是真实行起来我还真有点儿肝颤。不过想想苏朵和林宁，我咬咬牙给李经理挂了电话。

我跟李经理说，有这么一件事儿需要你的帮助。我的朋友在北京的超市遇到了点儿危机，我想帮帮他，办法就是把咱们西城几家超市的进货量翻一倍，然后多出来的那些货源先借给我朋友。

李经理听了有点儿为难，他说，这个事情孙总知道吗？

我说，他不知道，先不要跟他说，等我朋友的超市渡过危机，钱款自然就会给咱们的。

李经理更加为难了，他说，这事儿不好这么做吧？增加一倍的货量，那是几百万的事情呢，这个不太好吧？

我说，没事儿，我跟孙宇的关系你也不是不知道，再说最后签字的是我，就算出了问题，跟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出事儿，你就放心吧。等我朋友钱款到位少不了你那份。

李经理还在犹豫。

我说，就这么办吧，救朋友如救火呢，我不能看着我朋友死。李经理，接触了这么长时间，我的为人你也应该能了解。况且有我和孙宇的关系在那儿，如果出事儿了绝对不会牵连你的。

李经理想了想，他说，那好吧，沈秋，你的为人我相信，只是万一出了事儿千万不要把我牵连进去，我跟你不一样，我得养家糊口。

我说，放心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越快越好，我一会儿把我朋友的发货地址给你，咱们这边货到了立刻给他们发过去就行。

这件事情就这样暂时解决了。我给苏朵打电话告诉她这几天等着接货，那些货怎么也能支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让林宁赶紧想办法找那些货商谈，把货源抢回来。

第72节：CHAPTER11销售干将(6)

苏朵在电话那边颇为意外地跟我说谢谢。

我来了一句，谢什么啊，你咋那么俗呢?

苏朵说，嗨，这些日子愁坏了，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了，丸子，你说，咱们毕业之后怎么真的就跟在大学里面都不一样了呢?

没等我回答，苏朵又说，行了，问你你也肯定不知道答案，你忙去吧，我赶紧跟林宁处理这边的事儿。

的确，对于苏朵的问题，我真是不知道如何回答，不过，我变了么？我没怎么觉着，我觉着我还是那个在大学校园里啃着雪糕走得摇摇晃晃的丸子。

—39—

把小英子安排在超市做销售员之后我就一直没去看过她，见面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超市里，我和李经理里转悠的时候总能看见穿着制服的小英子娇小可人地站在货架旁，一脸的标准微笑。看见这样的小英子，我在心里不住地摇头，哎，可怜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就嫁给了小吉那个混球了呢?

今天是周末，孙宇一大早就走了说是去谈生意，我在家里逗着乐乐，没一会儿就觉得腻了。闲来无事，我想我也该去看看我这个弟妹了。超市实行的是倒班制，上一天休一天，算算，小英子今天该是休息。

打车去小英子的职工宿舍，远远地就看见宿舍门口停着孙宇的那辆黑色宝马。我在心里骂了一句，这个败类，还说什么谈生意去，生意都谈到职工宿舍了?

下了出租车，我一时来了兴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倒要看看，这个孙宇他吃了棵什么样的草。

我躲闪着快步走进职工宿舍对面的冰点厅里要了杯可乐，我像个猎豹一样盯着对面的宿舍，我等待着孙宇一出现就上去一口咬住他！

可乐刚喝了一口，我就看见小英子满面羞涩地进了孙宇的车。几天不见，小英子完全变了一个人，她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小衬衫，下身配了一条裙子，脚上则瞪着一双米黄色的高跟鞋。眼前的小英子再也不是一副村姑的打扮了，她的脸上不再阴云密布而是洋溢着时尚的青春气息。

我叫了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给我跟着前面那辆尾数是三个七的黑色宝马。司机透过反光镜看了我一眼，他一定是把我当成捉奸的小主妇了。

孙宇的车在一家会馆前停了下来，他和小英子下了车进了会馆。

我在出租车上坐了一会儿也进了会馆，刚进去我就被两个保安给拦住了，他们说这里是私人地方，要我拿出会员证。我说我只是来找人的。其中一个保安说不好意思，这里不方便找人，另一个保安则说，不好意思，请您出去。

我推搡不过两个保安，只好说，那你们告诉我前一分钟进来的一男一女去了哪里。保安依旧说着不好意思，之后就很礼貌的将我拦了出去。

我没有大吵大闹，我为自己没有大吵大闹而感到羞愧，我想，真是见鬼了，难道我丸子还转性了不成？心底怎么就没有怒火要喷发了呢？以前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准会一跳三丈，大吼着，你个不要脸的孙宇，你丫给我滚出来。

可现在，我只是到对面的咖啡馆里叫了杯咖啡，就跟刚才在冰点厅一样像个猎豹似的盯着会馆的大门。我在咖啡馆里坐了一个下午，咖啡续了五六杯，终于在第七杯的时候孙宇跟小英子出现了。

我像离弦的箭一样嗖地就弹到了街对面的孙宇面前，小英子看到我愣住了，她紧张地不断低头搓衣角。孙宇还跟以前一样，大方地给我介绍说，丸子，这是我朋友。

我说，我知道。可是，他是我弟妹。

孙宇并没有惊慌，他说，我知道啊，你弟妹这个人不错。

我说，孙宇，我要跟你回家谈。

孙宇看了看站在一旁惊慌中伴着惊讶的小英子说，那你先回宿舍吧，我明天再找你。

和孙宇回到家，保姆热情地将乐乐抱给孙宇，孙宇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满地逗乐乐玩。我跟保姆说先把乐乐抱去其他地方，我有话要跟孙宇说。保姆看了孙宇一眼，见孙宇没说话，就知趣地将乐乐抱走了。

“那是我弟妹，他们已经结婚了，乐乐是他们的孩子。”我说。

第73节：CHAPTER11销售干将(7)

“我知道啊，那又能怎么样呢？”孙宇一脸无辜地问我。

“你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了?”我问。

“嗯，是有那么一点儿。”孙宇指了指自己的左脑说。

“她是我弟妹，乐乐的妈妈，你怎么能跟她在一起？”我简直都要气炸了。

“那又能怎么样？你表弟对她好吗？可以为她买房买车买名牌衣服吗？”孙宇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问我。

“可他们毕竟结婚了，你这样是犯法的。”我说。

“我可以让她快乐，她也可以让我快乐，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我又没逼他。”孙宇很轻松地说。

“那你可以娶小英子吗？你可以给她一辈子的幸福吗？”我问。

“当然不行。”孙宇想都没想就说，“但是等我换下一个女人之前我可以给她一笔钱，有了这笔钱她这一辈子和乐乐就什么都不用愁了。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了，丸子，我比你更了解女人。”

“你了解个屁。”我终于发火说了脏话。

“嗨，你这个小丫头。”孙宇笑了，“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他们跟你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拿小英子来说，如果你表弟真心对她好，或者她还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黄花大闺女，那我就是一个败类。可现在不是，是你表弟不要她了，与其让她这辈子都生活在愁苦之中，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她现在起码是快乐的，对吧？而且结束之后我可以给她很多钱，有了钱她即使离开了我依旧可以过得很好，对于小英子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难道不是吗？”

想到小英子从宿舍里走出来那一脸的羞涩与幸福，我一时没了语言。我甚至都觉得孙宇说得很对，对于小英子来说，小吉完全是个不

靠谱的男人。虽然孙宇不能一辈子跟小英子在一起，但是用孙宇的钱的确可以让小英子在剩下的日子里衣食无忧，这有什么不好呢?

是啊，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泄了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孙宇笑着过来搂我的肩膀，他说，小丫头，不要老用你的价值观去看世界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可以不赞同不接受，但是你没权利干涉啊。

我甩开孙宇的手，我说，孙宇，你就是一败类。你说，刚认识那会儿你多好，怎么这么几年你就变成败类了呢?

孙宇又笑了，他说，嗨，别生气，想想晚上吃什么吧? 是不是该给乐乐买米粉啦? 咱们去买米粉吧?

要买你自己去买，我没好气地丢下这样一句话就上了楼，因为我怕自己再待一会儿气就完全消了而整个人也会完全被孙宇这个家伙同化掉。

你说，他说的是不是对的呢?

第74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1)

CHAPTER12韩国小女人

认出她之后我整个人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起初挣扎的零星火焰也瞬间被无情熄灭了。大半夜的我跑到了人家男朋友的床上，不下油锅被炸成小咸鱼那是我前世积大德了。

—40—

对于小英子的事情我基本上采取了置之不理、放任自流的态度。只是可怜了小吉，自己戴了绿帽子都还不知道，估计这会儿他正站在罗婷的身边像个孙子似的点头哈腰呢。哎，他要是知道了罗婷跟杨喆也有一腿，不知道是会跑到我跟前怯生怯语地问我要怎么办，还是会像给我一酒瓶子那样也给杨喆一板砖呢?

有时在超市里遇到了小英子我也会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面无表情的从她身边走过，反倒是小英子做贼心虚，每次发现我要经过她的货柜，总是转身佯装去摆货或是给附近的大妈大婶介绍商品，有时实在是躲不过了，才低着头怯怯的叫一句，姐，你来了。

一天，我正在超市里溜溜达达的查看应季蔬菜的销售情况，孙宇来了，他说没什么事儿可干，来检查检查我的工作。

经过小英子的货柜，孙宇一脸暧昧地对货架上的物品又捏又摸，小英子在一旁低着头羞红了脸。这时我的心里突然腾起一种类似悲伤又仿佛愤怒的感觉，这两种感觉就像是两只斗得不可开交的猛兽，双方谁都不肯服输，都想把对方活生生那的吞到自个儿肚子里去。

这两种莫名的情感交战弄得我心神不宁，表现在脸上就是我开始不耐烦了，对着还跟那儿摸摸索索的孙宇我不悦地来了句，还走不走？摸来摸去的，能摸出花儿来?

说完这话我瞬间就后悔了，想我跟深圳呆着也有一段日子了，而之前也经历了诸多自己都觉得跟拍演电影似的事情，很多时候照着镜子我都觉着自个儿变了，变得不再那么贫，变得不再动不动就得理不

饶人了。所以刚刚的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是狗改不了吃屎”可真是雷打不动的至理名言，弄了半天我还是那个不用嘴剜死人就不痛快的丸子。

不过那只是我后悔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公共场所，孙宇再怎么说也是堂堂大老板，新世纪贵少，他丫的旁边跟着那么多随从，我怎么能就跟吃面条似的稀里哗啦的就把难听的话都给说出来了呢?

尽管我十分后悔，还跟那儿为自己的后悔分析出了两点原因，可表情上我依旧表现出人民币的坚挺和硬朗，就跟占着一百八十个理似的。我看着孙宇，等待他下一步的大发雷霆。我发誓，如果孙宇就此对我吹胡子瞪眼，或者上来给我一顿暴损，或者当场对着众多随从宣布就此将我开除，再或者干脆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我都会乖乖的顺从，绝对不会做任何的反唇相讥，我发誓，我真的对天发誓！

不过孙宇这败类就跟没听见似的，他居然在我说了那句话之后煞有介事地对着货架上的货物反复查看，然后嘟囔了一句，让我好好看看，是不是真开出花儿了？说完，他还冲我笑，是那种完全没心没肺的笑，根本不顾旁边手下人一脸惊愕交错。

虽然孙宇没有在意，可我心里还是堵得慌，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为了孙宇没有生气而堵呢，还是为了他对小英子的暧昧表情而堵。

剩下的时间，虽然脚步在跟着孙宇满超市的晃，可我的整个儿心已经憋屈得连塞晚饭的地方都没了。而且之前那两只在我肚子打架拼命想要吃掉对方的怪兽此刻似乎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我烦躁得简直就想狂抓头发尖叫啦！

晚上6点，从超市出来，我看见小英子一身青春地坐进了孙宇的跑车，她的脸上写满了女孩子特有的满足与骄傲，而孙宇，坐在驾驶位置上的他，也是笑意盈盈。

孙宇要开车时看到了我，他从车里伸出手，冲我晃了晃，说，秋秋小丫头，我好久没出去玩了，今天晚上就不回家了，你跟乐乐好好

吃饭，不要老把乐乐弄哭哦。

我不知道坐在孙宇旁边的小英子听到这话是什么表情，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肚子里那两只打架的怪兽，悲伤那一方胜利了，它丫的完完整整地吃掉了愤怒那一方。

我干吗要悲伤？走在路上我一直这样问自己，干吗会是悲伤胜利了呢？本想用这样的自问自答来给自己找到悲伤的理由，进而化解它，没想到越这样想反倒越发的悲伤了。

给家里的白领小保姆打了电话，我说，我和孙宇都不回去吃了，晚上也可能不回去住了，乐乐今天就麻烦你好好照看一下，奶瓶什么的可能都在孙宇的卧室里。

上大学哪儿会，我会幻想着可以有一天走在深夜十分陌生而繁华的城市街头，就那样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吹凉风，然后疯子样儿的大声尖叫，坐在马路边上大口喝冷啤酒。我想，今天姑奶奶我就要实现这个多年的夙愿了。

一个人连看了两场电影，片名没记住，情节也模糊得不清楚，爆米花倒是吃了半桶，啤酒也喝了点儿。电影散场，走出影院，深夜十一点整，时间刚刚好，我去超市又买了两罐啤酒，一手拿一罐，沿着墙根走，街上的行人明显少了，走了好久只有散散落落?汽车驶过，像我这样拿着啤酒走路的人还真不多见。

在一块看上去还算干净的路边儿坐下来，背后是公交车站点大大的广告牌，凉风习习，我喝了一口已经被捂得发热的啤酒，液体进到胃里，暖呼呼的，这样体内体外的温度一对比，我发现自己穿的少了，深夜的深圳冷飕飕的。

来深圳这么久了，像这样半夜不回家在街上闲逛还是头一回，也不知道乐乐怎么了。哎，孙宇这个败类，现在一定是睡在温柔乡里了。

第75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2)

头开始晕乎乎的，想想以前老爸说的可真对，女孩子是不能沾酒的，况且还是在这样一个凄凉的陌生城市的深夜，我有些害怕了，眼前马路上过往的小汽车似乎跃跃欲试，有立马起身长成变形金刚的危险。

这时，一辆黑色本田在驶离了我一段距离之后又扭头折了回来，我看着它折回，心里发毛，它丫的不会真的是奔着我来的吧?

车在我身边停下，我捏了捏空空的啤酒罐，拿这个当对付色狼的武器显然不行，我又四下瞅了瞅，旁边那个比我胳膊还粗的广告牌栏杆看上去还有用处，可我又不是大力水手，况且这儿也没什么烂菠菜可吃，我如何能像鲁智深那样倒拔广告栏呢?

车门开了，看着走下来的人西装革履长着一张娃娃脸，我乐了，是崔浩。

“老——师——？你——这里——干——做——什么？”崔浩一脸的紧张与兴奋。

“哦，那个——我——溜达——溜达——”我尴尬的用手搓了搓自己冻得冰凉的胳膊。

“留——答？”崔浩不解地问。

“嗨，就是，那个——那个——闲逛——逛。”我用指比比划划在空气里乱戳。

“逛？哦——”崔浩点着头像是完全明白了似的长长“哦”了一声，“可，晚，十分晚了。”

“嗯，马上回家，你——干什么去了?”我问了句。

“干——什么？去了？啊——去生意。”崔浩恍然大悟般说道。

“嗯，好，那你回家吧，我也走。”我用两根手指做出一个小人儿走路的造型。

“我，送你。”

“不，我自己，你也回去吧。”我摇了摇头。

“不，我，送你，危险。”崔浩打开车门等我上车。

上次谈生意吃饭时那个颇有成熟男人气质的崔浩伴随着凉凉的夜风陡然消失了，眼前的还是那个动不动就手舞足蹈满脸焦急地来表达自己的韩国留学生。我上了车，我想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出比崔浩更能代表“倔强”这词儿的人了，他的倔强，就跟5岁小孩儿似的，说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准会不惜余力。

“送哪里？”崔浩问。

我不想回家，一想到此时此刻孙宇那个败类会跟小英子躺在不知哪里的舒适大床上我就觉得悲怆，对，就是悲怆这个词儿，就跟这深夜所有的冷风都灌进了身体里似的，又凉又陌生。

如果不是半途杀出个程咬金遇到了崔浩，我可真想就那样一直在街头坐到天亮，当然，前提是不会突然冒出个醉鬼呀辣手淫魔之类的人来破坏我为自己营造的这个顶呱呱的悲怆氛围。

可是我为什么会悲伤呢？是为我的表弟小吉戴了绿帽子却浑然不知而悲伤吗？还是为小英子这么年轻就被人包了二奶而难过呢？难不成我喜欢上了孙宇这个败类？怎么可能，他那么自大又那么没正经，整天这个小妞那个小妞的，就跟王祖贤都会随时拜倒在他的石榴裤下似的，怎么可能？

“哪里？”崔浩见我没有反应，又问了一句。

“我——不想回家。”车窗外的冷风不时的吹我，想到之前的，现在的种种事情，我心里就跟消化不良似的，堵得慌。

“不回家？”崔浩皱着眉问我。“那，送哪里？”

“我不知道。”我又说。

“那，送我家，可以吗？”崔浩突然间很开心。

我没回答，任凭崔浩将车开得屁颠儿屁颠儿。

到崔浩家已经凌晨1点多了，我进了屋就抱起他家沙发上的抱枕说想喝点儿酒，崔浩这家伙不知道是没听清还是怎么的，小眼睛卡巴卡巴的望了我半天。在他望着我的时间里，我心想，崔浩你大爷的，你说，你要是中国人该多好?

见崔浩没什么举动，我只好秉承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伟大理念自个儿找到了他家的冰箱掏出了五六罐啤酒。崔浩看我拿啤酒冲我摊了摊手，就跟变戏法似的又弄出两瓶红酒搁在了我面前。

“你——伤心？”崔浩一边给我倒酒一边问。

“没有啊，哪儿有的事儿啊。”我说。

“那——为什么，不送家？”崔浩又问。

第76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3)

“不想。”我的声音淡了下来。

“哦。”崔浩若有所思地回了句。

崔浩家的红酒可真是好喝，没一会儿，其中的一瓶就被我给祸害光了。我拿起那个沉甸甸的空瓶子反复查看它的年份，可除了一串洋文，我什么都没找到。管他丫的什么年份呢，他崔浩也是一个有钱的主儿，不喝白不喝，这样想着，我又笑嘻嘻地拿起了另外一瓶。

崔浩只是一罐接一罐地喝啤酒，然后跟哪儿冲我特好看的笑，笑得他在我眼睛里的面容渐渐变得模糊……

醒来的时候，敲门声有如山洪暴发，一阵接着一阵，震耳欲聋。我翻了个身，摸了摸自己一跳一跳很疼的太阳穴，当手碰到太阳穴的时候胳膊肘撞到了一个物体，我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崔浩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我旁边，他的白色衬衫褶褶巴巴的，领带也不知了去向，光秃秃的脖领里露出黝黑的肌肤。

“啊——”

我尖叫一声，就跟踩了电门似的突的跳下了床。我蹲在卧室的沙发上，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猫惶恐地望着床上的崔浩。崔浩在我的尖叫声中揉了揉眼睛，之后“霍”的起身面对着沙发里惊恐万分的我。

“没有，没有，我，你，没有。”崔浩连连摆手，“什么，没有。”

我尽量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看了一眼自己完好无损的衣服。门外的家伙抱着不把门敲破绝不离开的决心依旧没心没肺地敲着。

“去开门吧。”我有气无力地指了指门。

门被打开之后我就感觉一阵旋风卷着一个人，之后就看见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拍在了我脸上。我完全被打懵了，还没等我做出任何反应，就又被一个披着黑长头发的女子拽住了头发，我像个小鸡崽似的用我的细胳膊细腿进行了反抗，但成效不大，我的脸起初是一块一块尖酸酸的痛，后来变成了成片成片火辣辣的疼。

抓住我头发的女子嘴里发出叽里咕噜的语言，我在她给我巴掌的间隙偷看了她的脸，是崔浩的女朋友，那个韩国小女生。

认出她之后我整个人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起初挣扎的零星火焰也瞬间被无情熄灭了。大半夜的我跑到了人家男朋友的床上，不下油锅被炸成小咸鱼那是我前世积大德了。

崔浩在愣神了几分钟后立刻认清了眼前的形势，他飞身上前将我身上的韩国小女生扯开。被扯开的小女生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甩开崔浩又朝我扑了过来。情急之下，崔浩哇哇哇地吼了一大串话，听那口气是在骂人，之后“砰”的一声闷响，韩国小女生撞在了沙发对面的那张大床上。

我看到殷红殷红的血顺着她乳黄色超短裤的裤腿淌了出来，这血淌出来的时候分成了两股，之后又迅速在地板上形成了稠稠的一小滩。

“血！”我指着地上的血冲着想要上来将我从沙发里拉起的崔浩惊叫到。

崔浩看到地上的血脸“刷”的就变了，他手足无措地跪倒在韩国小女生旁边。这时的韩国小女生眼睛紧闭，嘴唇煞白，她痛苦的捂着自己的肚子，汗珠像要跟血滴匹配似的从她的脸上流下来。

我慌了，颤颤巍巍地抓起电话拨了120，崔浩的女朋友流产了。

救护车上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而崔浩自从上了救护车就一直守在韩国小女生的身边握着她的手。在医院里，崔浩忙着缴款、取药，忙前跑后的，他从头到尾没再瞅我一眼。

我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对面就是韩国小女生的病房。我看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推开门走了进去，我听见病房里传来叽里呱啦代表着不同身份的训示声和响亮的耳光声，还有身体撞击墙壁的闷响。

我不敢进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病房内一度的训斥突然间安静了下来，门被打开，崔浩拎着暖水瓶缓缓走了出来，那缓慢的步伐后面拖了冗长的忧伤。

胡楂似乎只用了几个小时就从崔浩的下巴钻了出来，他低着头，头发蓬乱，眼睛里面布满了看得见的悲伤。崔浩没看我，而是径直去了热水房，打完水回来的他仍旧没看我，就好像我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第77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4)

我想自己是否要跟崔浩说些什么，可是每次看到他直愣愣地从我旁边经过，我就变得犹豫了，直到我决定起身回家，都没能站起来跟崔浩说句对不起或是什么。

—42—

天色已晚，屋子里分外安静，孙宇背对着我坐在客厅的沙发里，门口站着白领小保姆，她一脸的欲言又止。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孙宇坐在沙发上边翻看报纸边漫不经心地问。

我没回答，换了鞋就往卧室里走，我现在特想好好睡上一觉，或许睡过之后就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呢。

孙宇有些愤怒，他抓住我的肩膀，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整宿都不回家，打电话也不接，嗯？你出了事儿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我抽了抽鼻子将脸扭向一边，孙宇见我要哭，语气缓和了下来，他说，你昨晚到底在哪儿了?

我的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落。

孙宇慌了，嗨，你看，你哭什么啊？是，我刚才说话是严厉了点儿，可我那不是着急嘛。你说你一个小丫头，深圳又这么危险，你要是出事儿了我怎么办?

孙宇见我不接茬还越哭越厉害，立刻由慌神变成了紧张，他一脸焦急地说，谁欺负你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你说，你别哭了，你快说啊！

我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过，越哭越想哭。

孙宇急了，你倒是说话啊？到底怎么了！

崔浩的女朋友流产了。我低着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我的小祖宗，你可吓死我了，流产了再生嘛，你说你哭的，就跟你流产了似的，来，别哭了。”孙宇说着用手在我脸上抹眼泪，见没什

么效果，我还跟那儿抽抽着哭，又一捂我脑袋把我搂进了怀里。

“都是因为我才会变成这样的。”我在孙宇怀里不清不楚地说。

“好好，我知道了，我什么都知道了，咱先去洗个澡，然后睡一觉，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给我听，好不好？”孙宇边说边搂着我往楼上走。

我推开孙宇，眼泪仍旧止不住地啪嗒啪嗒掉下来，“崔浩现在一定恨死我了。”

我被孙宇拉着坐到了沙发上，他又去给我倒了牛奶，还拿来毛巾替我擦去脸上的混着鼻涕的泪水，“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开始喝牛奶，在这种乳白色的液体缓慢地顺着我的喉咙进入身体之后，我的心渐渐平静。

“孙宇，我们认识了那么久，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特不要脸？”

孙宇摸了摸眉毛，没回答。

我接着说道，“我以前只知道自己嘴损，到了今天我才发现我不但嘴损还不要脸。大半夜的我跑去别的男人的床上，我害得人家女朋友流了产，你说，你摸着良心说，我是不是不要脸？”

孙宇抓了抓头发，问了句，那男人是崔浩？崔浩就是那个外国小老板，对吧？你昨天晚上去他家里住了？

我点了点头，“孙宇，我觉着自己真该千刀万剐下油锅，我很后悔，真的，我很后悔很后悔。”

怎么会无缘无故流产了呢？孙宇从纸抽里抽出一张纸巾摆弄了几下。

“我昨晚喝多了，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醒来的时候就在崔浩的床上了。早上他女朋友不知怎么的就来了，她上来就跟我拼命，崔浩一急，推了她一下，结果她撞到了床，就，就流产了。”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皱巴巴的就跟早上醒来时看到的崔浩的白衬衫似的，眼前也全是医院里崔浩那张悲伤的脸。

你跟崔浩，那个——上床了？孙宇问得有点儿犹豫。

“你说什么？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小妞那小妞的，没了小妞你就不能活了！”我被问地恼羞成怒了，之前的悲伤完完整整地化成愤怒。我抓起桌上的纸抽往孙宇脸上扔，扔完我没看孙宇的反映噔噔噔噔上了楼。

我都快难过得要死掉了，他孙宇这个败类怎么还可以这样想我？

跟你说，知己一旦上了床就成了情人，那味道就不对了。孙宇在我背后缓缓地说。

—43—

一连几天我都没去超市，也没跟孙宇说话，崔浩那边更是没了消息，这让我一度怀疑流产的事儿是否属实，并且也开始对在孙宇怀里又哭又闹又倾诉的那个夜晚的必要性产生了疑惑。

第78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5)

闲下来的几天，内疚与自责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袭来。这种痛苦与事发当天的感受完全不同，事发当天是一种尖锐而锋利的痛，所到之处，血流成河。而事情过去之后，尖锐的痛苦渐渐被抚平转而变成了涓涓细流，它无时无刻不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哗啦呼啦的声响，弄得我手投足仿佛被悲伤浸染了一般。

跟家呆到第四天，崔浩在这个有点儿阴沉的中午打来电话，他说，老师，送来。你，门口。我拿着电话打开房门，崔浩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风衣站在门外，看见我，他露出惨白的微笑。

我扶住门框，轻声问道："你——怎么来了？"

"我们，谈着。"崔浩的笑仍旧是惨白的颜色。

我跟着崔浩来到了附近的咖啡厅，他咖啡色的手交叉放到桌子上，扁平的大拇指甲，我的心不由得又是一阵紧缩。

"对不起。"我的声音干枯无力。

"不，没有。"崔浩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我，错，是我。"

"如果不是我半夜跑去你那里，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之前，如果不是我辅导的时候跟你不清不楚，也不会有今天。"我抽了一下鼻子。

崔浩望着我，我知道他一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可是我必须得说，那些悔恨就快要把我给压死了。

崔浩听我讲完想了好一会儿随即低下了头，他也抽了一下鼻子，半晌，从口袋里掏出我以前送给他的那条哈韩样式的银质项链。

"我，你的。"他说着将细细长长带着冰冷温度的项链放进了我手里。

我将头扭向窗口，太阳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黄沙，恍恍恍惚惚的，叫人看了心生睡意，我假装眼睛不舒服抹了抹眼角马上就要淌出来的那几滴小眼泪。

我觉着自己特不要脸，辅导那阵子，自己几次三番三番几次的将冷屁股贴到崔浩那张热乎乎的娃娃脸上，现如今人家如了你的愿，再也不会没事儿就跟那儿对着你咿咿呀呀像个没长牙的孩子了，你丫应该振臂高呼普天同庆啊，怎么跟这儿摆出一副泪眼婆娑楚楚可怜的模样呢?

我想，这就是不要脸之人的可憎之处，人家赖着你时，你装大尾巴狼不给人家好脸色，现在人家要走了，你又跟这儿哭丧着脸，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不要脸，我这人忒不要脸了。

我坐那儿抹够了鳄鱼的眼泪，将头转向一直在咬嘴唇的崔浩："你那条项链，我今天没带来。"

崔浩裂开嘴，"我现在，知道，十分，爱，她。"

我自嘲地笑了笑，因为我觉着此时的情景应该是崔浩抓住我的手，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对我眼泪巴巴地说，沈秋，我爱你，但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真的不能，原谅我吧。

可事实是，崔浩的那个爱字后面跟了一个第三人称的"她"，这个她无论如何指向都不会将我囊括在内，而且崔浩说这话时，眼神里带着回忆，他是那般恍然大悟地说出了他爱她。

我点了点头，尽量按照崔浩的语法习惯说，"项链，你的，我，忘记，拿着。"

"丢了，垃圾箱吧。"崔浩说。

与崔浩分别之后，我回到家里翻箱倒柜地找那条项链，却发现身边的东西除了孙宇买给我的还是孙宇买给我的，就连那几条花花绿绿的性感小内裤也是有一天孙宇从外面回来之后色迷迷地仍在我床上的。他当时半荤半素地说，穿上吧，穿上了就跟我那些小妞有得一拼了。

我抱着自己的膝盖坐在卧室的地毯上，这机器猫图案的地毯还是我硬拉着孙宇去商场买来的，付钱的时候孙宇老大不情愿，他拖拖拉拉的就跟没吃早饭似的，要知道早上连我那份香肠煎蛋他都没放过。

看着地毯上那只脑袋上插着竹蜻蜓，一脸没心没肺跟天上飞的机器猫，我想，这里是深圳，不是北京，所以这里的东西才都是孙宇那个败类的。

我又想起了崔浩的项链，我知道它此刻一定安安静静地躺在我北京的家里，可是具体在家里的哪个方位我却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来了。

日子开始在半生不死中度过，每天都过得心不在焉，超市的工作也做得不温不火。

第79节：CHAPTER12韩国小女人(6)

星期天，孙宇早早起来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说这是见哪家的总统，大清早的就得折腾起来。孙宇说去了你就知道了，赶紧穿衣服，我在车里等你。

一路上孙宇也没跟我说要见的到底是谁，我也懒得问，就跟后车座上蜷缩着睡了。迷迷糊糊的就听见孙宇跟哪儿唠叨着什么都挺大的人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贪睡。我没接茬，连眼皮都懒得挑。

没多久我的身子猛然向前倾，随即从后车座上掉了下来，我坐在车厢里摸着自己摔疼了的胳膊，顿时火了，我说，孙宇你大爷的，你想摔死我啊？孙宇回头嘿嘿一笑，他说，别睡了，马上就到，赶紧起来吧。

车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下来，大清早的，里面没几个人，崔浩的女朋友和上次见过的那个翻译大哥正坐在角落里喝咖啡。我的心顿时一抖，跟那儿站住不敢往前走了。孙宇搂了搂我的肩说，走吧，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我畏畏缩缩地跟着孙宇坐到崔浩女友的对面，她抬起头对我一笑。这一笑完全是脱胎换骨的效果，以前总是见她咋咋呼呼的乱叫，可现在，居然是一副淡然如水的模样。知识女性才会有的从容与稳重在她的脸上像湖面的微波一样徐徐展开。

我看了孙宇一眼，不知道要说什么。倒是崔浩的女友先开了口，翻译大哥翻译出来的话是：你约我出来一定是为了流产的事儿，是吧？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没有记恨你。

我跟服务生要了一杯咖啡，要咖啡是因为我记得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喝咖啡不但可以提神，还可以稳定情绪，并且伴随着咖啡的苦味儿我还记起了跟我说这话的人是井然，想起了井然我就想起了那个朗朗的夏日我靠在他的墓碑上像个老太婆似的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

深夜，乌漆麻黑的自习室里，我的电话在黑暗中闪着诱人的光，井然在电话那端说，丸子，加油背题哦。对了，咖啡可以提神，看书前喝点儿咖啡，你那里有吗？没有我现在给你送去。还有啊，考试前吃点儿巧克力，补充补充体力，别怕胖，其实你一点儿都不胖。

我的脸在黑暗中笑得开出了一朵又一朵小红花，比小时候贴在班级墙上的还红呢。井然，你大爷的，就一个期末考试，你丫以为是要考联合国主席呀?

我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想起井然必将万劫不复，所以努了半天嘴，我只吐出三个字：对不起。

崔浩的女友笑了，她说，不用一直带着愧疚，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个事儿，我可能也不会懂得珍惜，而且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崔浩也变了，他不再像个小孩子似的，他也懂得了珍惜。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

我又吐出了三个字，还是对不起。

崔浩的女友摇了摇头。

我舔了舔嘴唇，思绪却还在一片皑皑白雪中与井然手牵手。当然，我没跟井然牵过手，但是在皑皑的雪地里，我在他的大衣里呆过。那天天空分外明亮，大雪早在前一天就下完了，天地间白刷刷明晃晃的一片，这么冷的天，傻子才跟外面站着。我搓着冻红的小手往寝室里撒丫子的跑，井然在后面跟着，他像抓小胖鸡一样从后面将我抓住，我差点没因此来个后空翻，刚想发火，却看见井然眼里一片温柔，他说，丸子，你冷就来我大衣里躲躲吧，别那么火急火燎地往回跑，再滑到了。

我见四下没人，干脆眼一闭，躲就躲，谁怕谁啊，井然敞开他那件灰色的大衣，我像个小肥猫似的刺溜就钻了进去，钻进去之后我还为自己的脸红而感到了羞耻，都大学生了，怎么弄得自己纯情的跟个初中生似的呢?

“丸子，该面对的就面对，想说什么就说吧。”孙宇的声音响起，我回到了现实。

我知道，回到现实，悲伤就要随之而来了。

我低头想了一会儿，最后说，那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都很后悔，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打掉过孩子，那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孩子，所以我能了解你的痛苦，你恨我我也能接受，就是现在你打我一顿我也能接受。这些天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得到你的原谅，可是我又不敢，我不敢去见你，我害怕。其实那天我一直就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但是直到现在我才跟你说了对不起。真的，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只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崔浩的女友伸出手握了握我的手，她说，你不要再带着内疚生活了，我真的已经原谅你了。

我又说，那天，我跟崔浩什么都没有做过，这一点也请你相信。说这话的时候我抬起了头看着崔浩女友的眼睛，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我希望她可以通过我的眼睛了解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不存在任何欺骗。

崔浩的女友又笑了，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她相信了我说的话。

“崔浩已经跟我解释过了，我相信他，也相信你。真的不要再带着愧疚了，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的我们都经历了事情，都已经长大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崔浩的女友说。

她再一次握了我的手，体温与体温的传递，?终于得到了原谅。

第80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1)

CHAPTER13逝去的情感

电梯一层一层地上升，我的灵感在牢骚中一跃而出，可以针对这些喜爱夜间行动的情侣对某些商品搞促销嘛！这灵感一涌现我顿时为自己全副武装的商业头脑感到骄傲与自豪。

—44—

孙宇这几天回来地特别早，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是在客厅里逗乐乐玩，有时还会打开我的卧室往里面瞅上几眼，目光与我的碰上就会挑挑眉毛，撇撇嘴，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

有一天，我和白领小保姆在厨房里做晚饭，保姆突然跟我说，其实孙总对你特别关心，他不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问你在没在家，晚饭吃了什么，睡没睡。

我端着刚刚炒好的菜进了客厅，孙宇正在客厅里驮着乐乐在地上转圈，看到我，他扬起被乐乐抠得左一块疤痕，右一条淤红的脸跟那儿冲我傻乐。

我们去欢乐谷吧？孙宇突然跟我说。

第二天一大早孙宇那颗傻大的脑袋就代替了我头顶上天花板的位置，他一边摇晃我一边以可怜巴巴的口吻说，我们去欢乐谷吧？我们去欢乐谷吧？带乐乐一起去。

我翻了个身眯缝着眼劈头盖脸地将孙宇的脑袋从我的视线里剔除。我说，大早上你让不让人睡觉？

孙宇毫不气馁又将大脑袋塞进我的视线，跟你说丸子，最近欢乐谷不得了了，你不去准后悔，快起来快起来，你看，我今天推掉了所有的小妞，你还不赶紧起来！

我抓着头发狂叫一声直奔卫生间，孙宇一个劲儿地围着我说快点儿快点儿，我满嘴牙膏沫被孙宇催得咽了一肚子。坐进车里，我的鞋带儿还跟那儿一撇一捺地散着。乐乐自个儿坐在后车座上不清不楚

地“咿咿呀呀”，多点儿的一孩子啊，咿咿呀呀的居然让我觉着色情，我回头瞅了一眼，难不成这孩子整天被孙宇哄得随了他？

孙宇要开车，我说不行，孙宇瞪大了眼睛说你不会反悔了吧？我说，你把乐乐一人丢在后面也不怕危险？

孙宇拍了一下方向盘说，嗨，这不给忘了嘛，光顾着催你了。

周末的缘故，欢乐谷里的人特多，买门票的时候，门口的售票大婶推着眼镜说，买情侣套票吧，8折呢。孙宇听了忙不迭地点头说，好啊好啊，省好多钱呢。

我鄙视地瞅了孙宇一眼，他假装没看见，脖子上驮着乐乐打着口哨乐呵呵往谷里窜。孙宇也快三十的人了吧？怎么蹦跶起来跟几岁的孩子似的呢？

进了谷，孙宇见着旋转木马撒丫子就奔过去了，我跟在后面大声喊道，你丫是不是男人啊？孙宇扭过头说，当然，要不你试试？我说，你死去吧，哪有大男人看见木马就跟见小妞似的？孙宇说，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你啥都不懂，木马代表着童年，童年代表着纯洁，这说明我很纯洁。

木马一连坐了三回，孙宇还没要走的意思，买了票带着小乐乐又要去坐第四回。我急忙拦住他，我说，孙宇，事不过三，你再坐第四回我真跟你急。孙宇挑了挑眉毛问，为啥不能坐第四回，你没看小乐乐笑得小白牙都露出来了吗？我说，那也不坐了，那是年轻人的地方，跟你这种人坐，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孙宇亲了亲乐乐的小脸蛋说，要有意思的，是吧？走，哥哥这就带你找有意思的地儿去。

第81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2)

孙宇带着我七拐八拐，走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腿肚子都累得转筋了，也没见着那有意思的地方跟哪儿藏着。我不走了，往花台儿上一坐，大哥，人家都挨个地儿玩，你说你带着我这么暴走算个什么啊?

孙宇把乐乐往花台上一搁，是你要找有意思的地方的，怨得着我吗？我喝了一口水，水被天上的太阳晒的温吞吞，你说的有意思不会就是跟着你像头驴似的满园子里乱窜吧?

孙宇被我的比喻逗乐了，看到他笑，我也觉着自己的这个比喻忒不恰当，哪有把自个儿比喻成驴的呢？于是我改口说，是我被你这头驴牵着满园子乱晃。

走吧，到了你就知道了，孙宇一挥手，抱起乐乐又跟前面走上了。我独自坐了一会儿，见孙宇没有要回来央求的意思，只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继续跟在他屁后。

这样又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眼看着就要走出谷了，之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那些庞大而华丽的娱乐设施就跟遁了地似的，霎时间没了踪影。

“天呐！太阳花！”我冲着前方一大片太阳花欢喜地叫着，就跟那个谁谁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是的，在我前方有成百上千的向日葵，他们个个默不作声，就跟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站在这里等我一样。我忍不住跑上去摸了其中一株，毛乎乎的。我站在它们中间，这些向日葵就又立刻变成了一排又一排整齐列队的士兵，它们扬起笑脸，仿佛在等待检阅。我看得傻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这种有着圆圆脸盘的植物，而且还这么多。

“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我吃惊地看着孙宇。

孙宇耸耸肩，“我种的。”

“你种的？开什么玩笑，欢乐谷是你家开的？让你种向日葵？”我讽刺地说。

“你看说了你也不信，诺，抱着乐乐。”孙宇将乐乐递给我。

“干吗？”

“你的孩子你抱一会儿不行啊？”

孙宇不由分说将乐乐送到了我怀里，之后他伸了个懒腰，随手抓住离他最近的那颗向日葵，三两下就把花盘给揪下来了。

“喂，你干什么啊？人家长得好好的，你揪它干什么？”我愤怒得想要上去对着孙宇一顿拳打脚踢了，不过怀里抱着乐乐，不好施展。

“吃呗，你以为带你来这儿是赏花儿的？想得美！我是来这里吃瓜子的。”孙宇说着从花盘里摘下几颗瓜子扔进嘴里，“嗯，嗯，不错不错，很新鲜呢，快来吃，来，再给乐乐点儿。”

“你吃就吃，你揪它干什么？”我怒视着孙宇。

“那不揪下来怎么吃？”孙宇反问。

“你这个人心真狠，真败类。”我抱着乐乐扭头坐一边去了。

“好吧好吧，算我心狠，来，不要生气了，你不吃也得给乐乐新鲜新鲜啊。”孙宇剥出一个瓜子瓤塞进了乐乐嘴里。小家伙用刚刚长出点儿端倪的小白牙舔着，乐得在我怀里蹬胳膊扔腿儿的。

“你看你看，小家伙跟我一样，喜欢尝鲜儿呢。”孙宇厚颜无耻地说。

我刚想损孙宇几句，这时从旁边的小木屋里走出来一个50多岁的老头儿。孙宇见了他，赶忙上去打招呼。

“怎么样，这瓜子新鲜吧？”老头儿问。

“嗯，好吃好吃，李叔辛苦你了，最近身体还行吧？”孙宇走到老头儿身边。

“还成，看样子替你再看几年这园子不成问题，这——你媳妇？”老头指了指我。

孙宇用手摸着后脑勺说：“嗨，不是，一个朋友。”

“我说的嘛，你这娃几个月不见也不能长这么大本事啊，还能连自己的娃都给生出来了？”老头儿满脸皱纹，一笑，脸上就堆起了小山一样的褶子。

“李叔，这长得都挺好的，也不用老整天伺候了。”

孙宇一边说一边跟老头儿进了小木屋。乐乐见孙宇走了，一个劲儿跟我怀里手舞足蹈的要跟着去，我连哄带骗，又是亲小脸蛋又是剥瓜子瓤的，他这才安分下来。

孙宇从小木屋出来之后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我老家的李叔——”，孙宇停了一下，“从小我就没见过爸妈长什么样儿，只有一个妹妹，好像从记事儿开始就我跟我妹俩一起生活。我老家那儿冬天特别冷，快入冬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大马车停在路边卖白菜啊萝卜的准备猫冬。那时，我和我妹总是去那些马车边拣人家剩下的菜帮子啥的回家煮煮吃。”

第82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3)

“那你妹妹现在人呢？我来深圳这么久了，一直也没见着她啊？”我疑惑地问。

“我妹死了，8岁那年，她得了一场大病，李叔跟许多邻居凑了一些钱把我妹送到医院，可是还是没能治好。”孙宇低着头，用手擦了擦鞋上的灰。

“哦。”我看着孙宇，他那玩世不恭的嘴角似乎隐藏着类似伤感的东西，可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

“嗨，总不能啥事儿都跟你说吧。所以说呢，小丫头你不要不知足，你看你，有好的父母，好的家庭，好的朋友。嗨，其实想想，人生也就那么几年，好的事情也罢不开心的事情也罢，总会过去的，你老是不开心也于事无补啊。你看我，这么多年，不也成了贵少嘛，多少人追在屁后巴结我呢。”

“切，臭美吧你，谁原意巴结你这个败类呢。”

“嗨，你还别不信，就我身后那些小妞，个个赛过张曼玉。”孙宇从我手里接过乐乐，“我的小乐乐，你得快些长大，到时候爸爸好多给你介绍几个小小妞玩。”

离开那片向日葵，我手里一直拿着孙宇揪下来的花盘，走一道儿我嗑了一道儿。你别说，这没炒过的瓜子吃起来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咬在嘴里，青青愣愣的，就跟瓜子瓤里面含着水分似的。

晚上回到家，我找来一花瓶，将那向日葵连着上面的瓜子一起插了进去。起初的几天，那向日葵看上去生机勃勃的，上面的瓜子也还能吃，没事儿的时候我就爱抠下几个剥了皮放到嘴里。

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向日葵就跟犯了错误挨了批似的，整天跟花瓶里耷拉着个脑袋，上面的瓜子也因此受了牵连，吃上去干巴巴的没有了水分。

孙宇见此情景，教育我说，这世间万物就这样，能活的时候就活，该死的时候就得死，犯不着为了一件已经无能为力的事儿去大费周章的悲伤啊，难过啊，寻死觅活的。

我知道孙宇是想告诉我不要再为崔浩女朋友流产的事情自责难过了。其实从欢乐谷回来，我的那些悲伤、难过与自责就已经开始大范围地从我心里撤退了，我说不好那种感觉，就像一下子释然了似的。有时候孙宇说话还挺有哲理的，想想人这一辈子，真的有很多事情难以预料，就像上大学那会儿我不会想到井然会死，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深圳跟着一个认识多年的网友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45—

从欢乐谷回来之后，日子就又跟以前一样在繁忙与满足中度过了，繁忙的是超市上的工作，满足的是一忙起来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没事儿就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而且这样的生活似乎让我找到了之前苏朵跟我说的梦想。就像苏朵的梦想是写出世上最好的策划案一样，我的梦想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有朝一日回北京将罗婷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

一日，孙宇说晚上带我去见他的几个手下，我乐得他可以多介绍一些他手下的得力干将给我呢。

晚上我一直在处理超市的事情，孙宇哪儿都没去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等我。他看我忙来忙去就特别欣慰地笑。孙宇说，有一天我要是不在了，可以放心地看着你过安稳的小日子了。

我说，你要去美国泡小妞儿啊?

孙宇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中国妞泡腻了，过一阶段我去美国泡洋妞儿。

我说，真的假的呀?

孙宇耸耸肩摆出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

到了饭店已是9点多，进了包间，我一眼就看见了罗婷和杨喆。我拉着孙宇的衣服还以为我们进错了包房呢。放下拎包我还特意又出去

看了一眼包房上方的名字，确定没错之后我跟着孙宇落了座。

罗婷和杨喆看到我也很意外，尤其是杨喆，小脸说灰就灰了。

孙宇给我们彼此介绍，他说，丸子，这是我在北京的助手罗婷，还有杨喆，你们应该都认识的。

我很优雅地坐在椅子上听着孙宇作介绍并不起身。如今的我早已经百毒不侵，这个时候主动起身的应该是罗婷，而我只需像个大爷似的冲她点头微笑就好。

罗婷主动起身了，她说，呦，这世界可真小，真是没想到啊，沈秋，这人变漂亮了混起来就是有资本。

第83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4)

我说，还行吧，我这个人命挺好的，到哪儿都能遇到贵人。

杨喆在一旁拉着个脸不说话。

孙宇给我夹了一块我最爱吃的排骨，然后转头问罗婷，北京那边的生意怎么样了?

我看到罗婷的脸有些发紫，杨喆的则有些发青。我坐在他俩的对面，心里乐开了花儿，我心想，你丫的在我对面装什么调色板啊?

我故意将排骨咬得嘎嘣嘎嘣响，边嚼我还边给孙宇夹菜。

罗婷喝了一口水说，本来最有实力跟咱们竞争的那家超市就快要倒闭了，我们把货源都给切断了。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最近他们好像又接到了一批货，现在他们的超市已经恢复正常经营了，看样子还需要一段时间。

被我嚼碎的骨头刮得我嗓子直疼。我偷看孙宇，他只是笑笑，并没有说话。

我给林宁私自进货的事儿咱先不提，到现在我才算真正明白，敢情她罗婷在北京开的那几家连锁超市孙宇才是大老板。我说我刚来深圳去孙宇的超市怎么觉得那“客满迎”的名字如此熟悉呢。我当时还乐颠颠地以为那是命中注定的归属感呢，呸！我真为自己当时会有这种感觉感到羞耻，奇耻大辱。

那罗婷一定是孙宇众多小妞儿中的一个了，呸！我更为罗婷感到羞耻。呸！杨喆是罗婷的小妞，他更不要脸，我呸呸呸！

我在心里呸够了就开始为自己私自给林宁货源的事儿暗暗担心，不过没多久我就不担心了。因为，是罗婷先使阴招抢了林宁的生意，我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者叫劫富济贫，或者叫为朋友两肋插刀，反正怎么说我都是与正义站在一起的，我肝颤儿什么啊？她罗婷做了那么多缺德事儿她都不害怕，我害怕什么呀?

想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杆，我不停地给孙宇夹菜，给他夹完我还给自己夹，我吃得虎虎生威却文质彬彬，我说，你们大伙儿都吃啊，都是老同学了，还客气啥。这个孙宇，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久呢，更不用客气。

孙宇给自己倒了一杯可乐。他喝够了说，北京的那些超市，我是给我丸子准备的，你们去只是前期的经营和维护。这段日子丸子在我这儿过得挺舒坦的，等她什么时候想回去了，你们就把经营权交给丸子吧。如果你们想继续留在北京，我想丸子也没什么意见，不过最好还是都来深圳吧，我给你们安排其他更好的工作。这次找大家来一是问问北京那边的情况，二就是最后归属权的问题给你们说一下。

这次孙宇的话不但让罗婷的脸由紫变为半青半红，我也差点儿没被嘴里的水给呛死。我不住地咳，孙宇见状不停地给我拍背。他边拍边说，你说你，连水也不好好喝。

我看罗婷和杨喆的脸刹那间就姹紫嫣红了，我咳得也越发地欢畅起来。

罗婷举起酒杯跟我说，沈秋，祝贺你。

我说，没什么，你要是想继续留在北京也行，我现在深圳活得可滋润了，暂时还不想回去呢，北京的超市还得麻烦你和杨喆继续帮我经营一段时间。

说完这话我特意看了一眼杨喆，他长喘了一口气，我发现整顿饭他都没怎么说话，光顾着在那儿装调色板不断给脸变换色彩了。

回家的路上，我问孙宇，罗婷是你的小妞儿？在北京开超市是你叫她去的？

孙宇说，是我的小妞儿啊，那时她说她想回北京开超市，我想正好你也在那儿，等她经营好了就给你，多好的事情啊。

我说，孙宇，你知道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你明明做错了事儿却总能装的跟没事儿人似的，好像自己永远都是对的。

孙宇说，我有什么不对啊？我是个商人，在北京经营超市我有利可图，我为什么不去？

我说，可你的利益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孙宇说，做生意就是这样啊，有盈自然有亏，而且你不也正用我的钱帮你的朋友渡过难关呢吗？

孙宇说得我一惊，这个孙宇原来他什么都知道。我说，是啊，我就是帮我朋友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孙宇说，我没说要怎么样啊。不过，丸子，你做的那些都是无用功，你朋友的那些超市漏洞太多早晚得倒闭，我劝你还是告诉你朋友转项吧。只要是被我孙宇看上的肥肉，谁都不许再动。

第84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5)

我说，孙宇，你损不损那？你早晚遭报应！

孙宇冲我宽厚地一笑，他说，我是商人嘛，遭报应是应该的，不过我该享受的都已经享受过了，也没什么遗憾了。

我说，我再问你一句，你能不能关掉北京的超市？

孙宇摇了摇头说，不能。

一路上我和孙宇再无他话。我想起以前孙宇说过我们两个虽然认识了六七年，可是真正面对面接触的日子也不过几个月而已。我想孙宇说得对，我们真正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以至于现在我都对孙宇产生了陌生感。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可是却能像个上帝一样将所有的一切掌控在自己手里。是他同意罗婷去的北京，那么我在北京的那些爱恨情仇他是不是都清楚呢？如果他清楚，他就应该知道我与罗婷有着很深的过节，我怎么可能接受罗婷曾经经营过的那些超市呢？

—46—

孙宇不肯放弃在北京的利益，我知道他下定了决心要吃北京这块肥肉任我再怎样去劝阻都是无济于事的，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苏朵和林宁的超市倒闭吧？所以连续几天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爱在孙宇面前转悠，一边转悠我还一边唉声叹气，我没完没了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的人就不是人。"

孙宇也不恼，只是笑，他说，小丫头，生死无常，倒闭也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老放在心上，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必定会为你的朋友打开一扇窗的。

每每这时我都要说，孙宇，你这个败类，你会遭报应的！

说是这么说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对孙宇恨不起来。

孙宇生日那天，我俩约好下了班去星巴克蹭咖啡。8点多我从超市出来，门口没停孙宇那辆最近新买的金黄色小汽车。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居然没来接我，我刚想打电话训斥他一顿，一翻皮兜，发现自己有份合约落在了办公室里，想回去取，看看表又发现跟孙宇约定的时间快到了，可不回去取吧，第二天还得跟那些财大气粗的小爷们签约呢。

我发现我这个人最近变得有些婆妈了，就拿这上不上楼取不取文件的事儿说吧，要放到以前的我，哪会左顾右盼的想这么多，准是撒丫子一头就扎楼上去了，可现在倒好，好几分钟都过去了，我还跟这儿磨叽呢。

还有上次，陪孙宇去那个据说是什么男人衣柜的地方买衬衫，我左挑右选，让孙宇试了一件又一件，愣是没挑出哪件更好看，后来孙宇不耐烦了，他指着我手里的衬衫说，我告诉你丸子，这可是最后一件了，累傻小子也不带这样儿的。

到后来一直在旁边伺候着的导购员眼神都变了，里面窜着火呢，她准是把我们当成那种光试不买就是来过衣服瘾的主儿了。

最后的最后，孙宇见我还跟一堆衣服里左右摇摆拿不定注意，他大手一挥，对着导购员说，全买了全买了，都给我包起来吧。

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孙宇他大爷的。

出了门，我对那刚刚花出去的银子过意不去，只好一脸巴结地跟孙宇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挑不出来么？因为你简直就是个衣服架子嘛，穿哪件都特好看。

孙宇眼睛一亮，晃晃悠悠搂着我的肩说，真的呀？

嗯，千真万确。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终于作出了决定：上楼取合约。8点多的超市，人还真不算少，三三两两都是情侣。我走进员工专用电梯边按数字边纳闷，现在的小青年，约会地点可真新鲜，不去酒吧不去电影院，专挑超市转悠，您说您转悠就转悠吧，总得买点儿什么犒劳犒劳您那空得慌的手吧，哪

怕是一片尿不湿，也算那么回事儿啊，就算您现在用不着，你们俩日后的孩子还能用得上呢。

电梯一层一层地上升，我的灵感在牢骚中一跃而出，可以针对这些喜爱夜间行动的情侣对某些商品搞促销嘛！这灵感一涌现我顿时为自己全副武装的商业头脑感到骄傲与自豪。其实我这个人有个缺点一直没跟大伙交代过，就是我一高兴就爱跟那儿摇头晃脑，用一个四字成语那叫“花枝乱颤”。

第85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6)

正当我跟那儿花枝乱颤的往出掏手机，准备将自己的小聪明报告给孙宇时，我的心忽悠沉了一下，眼前霎时间漆黑一片，我摸着自己的心脏搞不清楚眼前的状况，丫的，不会是因为我太高兴，得暂时性失明了吧?

随便按了一个手机键，幽森的光透过手机屏幕射到前方的电梯钢板上，我用手触摸了一下那钢板，凉的，空气似乎也随着手的触摸变得冰冷起来，难不成电梯坏掉了？我开始在头脑中反复搜索刹那间变黑之前电梯上了第几层。

当11这个数字出现的时候，我害怕了，你大爷的，我不会跟这儿十一层悬着呢吧？打电话，给孙宇打，这是此刻我唯一的念头，号码连播了3遍，听筒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借着手机发出的光，我这才发现，一个信号都没有！

我越来越害怕，越害怕还越爱往歪处想。我想到这个繁华的大都市特有的夜景，还想到了刚刚在超市里牵手的那些情侣，如此大的世界，有谁能想到会有一个这么不起眼的我被困在了11楼的电梯里呢?

我用手推了推电梯的门，门纹丝未动，就跟千年未化过的冰川似的，我又用脚踢了两下，门发出“咚咚”的几声，极其冷峻。我站在这片黑暗之中，不敢有太大的举动，因为我怕自己稍微一动，这个装着我的钢壳子就会找到理由去做自由落体，一想到箱子自由落体时自己跟里面像个皮球似的左滚右滚，滚得满脸铁青，我心里就直哆嗦。

“有人吗？救命啊。”我声音微弱得像猫，恐怕只有我一个人才听得见。不是我不想大吼救命，而是我知道，十一层被孙宇租给了一家装潢公司，而他们早在6点前就下班了，又不给多开工资，谁会跟这儿等着救我？与其浪费体力地大吼大叫我还不如挨这儿坐会儿养精蓄锐等待救援呢。

“有人吗？”虽不抱任何希望，但我还是象征性地又喊了一声。

没人回答我。

我坐了下来，背靠着电梯那冷冰冰的钢板，我对电梯说："嗨，就剩咱俩了，背靠背吧，怎么说都是一意大利名牌儿呢。"

有点儿冷，我抱了抱自己的肩，被困在电梯里不是应该热到直脱衣服吗？记得大学哪会儿，我和苏朵窝在寝室看那些俗七俗八的文艺片，常常会有这样的情节：一男的和一女的被困电梯里了，电梯这个热啊，那架势简直都可以直接拿过来当锅蒸包子了，然后那男的先是揪领带，后是脱西服，最后就脱得只剩下了外裤和内裤。当然，外裤不能脱，内裤更不允许，要是都脱了就成了三级片而不是文艺片了。

可是，我怎么没热反而冷了呢？看来艺术和现实真的是有差距的。

就在我一个人跟那儿瞎想的时候，门外传来人声，"里面有人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我霍的从地上站起来，一连说了五个有啊。

"你——"外面的人停顿了一下，"等着我。"

他的停顿让我惊了又惊，丫的不会是一变态吧？干吗要在"你"字的后面停顿了那么久，都够上趟厕所的了，不会是听我声音是一女的，就在停顿的间隙起了歹心，找敲破我脑袋的榔头去了吧？

如果是那样我还不如被摔得头破血流然后蹬蹬少了几根脚趾头的腿一命呜呼呢。

过了好久，准确的说是七分零八秒，因为这期间我不停地看手机上的时间。看手机的时候我就想，等出去了得叫孙宇给我买块儿世上最贵的夜明表，怎么也得十万八万一块儿的。要是我万一不幸跟这钢壳子一同捐躯了，托梦也好诈尸也罢，孙宇这块儿表是给我买定了。

七分零八秒，外面有脚步走动的声音，很急促，那个声音又响起了："你还好吗？我找了保安，马上你就能出去了，不用怕。"

声音传进来的一刹那，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时空感，这个黑漆漆的小箱子仿佛时空穿梭机，它载着我穿越冗长而黑暗的时空隧道，抵达那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午后。

那个午后，图书馆的大玻璃前，我吱溜吱溜地吸着珍珠奶茶，井然坐在我身边，他不时地抬头看我一眼，然后不经意地冲我笑笑。阳光被落地窗晶莹得很有光泽，它们像细小的精灵，弄得井然的头顶毛茸茸光亮亮的一片。

第86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7)

那时的我心中充满了甜蜜，至于手中的书上都写了什么，我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所以那个学期，我光荣地成了补考一族，原来补考也可以如此喜庆，就跟小时候过年在雪地里放鞭炮一个样儿。

被两个保安从电梯里弄出来之后我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只不过在黑暗中呆得太久，眼睛一时无法适应走廊里明晃晃的灯光。我泪眼婆娑地听见一个保安说，啊，沈经理啊，你8点多的时候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另一个保安说，沈经理，您没事儿吧？用不用送您去医院。

我摸着顺着眼角淌出来的眼泪，对着两个保安连连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儿。这时，时空的大笨钟又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丸子？

手僵在脸上，半晌，我猛然回头，井然那张温和的笑脸出现在我泪水涟涟的视野中。

我是不是死了？

井然冲我很有礼貌地伸出了手，沈秋，你好。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要伸出手跟井然说，你好，井然。

终是没有伸出手，我说，我们回办公室谈吧。然后我转身先上了楼，我用耳朵听着身后的声音，井然跟了上来。上楼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回忆着刚刚的井然，他穿了什么样式的衣服，他的容貌是否发生了改变。

井然胖了。

井然说，沈秋，好久不见，你好吗？

我说，井然，你不是死了吗？

井然说，不会吧，丸子，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啊，你干吗咒我死呢？

我说，井然，真的是你吗？

井然愣愣地看我，他说，丸子，你怎么了？

我说，我以为你死了。

井然说，别这样，丸子。你不是应该在北京的吗？怎么跑深圳来了？我刚才听他们叫你沈经理。

我说，我在北京待不下去就来深圳了。你呢？你不是在天津做小编，怎么也来深圳了？

井然说，是啊，我还在天津，最近到深圳来办点事儿。一个朋友在这里做装潢生意，我办完事儿来看看他。

我的电话响了，里面传出孙宇不紧不慢大爷似的问话："丸子，你干吗呢？放我鸽子呢？"

我说了句等会儿再打给你，就把电话挂断了。

井然说，男朋友啊？

我说，井然，你真的没死吗？

井然说，你干吗呀，一年多没见了吧，你干吗老说死呢？

我说，井然你要是没死，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井然疑惑地望着我，从沙发上起了身。我忍住泪水，一步一步走到井然面前。我抱住面前的这个男人，我的脸贴着他的胸膛，我听见它里面的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我不管，即使他已经是别人的井然，我也要抱着他，因为，在很久很久之前，我是那么的希望他是我的井然。

井然的手没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放到我的背上，他只是有些心疼地说，丸子，你怎么了？我趴在他的胸口，说，没怎么，让我这样待一会儿。

我明白，罗婷骗了我，跟她一起骗我的还有杨喆那个混蛋。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骗我，罗婷骗我是因为她喜欢井然，她想要跟井然在一起。杨喆骗我，是因为他是罗婷的小妞，他为自己的前途出卖了自己。

但我不想解释，我不想跟井然说这些，物是人非了，只要我的井然还活着，只要他还活着，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比这更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我继续趴在井然的怀里，我想把之前的四年一直想做的事情一次做完，我贪恋这个胸膛，多少次在梦里我就是这样趴在他的怀里，听着他的心跳。

世界安静了，我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这样的姿态，这样的情境，让我再感受几秒，多感受几秒。

偏偏这时门被推开了，孙宇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他坐到沙发里，嘴里叼着香烟，呀，丸子，你说你，早说啊，害得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得了，我去找我的小妞了，你们慢慢来。孙宇说完摇头晃脑地走了。

井然想要解释，被我按住了，我冲他摇了摇头。

“你朋友？”井然问。

“嗯，很好的朋友。”四年前的拥抱得以实现，我终于恢复常态，“你什么时候回天津？”

第87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8)

“还没定，这几天吧。”井然坐下来喝了一大口纸杯中的水，他的喉结随着水流微微挪动。

我也有些喝了，自己倒了杯水，刚喝了两口，井然就起身说他还有点事儿，想先走了。我放下水杯将井然送到门外，我说，电梯可能还没有修好，你只能走下去了。井然看了一眼楼梯尽头的电梯说，没事儿，在学校的时候我还是3000米的冠军呢。

井然向前走了几步像想起什么似的又折了回来，他掏出一张小纸片，又拿出一支钢笔在上面写下了一串号码递给我，“我手机号，有什么事儿联系吧。哦，对了，明天中午你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吧。”

“好，这是我手机号。”我把自己的号码工工整整写在纸片上递给井然。

送井然到了楼梯口，之后我又从办公室的窗户向楼下望，没一会儿就看见井然斜背着公文包从楼里走了出来，他走起路来还是大学时的样子，看上去一跳一跳的，像只欢快的公兔子。

除了井然，我还看到孙宇倚在他那辆金黄的小车上抽烟，一边抽还一边煞有介事地做着往天空中吐烟圈的模样。我拿了件外衣下楼，孙宇还在那儿杵着，挎起孙宇的胳膊我说，你不是找小妞去了吗？干吗还跟这儿摆造型啊？孙宇将脑袋低下来，一脸鄙夷地说，小妞当然是自动上门的，哪能劳烦我去接呢，她们一会儿就到了。我说丸子，你有点儿潜质啊，什么时候弄的这小白脸啊？

我向井然离去的方向望了望，心里冒出一些凄凉，深夜丝丝入扣的风瞬间又给我的这些凄凉套上了悲壮的色彩。

“那不是小白脸，那是井然。”我黯然地说。

“井然？大学里那个？不是死了吗？”孙宇将烟头丢在地上，还用脚在上面踩了几下。

“是死了，谁知道现在又活了。”我低头看那只被孙宇踩得支离破碎的烟蒂，“罗婷骗了我。好了，不说了，给你过生日去。”

“还过什么生日啊，我的小妞马上就到了。”

正说着，一辆红色出租车在我和孙宇前方的马路边上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一长得跟火鸡似的女人。

“不会吧？就这个？”我用眼睛瞟了瞟这只火鸡。

“火鸡”见我瞟她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敌意，她用一副高傲的神情在向我反唇相讥。

“这个怎么了，哪儿哪儿不比你强啊？”孙宇说着瞄了我的胸脯一眼。

我承认，这只“火鸡”有高挑白嫩的鸡腿，还有咬一口能嚼上半天的鸡胸脯，可傻子都看得出来她没我有内涵没我有修养嘛。

孙宇搂住了“火鸡”纤细的腰，“火鸡”嗲声嗲气地来了一句：呦，孙总，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一货色呀？火鸡边说还边看我胸脯。

靠，你丫又不是男的，你瞄我胸脯干什么！

“你丫混我隔壁的呀？”我来了精神。

“您隔壁是哪儿啊？”火鸡摆出一副娇滴滴的嘴脸，我又不是男的，你丫跟我发什么情。

“我隔壁你都不知道呀？整个深圳最有名的地了，深圳溢洪道九天大厦公厕嘛，卫生达标，一站式服务，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多着呢。”

“你——”火鸡的脸有些难看，不过碍着孙宇她不好发怒。

“你什么你啊，你大爷今年几岁了？”

“用得着你来管吗？”火鸡有些压不住火了。

“知道你大爷是谁吗?”我笑嘻嘻地问。

火鸡没敢回答，估计是怕我给她下什么套儿，其实我也就是这么随口一问，反正心里不爽，就想找个人乐呵乐呵。

“你大爷就是搂着你的这位，你就是——你大爷的。”我故意把“你大爷的”这四个字与前面的那些话分开来说，并且加重了语气，那小火

鸡气得直跺脚，她委屈地冲着孙宇将小蛮腰晃得乱颤。

“别说，还真是——你大爷的——宝贝儿啊。”我觉得不过瘾，又补充了一句。

“孙总，你看她你看她，欺负人你也不管。”小火鸡继续抖她的小蛮腰。

“行了行了，别生气，这就带你去补偿一下。”孙宇满眼淫色地瞅着那小妞儿。

第88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9)

“有什么好补偿的？不就吃了块豆腐嘛，还能被噎死？”我挡在孙宇的车门前。

“行啦丸子，别闹了，听话，回家照看乐乐去，我这儿忙着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孙宇想要开车门带着那只火鸡走。

“干吗呀，我不就是想看看这日本豆腐怎么吃嘛，你吃你的，我看我的呗。”我依旧靠在车门上。

“你看着我我怎么吃啊？”孙宇瞪了我一眼。

“那谁管呢，反正我想看。”我打开车门，自己先钻了进去。

“得，丸子，你今天就想跟我对着干了？好了好了，不吃了。”孙宇将那火鸡推到一旁，从兜里掏出一打一百的。那火鸡迫不及待地就要将钱接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我腾的起身推开车门从孙宇手里抢过钱，头因此磕到了车的门框上，疼得我眼冒星星直咬牙。

“火鸡”盯着我手里的钱，好像立马能冲上来将我撕了，我其实也觉得挺过意不去的，你说人家大老远来的，还打了车，那车费总得给报了吧，所以我从这一打钱里抽出一张，忍痛将它递给了那小妞儿。

小妞没接，她有点儿不乐意，看着孙宇又发嗲：“孙总，你什么时候找了这么一个黄脸的管家婆嘛？就给人家这么一点儿？我不干嘛。”

“就这点儿我还不想给你呢，你爱要不要，别给脸还往屁股底下坐。”我说着就要将这一百块钱也揣进兜。

“行了行了，先拿着吧。”孙宇从我手里接过那钱塞到了小妞的手里，他一脸暧昧地跟她说，“行了，你先回去，到时候再找你嘛。”

“哼！”小妞横了我一眼，梗着脖子走了。

那“火鸡”走后，孙宇靠在驾驶的位置上长叹一声：“唉，你说这好好的事儿，就被你一黄毛丫头给搅和了。”

“小英子呢？有了小英子还不够吗？你还想要多少个？”我突然想起了已经被孙宇纳入情人行列的小英子。

“嗨，小英子是你弟妹，对她当然得比别人强，我要想找她，就自己亲自去接了，放心吧，不会亏待你家亲戚的。”孙宇从我的皮包里翻出面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手。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你简直就——就——禽兽不如。”我在脑袋里面搜索了半天，好不容易想起了禽兽不如这个词儿，说完我特挑衅地看孙宇，我觉着这个词儿搁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嘿嘿，我犹如禽兽，行了吧？男人嘛，总会有需要的嘛。”孙宇笑嘻嘻地说。

“需要？我还有需要呢。”

“你有什么需要？”孙宇的表情就跟一野狗见了鲜肉似的，哈喇子都快淌出来了，真是欠揍。

“我需要一块儿夜明表，很贵很贵的那种。”想起刚刚自己被困在电梯里的一幕，我还心有余悸。

“夜明表，很贵很贵的——”孙宇启动引擎，转动方向盘，“去海银大厦吧，那里的商场不会关门。”

车行驶在霓虹的街道上，手牵手的情侣在街边相拥，我坐在车里看着这些情侣一对儿一对儿的随着路边的树木渐次后退，他们俨然成了这暧昧街景中的一部分。打开车窗，一股陌生的夜风钻进我的心里，弄得我突然想哭。

“想什么呢？乖啊，马上就给你买很贵很贵的夜明表了。”孙宇打趣地说。

我紧咬嘴唇，眼眶中有泪水即将涌出。

“想那个井然了吧？也真是的，怎么死了还能活过来呢？”孙宇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胳膊伸过来搂了搂我，“喜欢他，就跟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不说，可能就没机会了，真的就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夜风吹得有些凄凉。”我摇上了车窗。

“咦？怎么以前没看出来，丸子，你还有点儿文学家的忧郁气质呢，要不你写点儿书啥的，我捧你当作家吧。”孙宇说完自己先哈哈地

笑了。

“你这个人怎么老没正经。”被孙宇这么一逗，我也忍不住笑了。

海银大厦里面冷冷清清的，偶尔看见的几个，也准是一秃头旁边跟着一花枝招展的小妞。也是，眼看着都快11点了，正常人谁有功夫跟这儿闲逛呢。孙宇看了看我，嘿嘿地笑了，他过来楼着我的肩说，你看，这里的人就咱俩看上去最般配。

第89节：CHAPTER13逝去的情感(10)

买手表的服务员长着白白净净的脸，孙宇见了立刻欢喜起来，到了柜台前也就没闲着，一直跟那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色迷迷地瞅那服务小姐，末了还跟人家搭讪，什么你们挺辛苦的呀，这么晚了还站着，福利待遇怎么样，不行就跳槽呗，我给你介绍一工作，比这儿强多了。

对于这样的孙宇我已见惯不惯了，也懒得搭理他，趴在柜台上，我的心跟着那些手表上面的标价一惊一乍的。他大爷的，就这么一块儿小表，最便宜的也要几千，贵的十几万呢，这得买多少袋米粉给乐乐喝呀。

孙宇见我左看右看也不往出拿，就跟那白白净净的小姐一脸温柔地说，你帮我们介绍几款吧。

那小姐估计是一新手，高中低档的每样儿给我们找了一款，这要是一老手，准会挑出最贵的那块儿上下左右地忽悠孙宇。也多亏是一新手，因为我早就想拉着孙宇走了，有那钱还不如给乐乐买玩具玩呢。

服务小姐显然没看出我有要走的意思，还跟那儿兢兢业业地给我和孙宇挨个款式介绍。她指着一块银白色表盘的手表说，我觉得这款挺适合这位小姐的，这款的特点就是不单单是夜明，它的夜明里面带着图案，诺，你们看看。

她说着拿出一黑盒子打开侧盖把表塞了进去，透过黑盒子上方的小圆形玻璃，我看见之前银光闪闪的表盘上呈现出一片蔚蓝的大海，几只海鸥跟上面缓缓飞过，还真是挺神奇的。

“嗯，不错不错。”孙宇点了点头。

我偷偷瞄了一眼这表的价格，58888，还好还好，我仔细数了一下，后面是四个8，这要是五个8，我立马儿撞墙死去。

“行不？就这块吧？”孙宇在征求我的意见。

“不行。”我摇了摇头。

“不喜欢？那咱再看别的，这么多呢，还找不出你喜欢的呀，慢慢挑。”孙宇指着柜台里面一金色表带的问我，“这个呢？这个也挺好看的。”

我一看价签，真喜庆，88888。这表要是戴我胳膊上，我一准儿成残疾人，不是我自己被这一堆8压得抬不起胳膊，就肯定是胳膊被哪个绑匪一刀给卸了。

“不行不行。”我又连连摇头，“咱走吧，不买了。”

“干吗不买？”孙宇冲我皱起眉头。

“反正不买了，走吧走吧。”

我拉起孙宇的胳膊往外走，旁边一秃头冲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身边的小妞正跟那儿对着几条金链子眉开眼笑呢。估计这秃头肯定在心里想，这姑娘哪儿找的呀，给我多好哇。

把孙宇拽到门口，他突然表情痛苦地捂着肚子不走了。

“怎么了？”我问。

“肚——肚子疼，不行了，你先车上等着，我得回去上趟厕所。”孙宇捂着肚子往回跑。

“真是的，事儿真多。”我抱怨了一句自己先上了车。

从厕所回来的孙宇看上去神清气爽多了，他跟车里吹着口哨问我下一站去哪儿，我说就跟街边溜达溜达吧。孙宇说，没听过开着跑车跟街边溜达的。我说那怎么办，那咱俩下车走？孙宇说，不走，我年纪大了，走不动了，还是在街边开车溜达吧。说完，孙宇又冲我特莫名其妙地笑，笑得我还以为自己脸上粘了饭粒儿，或者我牛仔裤的前拉链没拉上？

“干吗笑得那么莫名其妙？”我问孙宇。

“嘿嘿，欣慰呗。人都说吧，有的女人，一旦怎么样了，就爱处处给什么人省钱。”

“得了吧，我可没想给你省过钱，不喜欢而已。”

“真不喜欢？”孙宇瞪大了眼睛问我。

“当然了，是真不喜欢。”

车从街角的一家文化用品商店经过，我让孙宇把车停到店前。进门我就问那老板有没有夜明的手表，老板说有啊有啊，好多种颜色的呢，你要哪个？我指了指粉色的说，就这个吧，多少钱？

十八。老板回答。

便宜点儿，十五吧。

行啊，这么晚了，每天我早都关门了，就今天有点儿事儿没关，也是缘分。

随后进来的孙宇见我跟哪儿砍价，说了一句，还说不是为我省钱，不喜欢干吗买十五的？

我乐意。

戴上这粉嘟嘟的小表，我美滋滋地跟着孙宇回到了车里，孙宇摇着头说，还真是头一回，坐跑车买十五块钱的表。

本书精华已连载完毕，谢谢